

大字
足本

三國志演義

金聖嘆批註



上海
鴻春
文明
印
書局
書行
店

大字
足本

三國志演義



金聖嘆先生評批

上海 鴻春 文明 書局 印行

讀三國志法

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魏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論地則以中原爲主論理則以劉氏爲主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鑑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爲正也綱目于獻帝建安之末大書後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吳魏分注其後蓋以蜀爲帝室之胄在所當予魏爲篡國之賊在所當奪是以前則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後則書漢丞相諸葛亮出師伐魏而大義昭然揭于千古矣夫劉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爲正統迨乎劉氏已亡晉已混一而晉亦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晉以臣弑君與魏無異而一傳之後厥祚不長但可謂之閏運而不可謂之正統也至于東晉偏安以牛易馬愈不得以正統歸之故三國之并吞于晉猶六國之混一于秦五代之混一于隋耳秦不過爲漢驅除隋不過爲唐驅除前之正統以漢爲主而秦與魏晉不得與焉亦猶後之正統以唐宋爲主而宋齊梁陳隋唐晉漢周俱不得與焉耳且不特魏晉不如漢之爲正卽唐宋亦不

如漢之爲正。煬帝無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顯然如周之代商而稱唐。公加九錫以蹈魏晉之陋轍。則得天下之正。不如漢也。若夫宋以忠厚立國。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間。故尙論者以正統予宋。然終宋之世。燕雲十六州未入版圖。其規模已遜于唐。而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則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漢也。唐宋且不如漢。而何論魏晉哉。高帝以除暴秦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興。光武以誅王莽而克復舊物。昭烈以討曹操而存漢祀于西川。祖宗之創之者正。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爲正統。而謂昭烈之偏安非正統也。昭烈爲正統。而劉裕劉智遠亦皆劉氏子孫。其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裕與智遠之爲漢苗裔。遠而無徵。不若中山靖王之後。近而可考。又漢劉皆以篡弒得國。故不得與昭烈並也。後唐李存勗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存勗本非李而賜姓李。其與呂秦牛晉不甚相遠。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南唐李昇之亦不得繼唐而爲正統者何也。曰世遠代遐。亦裕與智遠者比。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南唐李昇不得繼唐而爲正統。南宋高宗獨得繼宋而爲正統者何也。高宗立太祖之後。爲後以延

宋祚于不絕。故正統歸也。夫以高宗之殺岳飛。用秦_才不以二聖爲念。作史者尙以其延宋祚而歸之。以正統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討漢賊者乎。則昭烈之爲正統愈無疑也。陳壽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陽綱目而特于演義中附正之。

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衆。未有盛于三國者也。觀才與不才。敵不奇。觀才與才。敵則奇。觀才與才。敵而一才。又遇衆才之匹。不奇。觀才與才。敵而衆才。尤讓一才之勝。則更奇。吾以爲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歷稽載籍。賢相林立。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旣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殲。仍是爲臣爲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羣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

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心則趙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聽荀彧勤王之說。而自比周文。則有似乎忠。黜袁術僭號之非。而願爲曹侯。則有似乎順。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有似乎寬。不追關公。以全其志。則有似乎義。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過之。桓溫不能識王猛。而操之知人。過之。李林甫雖能制祿山。不如操之擊烏桓于塞外。韓侂胄雖能貶秦檜。不若操之討董卓于生前。竊國家之柄。而姑存其號。異于王莽之顯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兒。勝于劉裕之急欲篡晉。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後史之所絕無者。故讀遍諸史。而愈不得不喜讀三國志也。

三國之有三絕固已。然吾自三絕而外。更遍觀乎三國之前。三國之後。問有運籌帷幄。如徐庶龐統者乎。問有行軍用兵。如周瑜陸遜司馬懿者乎。問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賈詡步騭虞翻顧雍張翼者乎。問有武功將略。

邁等越倫。如張飛趙雲黃忠嚴顏張遼徐晃徐盛朱桓者乎。問有衝鋒陷陣。驍銳莫當。如馬超馬岱關興張苞許褚典章張郃夏侯惇黃蓋周泰甘寧太史慈丁奉者乎。問有兩才相當。兩賢相遇。如姜維鄧艾之智勇。悉敵羊祜陸抗之從容。互鎮者乎。至於道學。則馬融鄭玄。文藻。則蔡邕王粲。穎捷。則曹植楊修。早慧。則諸葛恪鍾會。應對。則秦宓張松。舌辯。則李恢闕澤。不辱君命。則趙諮鄧芝。飛書馳檄。則陳琳阮瑀。治煩理劇。則蔣琬董允。揚譽蜚聲。則馬良荀爽。好古則杜預。博物則張華。求之別籍。俱未易一一見也。乃若知賢。則有司馬徽之哲。勵操則有管寧之高。隱居則有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則有孔融之正。觸邪則有趙彥之直。斥惡則有禰衡之豪。罵賊則有吉平之壯。殉國則有董承伏完之賢。捐生則有耿紀韋晃之節。子死於父。則有劉諶關平之孝。臣死於君。則有諸葛瞻諸葛尚之忠。部曲死於主帥。則有趙累周倉之義。其他先見如田豐。苦口如王累。矢貞如沮授。不屈如張任。輕財篤友如魯肅。事主不二心如諸葛瑾。不畏強禦如陳泰。視死如歸如王經。獨存介性如司馬孚。炳炳麟麟。照耀史冊。殆舉前之豐沛三傑。商山四皓。雲臺諸

將富春客星後之瀛洲學士麟閣功臣杯酒節度砦市宰相分見於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輻湊于三國之一時豈非人才之大都會哉入鄧林而選名材遊玄圃而見積玉收不勝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國有觀止之嘆矣

三國一書乃文章之最妙者敍三國不自三國始也三國必有所自始則始之以漢帝敍三國不自三國終也三國必有所自終則終之以晉國而不但此也劉備以帝胄而纘統則有宗室如劉表劉璋劉繇劉辟等以陪之曹操以強臣而專制則有廢立如董卓亂國如李傕郭汜以陪之孫權以方侯而分鼎則有僭號如袁術稱雄如袁紹割據如呂布公孫瓚張揚張邈張魯張繡等以陪之劉備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孫權則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許都在第十一回孫氏之定江東在第十二回而劉氏之取西川則在第六十回後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疑一三國之事勢必劈頭便敍三人三人便各據一國有能如是之繞乎其前出乎其後多方以盤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傳天然有此等波瀾天然有此等層折以成絕世妙文然則讀三國一書誠勝讀稗官萬萬耳

若論三國開基之主。人盡知爲劉備孫權曹操也。而不知其間各有不同。備與操皆自我身而創業。而孫權則藉父兄之力。其不同者一。備與權皆及身而爲帝。而操則不自爲而待之于其子孫。其不同者二。三國之稱帝也。惟魏獨早。而蜀則稱帝于曹操已死。曹丕已立之餘。吳則稱帝于劉備已死。劉禪已立之後。其不同者三。三國之相持也。吳爲蜀之鄰。魏爲蜀之讎。蜀與吳有和有戰。而蜀與魏則有戰無和。吳與蜀則和多于戰。吳與魏則戰多于和。其不同者四。三國之傳也。蜀止二世。魏則自丕及奐。凡五主。吳則自權及皓。凡四主。其不同者五。三國之亡也。吳居其後。而蜀先之。魏次之。魏則見奪于其臣。吳蜀則見并于其敵。其不同者六。不甯惟是策之與權。則兄終而弟及。丕之與植。則舍弟而立兄。備之與禪。則父爲帝而子爲虜。操之與丕。則父爲臣而子爲君。可謂參差錯落變化無方者矣。今之不善畫者。雖使繪兩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卽使唱兩調。亦必前後同聲。文之合掌。往往類是。古人本無雷同之事。而今人好爲雷同之文。則何不取余所批三國志而讀之。

三國一書總起總結之中又有六起六結其敘獻帝則以董卓廢立爲一起以曹丕篡奪爲一結其敘西蜀則以成都稱帝爲一起而以綿竹出降爲一結其敘劉關張三人則以桃園結義爲一起而以白帝託孤爲一結其敘諸葛亮則以三顧草廬爲一起而以六出祁山爲一結其敘魏國則以黃初改元爲一起而以司馬受禪爲一結其敘東吳則以孫堅匿璽爲一起而以孫皓銜璧爲一結凡此數段文字聯絡交互於其間或此方起而彼已結或此未結而彼又起讀之不見其斷續之迹而按之則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三國一書有追本窮源之妙三國之分由於諸鎮之角立諸鎮角立由於董卓之亂國董卓亂國由於何進之召外兵何進召外兵由於十常侍之專政故敘三國必以十常侍爲之端也然而劉備之初起不卽在諸鎮之內而尙在草澤之間夫草澤之所以有英雄聚義而諸鎮之所以繕脩兵革者由於黃巾之作亂故敘三國又必以黃巾爲之端也乃黃巾未作則有上天垂災異以警戒之更有忠謀智計之士直言極諫以預料之使當時爲之君者體天心之仁愛納良臣之讜論斷然舉十常侍而屏斥焉則黃巾可以不作草

澤英雄可以不起諸鎮之兵革可以不脩而三國可以不分矣故敘三國而追本於桓靈猶河源之有星宿海云

三國一書有巧收幻結之妙設令魏而爲蜀所并此人心之所甚願也設令蜀亡而魏得一統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乃彼蒼之意不從人心所甚願而亦不出於人心之所大不平特假手於晉以一之此造物者之幻也然天既不祚漢又不予魏則何不假手於吳而必假手於晉乎曰魏固漢賊也吳嘗害關公奪荊州助魏以攻蜀則亦漢賊也若晉之奪魏有似乎爲漢報讎也者則與其一之以吳無寧一之以晉也且吳爲魏敵而晉爲魏臣魏以臣弑君而晉卽如其事以報之可以爲戒於天下後世則使魏而見并於其敵不若使之見并於其臣之爲快也是造物者之巧也幻旣出人意意外巧復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謂善於作文矣今人下筆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則讀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讀今人臆造之文乎哉

三國一書有以賓襯主之妙如將敘桃園兄弟三人先敘黃巾兄弟三人桃園其主也黃巾其賓也將敘中山靖王之後先敘魯恭王之後中山靖王其

主也。魯恭王其賓也。將敘何進。先敘陣蕃竇武。何進其主也。陳蕃竇武其賓也。敘劉關張及曹操孫堅之出色。并敘各鎮諸侯之無用。劉備曹操孫堅其主也。各鎮諸侯其賓也。劉備將遇諸葛亮。而先遇司馬徽。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諸人。諸葛亮其主也。司馬徽諸人其賓也。諸葛亮歷事兩朝。乃又有先來即去之徐庶。晚來先死之龐統。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龐統又其賓也。趙雲先事公孫瓚。黃忠先事韓玄。馬超先事張魯。法正嚴顏先事劉璋。而後皆歸劉備。備其主也。公孫瓚韓玄張魯劉璋其賓也。太史慈先事劉繇。後歸孫策。甘寧先事黃祖。後歸孫權。張遼先事呂布。徐晃先事楊奉。張郃先事袁紹。賈詡先事李傕。張繡而後皆歸曹操。孫曹其主也。劉繇黃祖呂布楊奉等諸人其賓也。漢代當塗之讖。本應在魏。而袁公路謬以自許。魏其主也。袁公路其賓也。三馬同槽之夢。本應在司馬氏。而曹操誤以爲馬騰父子。司馬氏其主也。馬騰父子其賓也。受禪臺之說。李肅以賺董卓。而曹丕即真焉。司馬炎又即真焉。曹丕司馬炎其主也。董卓其賓也。且不獨人有賓主也。地亦有之。獻帝自洛陽遷長安。又自長安遷洛陽。而終乃遷于許昌。許昌其主也。長

安洛陽皆賓也。劉備失徐州而得荊州。荊州其主也。徐州其賓也。及得兩川而復失荊州。兩川其主也。而荊州又其賓也。孔明將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蠻方。意不在蠻方而在中原。中原其主也。蠻方其賓也。抑不獨地有賓主也。物亦有之。李儒持鳩酒短刀白練以貽帝。辨鳩酒其主也。短刀白練其賓也。許田打圍將敍曹操射鹿。先敍玄德射兔。鹿其主也。兔其賓也。赤壁鏖兵將敍孔明借風。先敍孔明借箭。風其主也。箭其賓也。董承受玉帶。陪之以錦袍。帶其主也。袍其賓也。關公拜受赤兔馬。而陪之以金印紅袍。諸賜馬其主也。金印等其賓也。曹操掘地得銅雀。而陪之以玉龍金鳳。雀其主也。龍鳳其賓也。諸如此類不可悉數。善讀是書者可於此悟文章賓主之法。

三國一書有同樹異枝。同枝異葉。同葉異花。同花異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爲能。又以善犯爲能。不犯之而求避之。無所見其避也。惟犯之而後避之。乃見其能避也。如紀宮掖則寫一何太后。又寫一董太后。寫一伏皇后。又寫一曹皇后。寫一唐貴妃。又寫一董貴人。寫甘麋二夫人。又寫一孫夫人。又寫一北地王妃。寫魏之甄后。毛后。又寫一張后。而其間無一字相同。紀戚畹則何

進之後。寫一董承。董承之後。又寫一伏完。寫一魏之張緝。又寫一吳之錢尙。而其間則無一字相同。寫權臣則董卓之後。又寫李傕郭汜。傕汜之後。又寫曹操。曹操之後。又寫一曹丕。曹丕之後。又寫一司馬懿。司馬懿之後。又並寫一師昭兄弟。師昭之後。又繼寫一司馬炎。又旁寫一吳之孫綝。而其間則無一字相同。其他敘兄弟之事。則袁譚與袁尙不睦。劉琦與劉琮不睦。曹丕與曹植亦不睦。而譚與尙皆死。琦與琮一死一不死。丕與植皆不死。不大異乎。敘婚姻之事。則如董卓求婚於孫堅。袁術約婚於呂布。曹操約婚於袁譚。孫權結婚於劉備。又求婚於雲長。而或絕而不許。或許而復絕。或僞約而反。成或真約而不就。不大異乎。至於王允用美人計。周瑜亦用美人計。而一效一不效。則互異。卓布相惡。傕汜亦相惡。而一靖一不靖。則互異。獻帝有兩番密詔。則前隱而後彰。馬騭亦有兩番討賊。則前彰而後隱。此其不同者矣。呂布有兩番弑父。而前動於財。後動於色。前則以私滅公。後則假公濟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趙雲有兩番救主。而前救於陸。後救於水。前則受之主母之手。後則奪之主母之懷。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夫寫水不止一番。寫火亦不止一番。

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關公有白河之水。又有鬻口川之水。呂布有濮陽之火。曹操有烏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陸遜有猗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盤蛇谷上方谷之火。前後曾有絲毫相犯否。甚者孟獲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如樹同是樹。枝同是枝。葉同是葉。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結子。五色紛披。各成異采。讀者於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三國一書。有星移斗轉。雨覆風翻之妙。杜少陵詩曰。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測也。三國之文。亦猶是爾。本是何進謀誅宦官。却弄出宦官殺何進。則一變。本是呂布助丁原。却弄出呂布殺丁原。則一變。本是董卓結呂布。却弄出呂布殺董卓。則一變。本是陳宮釋曹操。却弄出陳宮欲殺曹操。則一變。陳宮未殺曹操。反弄出曹操殺陳宮。則一變。本是王允不赦催汜。却弄出催汜殺王允。則一變。本是孫堅與袁術不睦。却弄出袁術致書於孫堅。則一變。本是劉表求救於袁紹。却弄出劉表殺孫堅。則一變。

本是昭烈從袁紹以討董卓。却弄出助公孫瓚以攻袁紹。則一變。本是昭烈救徐州。却弄出昭烈取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投徐州。却弄出呂布奪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攻昭烈。却弄出呂布迎昭烈。則一變。本是呂布絕袁術。又弄出呂布求袁術。則一變。本是昭烈助呂布以討袁術。又弄出助曹操以殺呂布。則一變。本是昭烈助曹操。又弄出昭烈討曹操。則一變。本是昭烈攻袁紹。又弄出昭烈投袁紹。則一變。本是昭烈助袁紹以攻曹操。又弄出關公助曹操以攻袁紹。則一變。本是關公尋昭烈。又弄出張飛欲殺關公。則一變。本是關公許田欲殺曹操。又弄出華容道放曹操。則一變。本是曹操追昭烈。又弄出昭烈投東吳以破曹操。則一變。本是孫權讎劉表。又弄出魯肅弔劉表。又弔劉琦。則一變。本是孔明助周郎。却弄出周郎欲殺孔明。則一變。本是周郎欲害昭烈。却弄出孫權結婚昭烈。則一變。本是用孫夫人牽制昭烈。却弄出孫夫人助昭烈。則一變。本是孔明氣死周郎。却弄出孔明哭周郎。則一變。本是昭烈不受劉表荊州。却弄出昭烈借荊州。則一變。本是劉璋欲結曹操。却弄出迎昭烈。則一變。本是劉璋迎昭烈。却弄出昭烈奪劉璋。則一變。本是

昭烈分荊州。又弄出呂蒙襲荊州。則一變。本是昭烈破東吳。又弄出陸遜敗昭烈。則一變。本是孫權求救于曹丕。却弄出曹丕欲襲孫權。則一變。本是昭烈讎東吳。又弄出孔明結好東吳。則一變。本是劉封聽孟達。却弄出劉封攻孟達。則一變。本是孟達背昭烈。又弄出孟達欲歸孔明。則一變。本是馬騰與昭烈同事。又弄出馬超攻昭烈。則一變。本是馬超救劉璋。却弄出馬超投昭烈。則一變。本是姜維敵孔明。却弄出姜維助孔明。則一變。本是夏侯霸助司馬懿。却弄出夏侯霸助姜維。則一變。本是鍾會忌鄧艾。却弄出衛瓘殺鄧艾。則一變。本是姜維賺鍾會。却弄出諸將殺鍾會。則一變。本是羊祜和陸抗。却弄出羊祜請伐孫皓。則一變。本是羊祜請伐吳。却弄出一杜預。又弄出一王濬。則一變。論其呼應有法。則讀前卷。定知其有後卷。論其變化無方。則讀前文。更不料其有後文。於其可知見三國之文之精。於其不可料更見三國之文之幻矣。

三國一書有橫雲斷嶺。橫橋鎖溪之妙。文有宜於連者。有宜於斷者。如五關斬將。三顧草廬。七擒孟獲。此文之妙於連者也。如三氣周瑜。六出祁山。九伐

中原此文之妙於斷者也。蓋文之短者不連，敍則不貫，串文之長者連，敍則懼其累墜，故必敍別事以間之，而後文勢乃錯綜盡變。後世稗官家鮮能及此。

三國一書有將雪見霰將雨聞雷之妙，將有一段正文在後，必先有一段閒文以爲之引，將有一段大文在後，必先有一段小文以爲之端。如將敍曹操濮陽之火，先寫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閒文以啓之，將敍孔融求救於昭烈，先寫孔融通刺於李弘一段閒文以啓之，將敍赤壁縱火一段大文，先寫博望新野兩段小文以啓之，將敍六出祁山一段大文，先寫七擒孟獲一段小文以啓之，是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文章之妙，正復類是。三國一書有浪後波紋雨後霰，彙之妙，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聲，文後亦必有餘勢。如董卓之後又有劉琦，三請諸葛一段文字以映帶之，武侯出師一段大文之後又有姜維伐魏一段文字以蕩漾之，是也。諸如此類，皆他書中所未有。

三國一書有寒冰破熱涼風掃塵之妙如關公五關斬將之時忽有鎮國寺內遇普靜長老一段文字昭烈躍馬檀溪之時忽有水鏡莊上遇司馬先生一段文字孫策虎踞江東之時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曹操進爵魏王之時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昭烈三顧草廬之時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閒談一段文字關公水滄七軍之後忽有玉泉山下點化一段文字至於武侯征蠻而忽逢孟節陸遜追蜀而忽遇黃承彥張任臨敵而忽問紫虛丈人昭烈伐吳而忽問青城老叟或僧或道或隱士或高人俱於極喧鬧中求之真足令人躁思頓清煩襟盡滌

三國一書有笙簫夾鼓琴瑟間鐘之妙如正敘黃巾擾亂忽有何后董后兩宮爭論一段文字正敘董卓縱橫忽有貂蟬鳳儀亭一段文字正敘催汜猖狂忽有楊彪夫人與郭汜之妻來往一段文字正敘下邳交戰忽有呂布送女嚴氏戀夫一段文字正敘冀州廝殺忽有袁譚失妻曹丕納婦一段文字正敘荊州事變忽有蔡夫人商議一段文字正敘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喬一段文字正敘宛城交攻忽有張濟妻與曹操相遇一段文字正敘趙

雲取桂陽。忽有趙範寡嫂敬酒一段文字。正敘昭烈爭荊州。忽有孫權親妹洞房花燭一段文字。正敘孫權戰黃祖。忽有孫翊妻爲夫報讎一段文字。正敘司馬懿殺曹爽。忽有辛憲英爲弟畫策一段文字。至於袁紹討曹操之時。忽帶敘鄭康成之婢曹操救漢中之日。忽帶敘蔡中郎之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國之文是敘龍爭虎鬪之事。而不知爲鳳爲鸞爲鶯爲燕。篇中有應接不暇者。令人於干戈隊裏時。見紅裙旌旗影中。常覩粉黛。殆以豪士傳與美人傳合爲一書矣。

三國一書有隔年下種。先時伏著之妙。善圃者投種於地。待時而發。善奕者下一閑著於數十著之前。而其應在數十著之後。文章敘事之法。亦猶是已。如西蜀劉璋乃劉焉之子。而首卷將敘劉備。先敘劉焉。早爲取西川。伏下一筆。又於玄德破黃巾時。並敘曹操帶敘董卓。早爲董卓亂國。曹操專權。伏下一筆。趙雲歸昭烈在古城聚義之時。而昭烈之遇趙雲。早於磐河戰。公孫時。伏下一筆。馬超歸昭烈在葭萌戰。張飛之後。而昭烈之與馬騰同事。早於受衣帶詔時。伏下一筆。龐統歸昭烈在周郎既死之後。而童子述龐統姓名。早

於水鏡莊前伏。下一筆武侯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上方谷火滅之後而司馬徽未遇其時之語。崔州平天不可強之言。早於三顧草廬前伏。下一筆劉禪帝蜀四十餘年而終在一百十回之後而鶴鳴之兆。早於新野初生時伏。下一筆姜維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後而武侯之收姜維。早於初出祁山時伏。下一筆姜維與鄧艾相遇在三伐中原之後。姜維與鍾會相遇在九伐中原之後。而夏侯霸述兩人姓名。早於未伐中原時伏。下一筆曹丕篡漢在八十回中。而青雲紫雲之祥。早於三十三回之前伏。下一筆孫權僭號在八十五回後。而吳夫人夢日之兆。早於三十八回中伏。下一筆司馬懿魏在一百十九回。而曹操夢馬之兆。早於五十七回中伏。下一筆自此而外。凡伏筆之處。指不勝屈。每見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來之時。便平空生出一人無端造出一事。覺後文與前文隔斷。更不相涉。試令讀三國之文。能不汗顏。三國一書。有添絲補錦。移針勻繡之妙。凡敘事之法。此篇所闕者。補之於彼。篇上卷所多者。勻之於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後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無遺漏。而又使後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如呂布取曹豹之女。本

在未奪徐州之前。却於困下邳時。敍之。曹操望梅止渴。本在擊張繡之日。却於青梅煮酒時。敍之。管寧割席分坐。本在華歆未仕之前。却於破壁取后時。敍之。吳夫人夢月。本在將生孫策之前。却於臨終遺命時。敍之。武侯求黃氏爲配。本在未出草廬之前。却於諸葛瞻死難時。敍之。諸如此類。亦指不勝屈。前能留步。以應後。後能迴照。以應前。令人讀之。真一篇如一句。

三國一書。有近山濃抹。遠樹輕描之妙。畫家之法。於山與樹之近者。則濃之。重之。於山與樹之遠者。則輕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遙。峯嵐層疊。豈能於尺幅之中。一一而詳繪之乎。作文亦猶是已。如皇甫嵩破黃巾。只在朱雋一邊打聽。得來。袁紹殺公孫瓚。只在曹操一邊打聽。得來。趙雲襲南郡。關張襲兩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聽來。昭烈殺楊奉韓暹。只在昭烈口中。敍來。張飛奪古城。在關公耳中聽來。簡雍投袁紹。在昭烈口中說來。至若曹丕三路伐吳。而皆敗一路。用實寫兩路。用虛寫。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惟遺使入吳。用實寫。其四路皆虛寫。諸如此類。又指不勝屈。只一句兩句。正不知包却幾許事情。省却幾許筆墨。

三國一書有奇峯對插錦屏對峙之妙其對之法有正對者有反對者有一卷之中自爲對者有隔數十卷而遙爲對者如昭烈則自幼便大曹操則自幼便奸張飛則一味性急何進則一味性慢議溫明是董卓無君殺丁原是呂布無父袁紹磬河之戰勝敗無常孫堅峴山之役生死不測馬騰勤王室而無功不失爲忠曹操報父讎而不果不得爲孝袁紹起馬步三軍而復回是力可戰而不斷昭烈擒王劉二將而復縱是勢不敵而從權孔融薦禰衡是縑衣之好禰衡罵曹操是巷伯之心昭烈遇德操是無意相遭單福過新野是有心來謁曹丕苦逼生曹植是同氣戈矛昭烈痛哭死關公是異姓骨肉火熄上方谷是司馬之數當生燈滅五丈原是諸葛之命當死諸如此類或正對或反對皆一回之中而自爲對者也如以國戚害國戚則有何進以國戚薦國戚則有伏完李肅說呂布則以智濟其惡王允說呂布則以巧行其忠張飛失徐州則以飲酒誤事呂布陷下邳則以禁酒受殃關公飲酒魯肅之酒是一片神威羊祜飲陸抗之酒是一團和氣孔明不殺孟獲是仁者之寬司馬懿必殺公孫淵是奸雄之刻關公義釋曹操是報其德于前翼德

義釋嚴顏。是收其用于後。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計。是慎謀以圖全。鄧艾不懼陰平嶺之危。是行險以徼倖。曹操有病。陳琳一罵便好。王朗無病。孔明一罵便亡。孫夫人好甲兵。是女中丈夫。司馬懿受巾幗。是男中女子。八日而取上庸。則以速而神。百日而取襄平。則以遲而勝。孔明屯田渭濱。是進取之謀。姜維屯田沓中。是退避之計。曹操受漢之九錫。是操之不臣。孫權受魏之九錫。是權之不君。曹操射鹿。義乖於君。臣曹丕射鹿。情動於母子。楊儀魏延相爭。於班師之日。鄧艾鍾會相忌。在用兵之時。姜維欲繼孔明之志。人事逆乎天心。杜預能承羊祜之謀。天時應乎人力。諸如此類。或正對。或反對。皆不在一回之中。而遙相爲對者也。誠於此較量。而比觀焉。豈不足快讀古之胸。而長尙論之識。

三國一書。有首尾。大照應。中間大關鎖。處如首卷。以十常侍爲起。而末卷有劉禪之寵中貴。以結之。又有孫皓之寵中貴。以雙結之。此一大照應也。又如首卷以黃巾妖術爲起。而末卷有劉禪之信師婆以結之。又有孫皓之信術士以雙結之。此又一大照應也。照應旣在首尾。則中間百餘回之內。若無有

與前後相關合者則不成章法矣。於是有伏完之託黃門寄書，孫亮之察黃門盜蜜以關合前後，又有李傕之喜女巫，張魯之用左道，以關合前後。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設，以成全篇之結構者也。然猶不止此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術而外，尤重在嚴誅亂臣賊子，以自附於春秋之義。故書中多錄討賊之忠紀，弑君之惡，而首篇之末則終之以張飛之勃然欲殺董卓，末篇之末則終之以孫皓之隱然欲殺賈充。由此觀之，雖曰演義直可繼麟經而無愧耳。三國敘事之佳，直與史記彷彿，而其事敘之難，則有倍難於史記者。史記各國分書，各人分載，於是有本紀世家列傳之別。今三國則不然，殆合本紀世家列傳而總成一篇，分則文短而易工，合則文長而難好也。

讀三國勝讀列國志。夫左傳國語誠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經而立傳，經既逐段各自成文，傳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聯屬也。國語則離經而自爲一篇，可以聯屬矣。究竟周語魯語晉語鄭語齊語楚語吳語越語八國分作八篇，亦不相聯屬也。後人合左傳國語而爲列國志，因國事多煩，其段落處到底不能貫串。今三國演義自首至尾讀之無一處可斷，其書又在列國志之

上。

讀三國勝讀西遊記。西遊捏造妖魔之事。誕而不經。不若三國實敘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遊好處。三國已皆有之。如啞泉黑泉之類。何異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大王之類。何異牛魔鹿力金角銀角之號。伏波顯聖山神指迷之類。何異南海觀音之救。只一卷漢相南征記。便抵得一部西遊記矣。至于前而鎮國寺。後而玉泉山。或目視戒刀脫離火厄。或望空一語。有同棒喝。豈必誦靈臺方寸斜月三星之文。乃悟禪心乎哉。

讀三國勝讀水滸傳。水滸文字之真。雖較勝西遊之幻。然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匠心不難。終不若三國敘一定之事。無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爲難也。且三國人才之盛。寫來各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吳用公孫勝等萬萬者。吾謂才子書之書目。宜以三國演義爲第一。

凡例

一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詞語冗長。每多複沓處。今悉依古本改正。頗覺篇捷痛快。

一俗本紀事多訛。如昭烈聞雷失筋。及馬騰入京遇害。關公封漢壽亭侯之類。皆與古本不合。又曹后罵曹丕。詳于范曄後漢書中。而俗本反誤書其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詳于臧姬傳中。而俗本但紀其歸吳。今悉依古本辨定。

一事有不可闕者。如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廟見畫。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鍾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癖。俗本皆刪而不錄。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讀者得窺全豹。一三國文字之佳。其錄于文選中者。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實可與前後出師表平傳。俗本後闕而不載。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備好古者之覽觀焉。

一俗本題綱。參差不對。雜亂無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上下兩截。今悉體作者

之意而聯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爲題。務取精工。以快閱者之目。

一 俗本謬託李卓吾先生批閱。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評中多有唐突昭烈。謾罵武侯之語。今俱削去。而以新評校正之。

一 俗本之尤可笑者。于事之是者。則圈點之。於事之非者。則塗抹之。不論其文而論其事。則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將盡取聖人之經。而塗之抹之耶。今斯編評閱處。有圈點而無塗抹。一洗從前之陋。

一 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而俗本每至後人。有詩嘆曰。便處處是周靜軒先生。而其詩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編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實之。與俗本大不相同。

一 七言律詩。起于唐人。若漢則未聞有七言律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詩句。如鍾繇王郎頌銅雀臺。蔡瑁題館驛屋壁。皆僞作七言律體。殊爲識者所笑。今悉依古本削去。以存其真。

一 後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義所無。而今日傳奇所有者。如關公斬貂蟬。張飛捉周瑜之類。此其誣也。則今人之所知也。有古本三國志所無。而俗本

演義所有者。如諸葛亮欲燒魏延于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之類。此其誣也。則非今人之所知也。不知其誣。毋乃冤古人太甚。今皆削去。使讀者不爲齊東所誤。

第一才子書目錄

聖嘆外書

聲山別集

首卷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定

序文

讀法

凡例

總目

古本三國志總目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 | | | | | | | | | | | | | | |
|------------------|------------------|------------------|------------------|------------------|------------------|------------------|------------------|------------------|-------------|-------------|-------------|-------------|-------------|
| 第
十
九
回 | 第
十
八
回 | 第
十
七
回 | 第
十
六
回 | 第
十
五
回 | 第
十
四
回 | 第
十
三
回 | 第
十
二
回 | 第
十
一
回 | 第
十
回 | 第
九
回 | 第
八
回 | 第
七
回 | 第
六
回 |
| 下邳城曹操鏖兵 | 賈文和料敵決勝 | 袁公路大起七軍 | 呂奉先射戟轅門 |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 李傕郭汜大交兵 | 陶恭祖三讓徐州 |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 勤王室馬騰舉義 |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 袁紹磐河戰公孫 | 焚金闕董卓行兇 |
| 白門樓呂布殞命 | 夏侯惇拔矢啖睛 | 曹孟德會合三將 | 曹孟德敗師渭水 |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 楊奉董承雙救駕 | 曹孟德大破呂布 |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 報父讎曹操興師 |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 孫堅跨江擊劉表 | 匿玉璽孫堅背約 |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曹操煮酒論英雄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禰正平裸衣罵賊
國賊行兇殺貴妃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袁本初損兵折將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斬蔡陽兄弟釋疑
小霸王怒斬于吉
戰官渡本初敗績
曹操倉亭破本初
奪冀州袁尙爭鋒
曹丕乘亂納甄氏
董國舅內閣受詔
關公賺城斬車胄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吉太醫下毒遭刑
皇叔敗走投袁紹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關雲長挂印封金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會古城主臣聚義
碧眼兒坐領江東
劫烏巢孟德燒糧
玄德荊州依劉表
決漳河許攸獻計
郭嘉遺計定遼東

- | | | |
|-------|----------|----------|
| 第三十四回 |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
| 第三十五回 | 玄德南漳逢隱淪 | 單福新野遇英主 |
| 第三十六回 | 玄德用計襲樊城 | 元直走馬薦諸葛 |
| 第三十七回 | 司馬徽再薦名士 | 劉玄德三顧草廬 |
| 第三十八回 | 定三分隆中決策 | 戰長江孫氏報讎 |
| 第三十九回 |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
| 第四十回 | 蔡夫人議獻荊州 | 諸葛亮火燒新野 |
| 第四十一回 | 劉玄德攜民渡江 | 趙子龍單騎救主 |
| 第四十二回 |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
| 第四十三回 | 諸葛亮舌戰羣儒 | 魯子敬力排衆議 |
| 第四十四回 | 孔明用智激周瑜 | 孫權決計破曹操 |
| 第四十五回 | 三江口曹操折兵 | 羣英會蔣幹中計 |
| 第四十六回 | 用奇謀孔明借箭 | 獻密計黃蓋受刑 |
| 第四十七回 | 闕澤密獻詐降書 | 龐統巧授連環計 |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七星壇諸葛祭風
諸葛亮智算華容
曹仁大戰東吳兵
諸葛亮巧辭魯肅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玄德智激孫夫人
曹操大宴銅雀臺
柴桑口臥龍弔喪
馬孟起興兵雪恨
許褚裸衣鬪馬超
張永年反難楊修
趙雲截江奪阿斗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三江口周瑜縱火
關雲長義釋曹操
孔明一氣周公瑾
趙子龍智取桂陽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孔明二氣周公瑾
孔明三氣周公瑾
耒陽縣鳳雛理事
曹阿瞞割鬚棄袍
曹操抹書間韓遂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孫權遺書退老瞞

-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諸葛亮痛哭龐統
孔明定計捉張任
馬超大戰葭萌關
關雲長單刀赴會
曹操平定漢中地
甘寧百騎劫魏營
卜周易管輅知機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諸葛亮智取漢中
玄德進位漢中王
龐令名擡轅決死戰
關雲長刮骨療毒

攻雒城黃魏爭功
張翼德義釋嚴顏
楊阜借兵破馬超
劉備自領益州牧
伏皇后爲國捐生
張遼威震逍遙津
左慈擲盃戲曹操
討漢賊五臣死節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曹阿瞞兵退斜谷
雲長攻拔襄陽郡
關雲長放水滄七軍
呂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玉泉山關公顯聖
治風疾神醫身死
兄逼弟曹植賦詩
曹丕廢帝篡炎劉
急兄讎張飛遇害
孫權降魏受九錫
戰猱亭先主得讎人
陸遜營燒七百里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渡瀘水再縛番王
武鄉侯四番用計

關雲長敗走麥城
洛陽城曹操感神
傳遺命奸雄數終
姪陷叔劉封伏法
漢王正位續大統
雪弟恨先主興兵
先主征吳賞六軍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孔明巧布八陣圖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識詐降三擒孟獲
南蠻王五次遭擒

- 第九十回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第一百一十回
第一百一十一回
第一百一十二回
第一百一十三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祭瀘水漢相班師
趙子龍力斬五將
姜伯約歸降孔明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馬謖拒諫失街亭
孔明揮淚斬馬謖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追漢軍王雙受誅
諸葛亮大破魏兵
漢兵劫寨破曹真
出隴上諸葛裝神
司馬懿戰北原渭橋
上方谷司馬受困

燒籐甲七擒孟獲
伐中原武侯上表
諸葛亮智取三城
武侯侯罵死王朗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武侯彈琴退仲達
周魴斷髮賺曹休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襲陳倉武侯取勝
司馬懿入寇西蜀
武侯鬪陣辱仲達
奔劍閣張郃中計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五丈原諸葛禳星

第一百四回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第一百八回
第一百九回
第一百十回
第一百十一回
第一百十二回
第一百十三回
第一百十四回
第一百十五回
第一百十六回
第一百十七回

殞大星漢丞相歸天
武侯預伏錦囊計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魏主政歸司馬氏
丁奉雪中奮短兵
困司馬漢將奇謀
文鴛單騎退雄兵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救壽春于詮死節
丁奉定計斬孫綝
曹髦驅車死南闕
詔班師後主信讒
鍾會分兵漢中道
鄧士載偷渡陰平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魏主拆取丞露盤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姜維兵敗牛頭山
孫峻席間施密計
廢皆芳魏家果報
姜維背水做大敵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取長城伯約鏖兵
姜維鬪陣破鄧艾
姜維棄糧勝魏兵
託屯田姜維避禍
武侯顯聖定軍山
諸葛瞻戰死綿竹

第一百十八回
第一百十九回
第一百二十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入西川二士爭功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第一才子書卷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

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以詞起 以詩結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將興。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劉季將為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為天子。有赤眉銅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是全部中賓主。以張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

今人結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可見盟者盟諸心。非盟諸神也。今人好通譜。往往非族認族。試觀桃園三義。各自一姓。可見兄弟之約。取同心同德。不取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論德而論姓。則神道設教。莫如張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張角三人矣。而彼三人者。其視桃園為何如耶。齊東絕倒之語。偏足煽惑愚人。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是已。且安知南華老仙天書三

卷非張角謬言之而衆人妄信之乎。愚以爲裹黃巾稱黃天由前而觀則黃門用事之應。由後而觀則黃初改元之兆也。

百忙中忽入劉曹二小傳。一則自幼便大。一則自幼便奸。一則中山靖王之後。一則中常侍之養孫。低昂已判矣。後人猶有以魏爲正統而書蜀兵入寇者何哉。

許劭曰。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此時豈治世耶。劭意在後一語。操喜亦喜在後一語。喜得惡。喜得險。喜得直。喜得無禮。喜得不平。喜得不懷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於秦。乃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并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

興。傳至獻帝。遂分爲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出師表曰。嘆息痛恨於桓靈。故從桓靈說起。桓靈不用十常侍

則漢漢可以不爲三國。劉禪不用黃皓則蜀漢可以不爲晉國。此一部大書前後照應處。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卽位。大將

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竇武。陳蕃謀誅之作事不密。反爲所害。中涓自此愈橫。將說何進先以陳竇二人作引。建寧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溫德殿。方

陞座。殿角狂風驟起。只見一條大青蛇從梁上飛將下來。蟠於椅上。白蛇斬而漢興青蛇見而漢危。

帝驚倒。左右急救入宮。百官俱奔避。須臾蛇不見了。忽

青蛇白蛇遙遙相對。惟應推蛇女子之祥寺人正女子一類也。故有此兆。

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壞却房屋無數。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又海水泛溢。沿海居民盡被大浪捲入海中。水將滅火光和元年。雌雞化雄。此兆又切

中宦官以男子而淨身則雄化為雌矣。以閹人而干政則雌又化為雄矣。

堂五原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先說災異引起盜賊帝下詔問羣臣以災異之

由。議郎蔡邕上疏以為。蜺墮雞化乃婦寺干政之所致。言頗切直。首卷書以蔡邕起以董卓結蓋舊固一代

文人也。使不失身董卓則三國志當成於蔡邕之手。豈成於陳壽之手哉。作者殆為中郎惜之。帝覽奏歎息。因起更衣。曹節在後竊視。悉宣告左右

遂以他事陷邕於罪。放歸田里。後張讓趙忠封譖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曠

夏暉郭勝十人朋比為奸。號為十常侍。帝尊信張讓呼為阿父。有此張父自然生出朝

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時鉅鹿郡有兄弟三人。以此兄弟三人引出

名張角一名張寶一名張梁。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脫儒巾而裹黃巾。負却秀才名色。因入山採

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藜杖。喚角至一洞中。以天書三卷授之。曰。此名

太平要術。汝得之。當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異心。必獲惡報。若無此句人不肯信角拜問

姓名。老人曰。吾乃南華老仙也。言訖化陣清風而去。此事雖見來此張角自言之而人誰信之。正與舞火狐鳴一般伎倆。角得

此書。曉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為太平道人。絕奇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氣流行。

張角散施符水。為人治病。自稱大賢良師。出處奇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遊四

方。皆能書符念咒。此後徒衆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

千。各立渠帥。稱爲將軍。書符念咒。只好譚鬼爲將。奈何以人爲將。乎稱道人。稱帥。又稱將軍。名號愈出愈奇。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造語不通。之極如此。

秀才宜其不第也。○漢將與有赤帝白帝之奇。漢將亡。有蒼天黃天之妖言。赤白蒼黃二帝。二天正通通相映。又云。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書甲

子二字於家中大門上。青幽徐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

張角名字。天子既呼張讓爲父。天。下安得不奉張角爲師。角遣其黨馬元義。暗齎金帛。結交中涓。封譖以爲內

應。外寇必結連內寇。角與二弟商議曰。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

誠爲可惜。遂一面私造黃旗。約期舉事。一面使弟子唐州馳書報封譖。唐州

乃徑赴省中告變。中涓反作奸細。奸細反作首。人可見內寇更甚於外寇。帝召大將軍何進。引出調兵擒馬元義。斬之。

次收封譖等一千人下獄。何不殺便殺。張角聞知事露。星夜舉兵。自稱天公將軍。張寶

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隱然鼎足爲三國。引于。申言於衆曰。今漢運將終。大聖人出

汝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奉黃天而

裹黃巾。是奸笑。賊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何進奏帝。火速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

一面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雋。各引精兵。分三路討之。好且說張角一軍。

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劉焉。

一箇姓劉的引出

乃江夏竟陵人氏。漢魯恭王之後

也。魯恭王之後引出
中山靖王之後來

當時聞得賊兵將至，召校尉鄒靖計議。靖曰：賊兵衆，我兵寡，明

公宜作速招軍應敵。劉焉然其說，隨即出榜招募義兵。榜文行到涿縣，引出

涿縣中一個英雄。

方入此卷正文
先是一個英雄

那人不甚好讀書。秀才不同性寬和，寡語言，喜怒不

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八尺，兩耳垂肩，雙手過膝，

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脂。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

可知蜀漢
是正統

姓劉名備，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貞，漢武時封涿鹿亭侯，後坐酎金失

侯。漢武時宗廟祭祀命宗藩俱獻金
助祭金德有不佳者輒削其封

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玄德祖劉雄，父劉弘，弘曾舉孝

廉，亦嘗作吏，早喪。玄德幼孤，事母至孝。

然則昭烈之事母勝
于高宗之事父矣

家貧，販履織蓆爲業。漢武用上
父僱計削

劉宗藩以致光武起于田間
昭烈起于織蓆可勝嘆哉

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遙望

之，童童如車蓋。相者云：此家必出貴人。

只爲此一株，遂使南陽
八百株桑不能獨樂其樂

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

戲於樹下，曰：我爲天子當乘此車蓋。

漢高微時見如皇車從曰丈
夫不當如是耶正與此合

叔父劉元起，奇其言曰：

此兒非常人也。因見玄德家貧，常資給之。好叔年十五歲，母使游學，管師事鄭

玄。盧植與公孫瓚等爲友。

以上是玄德
一篇小傳

及劉焉發榜招軍時，玄德年已二十八歲。

矣。當日見了榜文，慨然長嘆。此一嘆嘆出無數大事來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

出力，何故長嘆？斗然而來玄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頤虎鬚，聲若巨雷。

勢如奔馬。出一箇英雄來玄德見他容貌異常，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

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猪，專好結交天下豪傑。與玄德有同好適纔見公看榜而

嘆，故此相問。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今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

安民，恨力不能，故長嘆耳。飛曰：吾頗有資財，當召募鄉勇，與公同舉大事。如

何？畢竟有資財者易子舉大事玄德甚喜，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正飲間，見一大漢推著一輛車

子到店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斟酒來吃。我待趕入城去投軍。斗然而來

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

堂堂，威風凜凜。又引出一箇英雄○寫玄德先遇張公大過關公敘法差有致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

關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

頗與張翼同姓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玄德遂以己志告

之。雲長大喜，同到張飛莊上，共議大事。飛曰：吾莊後有一桃園，花開正盛，明

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為兄弟，協力同心，然後可圖大事。黃巾賊有三個姓張的兄弟不

如張翼德結兩箇不姓張的兄弟較勝萬倍但論兄弟不兄弟何論姓張不姓張哉

玄德雲長齊聲應曰如此甚好。次日於桃園中備下烏

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拜而設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

結爲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

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千古盟書第一奇語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

畢。拜玄德爲兄。關羽次之。張飛爲弟。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聚鄉中勇士得

三百餘人。就桃園中痛飲一醉。如此勝舉。值得一醉。來日收拾軍器。但恨無馬匹可乘。正思

慮間。人報有兩箇客人引一夥伴。偕趕一羣馬投莊上來。來得湊巧。玄德曰。此天佑

我也。三人出莊迎接。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張世平。一名蘇雙。每年往

北販馬。近因寇發。而回。玄德請二人到莊。置酒款待。訴說欲討賊安民之意。

二客大喜。願將良馬五十匹相送。又贈金銀五百兩。鑛鐵一千斤。以資器用。

大是佳客。玄德謝別二客。使命良匠。打造雙股劍。雲長造青龍偃月刀。刀名。又名冷豔

鋸。史新。重八十二斤。張飛造丈八點鋼矛。各置全身鎧甲。共聚鄉勇五百餘人。

來見鄒靖。鄒靖引見太守劉焉。三人參見畢。各通姓名。玄德說起宗派。劉焉

大喜。遂認玄德爲姪。方作關張之兄。又作劉焉之姪。不數日。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

涿郡劉焉令鄒靖引玄德等三人統兵五百看他以五百敵其五萬前去破敵。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直至大興山下與賊相見。賊衆皆披髮以黃巾抹額。當下兩軍相對。玄德出馬。左有雲長。右有翼德。揚鞭大罵。反國逆賊。何不早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出戰。張飛挺丈八蛇矛。直出手起。處刺入鄧茂心窩。翻身落馬。極寫程遠志見折了鄧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雲長舞動大刀縱馬飛迎程遠志見了早吃一驚措手不及被雲長刀起處揮爲兩段極寫雲長龍刀蛇矛初發利市後人有詩讚二人曰。

英雄發穎在今朝。一試矛兮一試刀。初出便將威力展。三分好把姓名標。衆賊見程遠志被斬。皆倒戈而走。玄德揮軍追趕。投降者不計其數。大勝而回。劉焉親自迎接。賞勞軍士。次日接得青州太守龔景牒文。言黃巾賊圍城將陷。乞賜救援。劉焉與玄德商議。玄德曰。備願往救之。甚壯劉焉令鄒靖將兵五千。同玄德關張投青州來。賊衆見救兵至。分兵混戰。玄德兵寡不勝。退三十里下寨。前以五百而大勝此以五千而小却寫得變幻若每戰必寫獲捷便不成文字矣玄德謂關張曰。賊衆我寡。必出奇兵。方可取勝。乃分關公引一千軍伏山左。張飛引一千軍伏山右。鳴金爲號。齊出接應。

先寫關張兩將次寫玄德
運籌敘法亦參差有致

次日玄德與鄒靖引軍鼓譟而進賊衆迎戰玄德引軍便退賊

衆乘勢追趕方過山嶺玄德軍中一齊鳴金左右兩軍齊出玄德麾軍回身

復殺三路夾攻賊衆大潰玄德極寫直趕至青州城下太守龔景亦率民兵出城助

戰帶寫青州
兵一句好賊勢大敗剿戮極多遂解青州之圍後人有詩讚玄德曰

運籌決算有神功二虎還須遜一龍初出便能垂偉績自應分鼎在孤窮

龔景犒軍畢鄒靖欲回玄德曰近聞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備

昔曾師事盧植欲往助之義壯甚於是鄒靖引軍自回玄德與關張引本部五百

人投廣宗來至盧植軍中入帳施禮具道來意盧植大喜留在帳前聽調時

張角賊衆十五萬植兵五萬相拒於廣宗未見勝負植謂玄德曰我今圍賊

在此賊弟張梁張寶在潁川與皇甫嵩朱雋對壘汝可引本部人馬我更助

汝一千官軍前去潁川打探消息約期剿捕玄德領命引軍星夜投潁川來

本要助盧植却使轉助
皇甫嵩朱雋敘法變幻

時皇甫嵩朱雋領軍拒賊賊戰不利退入長社依草結營嵩與

雋計曰賊依草結營當用火攻之遂令軍士每人束草一把暗地理伏其夜

大風忽起正與呼風喚雨
相映作趣二更以後一齊縱火嵩與雋各引兵攻戰賊寨火焰張天

賊衆驚慌，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散奔走。殺到天明，張梁、張寶引敗殘軍士，奪路而走。忽見一彪軍馬，盡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讀至此，必謂是玄德關張來矣，不意竟不是奇絕。爲首

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鬚，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

德。忽然飛來。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爲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

小字阿瞞，一名吉利。曹操世系如此，豈得與王後裔景帝玄孫同日論哉。操幼時好遊獵，喜歌舞，有權謀，多機變。

操有叔父，見操遊蕩無度，嘗怒之。玄德之叔父奇其姪曹操之叔父怒其姪都是好叔父。言於曹嵩，嵩責操。操忽心

生一計，見叔父來，詐倒於地，作中風之狀。叔父警告嵩，嵩急視之。操故無恙。

嵩曰：「叔言汝中風，今已愈乎？」操曰：「兒自來無此病，因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

欺其父欺其叔，他日安得不欺其君乎？嵩信其言，後叔父但言操過嵩並不聽。因此操得恣意

放蕩。時人有橋玄者，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能安之者，其在

君乎？」南陽何顛見操，言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二人皆不識曹操，曹操聞之亦不喜。汝南許劭

有知人之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問，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奸雄也。」二評操聞言大喜。辨之爲奸雄而大喜，大喜便是真正奸雄。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都尉。

初到任，卽設五色棒十餘條於縣之四門，有犯禁者不避豪貴，皆責之中常

侍蹇碩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拏住就棒責之由是內外莫敢犯者威名頗震後爲頓丘令百七中夾敘曹操一篇小傳奇因黃巾起拜爲騎都尉引馬步軍五千前來潁川助

戰正值張梁張寶敗走曹操攔住大殺一陣斬首萬餘級奪得旗旛金鼓馬匹極多張梁張寶死戰得脫操見過皇甫嵩朱雋隨卽引兵追襲張梁張寶去了寫曹操忽然飛來忽然飛去奇絕却說玄德引關張來潁川聽得喊殺之聲又望見火光燭天

急引兵來時賊已敗散玄德見皇甫嵩朱雋具道盧植之意嵩曰張梁張寶勢窮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玄德卽星夜往助玄德領命遂引兵復回

盧植遣助皇甫嵩朱雋皇甫嵩朱雋又遣助盧植敘法變幻

到得半路只見一簇軍馬護送一輛檻車車中之囚乃盧植

也更妙變幻

玄德大驚滾鞍下馬問其緣故植曰我圍張角將次可破因角用妖術

未能卽勝

張角妖術在盧植口中虛殺一句好

朝廷差黃門左豐前來打探問我索取賄賂我答曰軍

糧尙缺安有餘錢奉承天使左豐挾恨回奏朝廷說我高壘不戰惰慢軍心

因此朝廷震怒遣中郎將董卓來代將我兵先伏取我回京問罪張飛聽罷大

怒要斬護送軍人以救盧植快人玄德急止之曰朝廷自有公論汝豈可造次

軍士簇擁盧植去了關公曰盧中郎已被逮別人領兵我等去無所依不如

且回涿郡玄德從其言遂引軍北行行無二日忽聞山後喊聲大震玄德引關張縱馬上高岡望之見漢軍大敗後面漫山塞野黃巾蓋地而來旗上大書天公將軍真是奇玄德曰此張角也可速戰玄德兩番往來本要助戰却都未戰今引兵欲回本不想戰却反得一戰殺法俱變三人飛馬引軍而出張角正殺敗董卓乘勢趕來忽遇三人衝殺角軍大亂敗走五十餘里三人救了董卓回寨本要助盧植却反救了董卓變幻此回本敘劉關張中間却夾敘曹操末後又帶出董卓奇絕卓問三人現居何職玄德曰白身卓甚輕之不為禮可笑玄德出張飛大怒曰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這廝他却如此無禮若不殺之難消我氣便要提刀入帳來殺董卓見盧植受風便要殺

略無一卷算計寫翼德真是當時第一快人 正是

人情勢利古猶今誰識英雄是白身安得快人如翼德盡誅世上負心人

畢竟董卓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翼德要救盧植不曾救得要殺董卓不曾殺得今遇督郵更不能耐矣督郵蠹國害民是又一黃巾也柳條一頓可謂再破黃巾第二功

寫翼德十分性急接手便寫何進十分性慢性急不會誤事性漫悞事不小人謂項羽

不能忍。是性急。高祖能忍。是性慢。此其說非也。項羽刻印將封。印祕而不忍與。鴻門會上。范增三舉玦而不忍發。正病在遲疑。不斷何嘗性急。高祖四萬斤金。可捐則捐之。三齊九江大梁之地。可割則割之。六國印可銷則銷之。鴻溝之約。可背則背之。正妙在果斷。有餘何嘗性慢。

西漢則外戚盛於宦官。東漢則宦官盛於外戚。推其外戚盛也。故初則產祿幾危漢祚。後則王莽遂移漢鼎。而宦官如弘恭石顯輩。雖嘗擅權。未至如東漢之橫。是西漢之亡。亡於外戚也。若東漢則不然。外戚與宦官迭爲消長。而以宦官圖外戚。則常勝。如鄭衆之殺竇憲。單超之殺梁冀。是也。以外戚圖宦官。則常不勝。如竇武見殺於前。而何進復見殺於後。是也。是東漢之亡。亡於宦官。豈也。然竇武不勝。止於身死。何進不勝。遂以亡國。何也。曰。召外兵之故也。外戚圖之而不勝。至召外兵以勝之。而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國於是乎非君之國矣。亂漢者宦豎也。亡漢者外鎮也。而召外鎮者外戚也。然則謂東漢之亡。亦亡於外戚。可也。前於玄德傳中。忽然夾敘曹操。此又於玄德傳中。忽然帶表孫堅。一爲魏太祖。一爲吳太祖。三分鼎足之所從來也。分鼎雖屬孫權。而伏線則已在此。此全部大關目處。

三大國將興。先有二小醜爲之作引。三小醜既滅。又有衆小醜爲之餘波。從來事實。未嘗徑遂率直。奈何今之作稗官者。其可任意添設。而反徑遂率直耶。

且說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官拜河東太守。自來驕傲。一味驕傲便算不得好雄便不及曹操當日

輕慢了玄德張飛性發。便欲殺之。玄德與關公急止之曰。他是朝廷命官。豈

可擅殺。飛曰。若不殺這廝。反要在他部下聽令。其實不甘。二兄便要住在此。

我自投別處去也。確是怒後愜意語不然三人義同生死何出此言玄德曰。我三人義同生死。豈可相離。不若都

投別處去便了。飛曰。若如此。稍解吾恨。於是三人連夜引軍來投朱雋。雋待

之甚厚。合兵一處進討張寶。是時曹操自跟皇甫嵩討張梁。大戰於曲陽。首回夾敘

曹操此處還他一句下落且爲後文伏線這裏朱雋進攻張寶。張寶引賊衆八九萬屯於山後。雋令玄德爲

其先鋒。與賊對敵。張寶遣副將高昇出馬搦戰。玄德使張飛擊之。飛縱馬挺

矛與昇交戰。不數合刺昇落馬。玄德麾軍直衝過去。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

作起妖法。只見風雷大作。一股黑氣從天而降。黑氣中似有無限人馬殺來。

前張角妖術只在虛植口中虛點一句今張寶妖術却用實敘都好玄德連忙回軍。軍中大亂。敗陣而歸。與朱雋計議。雋曰。彼

用妖術。我來日可宰豬羊狗血。令軍士伏於山頭。候賊趕來。從高坡上潑之。

其法可解。玄德聽令撥關公張飛各引軍一千伏於山後高岡之上。盛豬羊狗血并穢物准備。次日張寶播旗擂鼓引軍搦戰。玄德出迎交鋒之際。張寶作法風雷大作。飛沙走石。黑氣漫天。滾滾人馬自天而下。玄德撥馬便走。張寶驅兵趕來。將過山頭。關張伏軍放起號砲。穢物齊潑。但見空中紙人草馬紛紛墜地。風雷頓息。砂石不飛。太平妖術。是不濟。關公當日已可與翼德相稱伏魔大帝。張寶見解了法。急欲退軍。左關公右張飛。兩軍都出背後。玄德朱雋一齊趕上。賊兵大敗。玄德望見地公將軍旗號。飛馬趕來。張寶落荒而走。玄德發箭中其左臂。前寫劉張此寫劉備。張寶帶箭逃脫。走入陽城。堅守不出。朱雋引兵圍住陽城。攻打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探子回報。只如此帶筆接敘不先不脫絕妙經營。具說皇甫嵩大獲勝捷。朝廷以董卓屢敗。命嵩代之。嵩到時。張角已死。了却張角。張梁統其衆。與我軍相拒。被皇甫嵩連勝七陣。斬張梁於曲陽。了去張梁。發張角之棺。戮尸梟首。送往京師。餘衆俱降。朝廷加皇甫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皇甫嵩又表奏盧植有功。無罪。朝廷復盧植原官。又帶應盧植妙曹操亦以有功。除濟南相。結費操。即日將班師赴任。一場大事。只就探子回報等筆寫出一邊實敘一邊虛敘。筆差語致。朱雋聽說。催促軍馬。悉力攻打陽城。賊勢危急。賊將嚴政刺殺張寶。獻首投降。了却張寶。以三寇爲三國作

引而天公先亡人公次之地公後亡正應著魏先亡蜀次之吳又次之天然一个小樓于

朱雋遂平數郡上表獻捷時有黃巾餘黨三人三人方魏又有三人

波趙弘韓忠孫仲聚衆數萬望風燒劫稱與張角報仇朝廷命朱雋卽以得

勝之師討之雋奉詔率軍前進時賊據宛城雋引兵攻之趙弘遣韓忠出戰

雋遣玄德關張攻城西南角韓忠盡率精銳之衆來西南角抵敵朱雋自縱

鐵騎二千逕取東北角賊恐失城急棄西南而回玄德從背後掩殺賊衆大

敗奔入宛城朱雋分兵四面圍定城中斷糧韓忠使人出城投降雋不許不許是有

見玄德曰昔高祖之得天下蓋爲能招降納順公何拒韓忠耶雋曰彼一時

此一時也昔秦項之際天下大亂民無定主故招降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

一統惟黃巾造反若容其降無以勸善使賊得利姿意劫掠失利便投降此

長寇之志非良策也此是正論玄德曰不容寇降是矣今四面圍如鐵桶賊乞降不

得必然死戰萬人一心尙不可當况城中有數萬死命之人乎不若撤去東

南獨攻西北賊必棄城而走無心戀戰可卽擒也兩策都是雋然之隨撤東南二面

軍馬一齊攻打西北韓忠果引軍棄城而奔雋與玄德關張率三軍掩殺射

死韓忠了却韓忠餘皆四散奔走正追趕間趙弘孫仲引賊衆到與雋交戰雋見弘

大引軍暫退，弘乘勢復奪宛城，雋離十里下寨。方欲攻打，忽見正東一彪人馬到來。突得爲首一將，生得廣額闊面，虎體熊腰，吳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乃孫武子之後，年十七歲，與父至錢塘，見海賊十餘人，劫取商人財物於岸上。分賊堅謂父曰：「此賊可擒也。」遂奮力提刀上岸，揚聲大叫：「東西指揮，如捉人狀！」賊以爲官兵，至盡棄財物奔走。堅趕上，殺一賊。亦是自幼便奇由是郡縣知名，薦爲校尉。後會稽妖賊許昌造反，自稱陽明皇帝，聚衆數萬。堅與郡司馬招募勇士千餘人，會合州郡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除堅爲鹽漬丞。又除盱眙丞、下邳丞。有此大功，只此一丞可笑。今見黃巾寇起，聚集鄉中少年及諸商旅，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前來接應。孫堅爲吳國孫權之父，故百忙中特爲立一小傳。朱雋大喜，便令堅攻打南門，玄德打北門，朱雋打西門，留東門與賊走。孫堅首先登城，斬賊二十餘人，賊衆奔潰。趙弘飛馬挺槊，直取孫堅，堅從城上飛身奪弘槊，刺弘下馬。了却却騎弘馬飛身往來殺賊。寫得孫堅如此英雄，可見孫仲謀分鼎亦非易易。孫仲引賊突出北門，正遇玄德無心戀戰，只待奔逃。玄德張弓一箭，正中孫仲翻身落馬。了却朱雋大軍隨後掩殺，斬首數萬級。降者不可勝計。南陽一路十數郡皆平，雋班師回。

京詔封為車騎將軍河南尹雋表奏孫堅劉備等功堅有人情除別郡司馬
上任去了饒他十分本事終須
靠人情為之一嘆惟玄德聽候日久不得除授三人鬱鬱不樂上街閒行

正值郎中張鈞車到玄德見之自陳功績鈞大驚隨入朝見帝曰昔黃巾造

反其原皆由十常侍賣官鬻爵非親不用非讎不誅以致天下大亂今宜斬

十常侍懸首南郊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者重加賞賜則四海自清平也不提

玄德却只罵十常
侍拔本塞源之論十常侍奏帝曰張鈞欺主帝令武士逐出張鈞十常侍共議此必

破黃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權且教省家銓注微名待後却再理會

未晚即伏後沙
汰一著因此玄德除授中山府安喜縣尉尅日赴任玄德將兵散回鄉里

細止帶親隨二十餘人與關張來安喜縣中到任署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

犯民皆感化到任之後與關張食則同桌寢則同牀如玄德在稠人廣坐關

張侍立終日不倦今人有此結
拜兄弟否到縣未及四月朝廷降詔凡有軍功為長吏者當

沙汰玄德疑在遣中無人情者如此
吃虧為之一嘆適督郵行部至縣玄德出郭迎接見督郵施禮

督郵坐於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可惡
該打關張二公俱怒及到館驛督郵南面高

坐玄德侍立階下良久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出身所問與董卓如出一口
勢利小人大家都如是玄德曰備

乃中山靖王之後自涿郡剿戮黃巾大小三十餘戰頗有微功因得除今職

督郵大喝曰汝詐稱皇親虛報功績自今朝廷降詔正要沙汰這等濫官汚

吏該打可惡玄德諾諾連聲而退歸到縣中與縣吏相議吏曰督郵作威無非要賄

賂耳此等機關還是縣吏精通玄德曰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物與他次日督郵先提縣吏

去勒令指稱縣尉害民該打可惡玄德幾番自往求免俱被門役阻住不肯放參要不過

紙包耳說却張飛飲了數盃悶酒乘馬從館驛前過來了督郵作威時定然不知有老張見五六十老人

皆在門前痛哭飛問其故衆老人答曰督郵迫勒縣吏欲害劉公我等皆來

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門人趕打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

逕入館驛把門人那裏阻擋得住直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吏綁倒

在地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麼快人快事妙在絕無商量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髮

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椿上縛住前日坐馬上今日縛馬椿上好笑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着力

鞭打打得暢快督郵所望者藤條金耳豈當張公以柳條鞭兒贈也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此柳條十數枝可當甘棠之思玄德正納悶間聽得

縣前喧鬧問左右答曰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玄德忙去觀之見綁縛

者乃督郵也不謂南面高坐人一至于此玄德驚問其故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快人快語絕無商量督

郵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不致不致我本詳釋皇親，虛報功績者安能救公耶。玄德終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住手。

旁邊轉過關公來，曰：兄長建許多大功，謹得縣尉，今反被督郵侮辱，吾思枳

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不如殺却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計。落落丈夫語。玄德

乃取印綬，挂於督郵之頸。可謂挂印督郵。責之曰：據汝害民，本當殺却。今姑饒汝命。莫得

打死之關公乃欲殺之而玄德則姑憐之，三人各自一樣無不酷實。吾繳還印綬從此去矣。如此繳印辭官，法絕奇絕趣。督郵歸告定州太守、太守

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關張三人往代州投劉恢，恢見玄德乃漢室宗親，

留匿在家，不題。按下却說十常侍既握重權，互相商議，但有不從己者，誅之。

趙忠讓差人問破黃巾將士，索金帛不從者，奏罷職。皇甫嵩、朱雋皆不肯與

趙忠等俱奏罷其官。帝又封趙忠等為車騎將軍，張讓等十三人皆封列侯。

朝政愈壞，人民嗟怨。於是長沙賊區星作亂。又是黃巾餘波。漁陽張舉、張純反，舉稱天

子純稱大將軍。又是兩個姓張的。表章雪片告急。十常侍皆藏匿不奏。一日帝在後園與

十常侍飲宴，諫議大夫劉陶逕到。帝前大慟，帝問其故。陶曰：天下危在旦夕，

陛下尚自與閹宦共飲耶。帝曰：國家承平，有何危急。陶曰：四方盜賊並起，侵

掠州郡，其禍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禍在目前矣。

劉陶不
愧姓劉

十常侍皆免冠跪伏於帝前曰大臣不相容臣等不能活矣願乞性命

歸田里盡將家產以助軍資言罷痛哭何異驪姬夜半之哭
奸豎妖姬一般身分帝怒謂陶曰汝亦爲近侍

之人何獨不容朕耶呼武士推出斬之劉陶大呼臣死不足惜可憐漢室天

下四百餘年到此一旦休矣好劉陶武士擁陶出方欲行刑一大臣喝住曰勿得

下手待我諫去衆視之乃司徒陳耽逕入宮中來諫帝曰劉諫議得何罪而

受誅帝曰毀謗近臣冒瀆朕躬耽曰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陛下敬之

如父母身無寸功皆封列侯况封譖等結連黃巾欲爲內亂亂陛下今不自

省社稷立見崩摧矣言言
痛切帝曰封譖作亂其事不明十常侍中豈無一二忠臣

獄中謀殺之可惜
可恨假帝詔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區星不五十日報捷江夏平

了却了却
區星詔封堅爲烏程侯封劉虞爲幽州牧領兵往漁陽征張舉張純代州劉恢

以書薦玄德於虞虞大喜令玄德爲都尉引兵直抵賊巢與賊大戰數日挫

動銳氣張純專一凶暴士卒心變帳下頭目刺殺張純將頭納獻了却
張純率衆來

降張舉見勢敗亦自縊死了了却
張舉漁陽盡平劉虞表奏劉備大功朝廷赦免鞭督

郵之罪打落得除下密丞遷高堂尉公孫瓚又表劉玄德前功薦爲別部司馬守

平原縣令玄德在平原頗有錢糧軍馬重整舊日氣象劉虞平寇有功封太

尉此文至此一表中平六年夏四月靈帝病篤召大將軍何進入宮商議後事接入何進事那

何進起身屠家因妹入宮爲貴人生皇子辨遂立爲皇后進由是得權重任

帝又寵幸王美人生皇子協何后嫉妬鳩殺王美人惡可皇子協養於董太后

宮中董太后乃靈帝之母解瀆亭侯劉萇之妻也初因桓帝無子迎立解瀆

亭侯之子是爲靈帝靈帝入繼大統遂迎養母氏於宮中尊爲太后插敘董太后爲後文伏線○迎

養則可尊爲太后非禮也若尊董氏爲太后亦將尊解瀆亭侯爲太上皇乎當時無有諱者蓋由奸邪擅權言路閉塞耳董太后嘗勸帝立皇子協爲太子帝亦偏愛

協欲立之當時病篤中常侍蹇碩奏曰若欲立協必先誅何進以絕後患帝

然其說因宣進入宮進至宮門司馬潘隱謂進曰不可入宮蹇碩欲謀殺公

進大驚急歸私宅召諸大臣欲盡誅宦官座上一人挺身出曰宦官之勢起

自沖質之時朝廷滋蔓極廣安能盡誅倘機不密必有滅族之禍請細詳之

一語道破進視之乃典軍校尉曹操也進叱曰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不料後來朝廷大事都出此小輩之手正

躊躇間潘隱至言帝已崩今蹇碩與十常侍商議祕不發喪矯詔宣何國舅

入宮欲絕後患，册立皇子協爲帝，說未了，使命至，宣進速入，以定後事。操曰：「今日之計先宜正君位，然後圖賊。」語亦不尋常進曰：「誰敢與吾正君討賊？」一人挺身出曰：「願備精兵五千，斬關入內，册立新君，盡誅閹豎，掃清朝廷，以安天下。」進視之，乃司徒袁逢之子袁隗之姪，名紹，字本初，現爲司隸校尉。何進大喜，遂點御林軍五千，紹全身披挂，何進引何顛、荀攸、鄭泰等大臣三十餘員，相繼而入，就靈帝柩前扶立太子，辨卽皇帝位。百官呼拜已畢，袁紹入宮收蹇碩，碩慌走入御園花陰下，爲中常侍郭勝所殺。以宦官殺宦官碩所領禁軍盡皆投順。紹謂何進曰：「中官結黨，今日可乘勢盡誅之。」是張讓等知事急慌，入告何后曰：「始初設謀陷害大將軍者，止蹇碩一人，並不干臣等事。今大將軍聽袁紹之言，欲盡誅臣等，乞娘娘憐憫。」何太后曰：「汝等勿憂，我當保汝。」傳旨宣何進入，太后密謂曰：「我與汝出身寒微，非張讓等焉能享此富貴？今蹇碩不仁，既已伏誅，汝何聽信人言，欲盡誅宦官耶？」婦人誤事何進聽罷，出謂官衆曰：「蹇碩設謀害我，可族滅其家，其餘不必妄加殘害。」何進如此無用，死不足惜袁紹曰：「若不斬草除根，必爲喪身之本。」是進曰：「吾意已決，汝勿多言。」衆官皆退。次日太后命何進參錄尙

書事其餘皆封官職董太后宣張讓等入宮商議曰何進之妹始初我抬舉他今日他孩兒卽皇帝位內外臣僚皆其心腹威權太重我將如何讓對曰娘娘可臨朝垂簾聽政封皇子協爲王加國舅董重大官掌握軍機重用臣等張讓意中只重此句大事可圖矣董太后大喜次日設朝董太后降旨封皇子協爲陳留王董重爲驃騎將軍張讓等共預朝政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權於宮中設一宴請董太后赴席酒至半酣何太后起身捧盃再拜曰我等皆婦人也參預朝政非其所宜昔呂后因握重權宗族千口皆被戮今我等宜深居九重朝廷大事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議乃國家之幸也願垂聽焉說得甚善是而行非董后大怒曰汝鳩死王美人設心嫉妬惡毒分明劈心一掌今倚汝子爲君與汝兄何進之勢輒敢亂言吾敕驃騎斷汝兄首如反掌耳何后亦怒曰吾以好言相勸何反怒耶董后曰汝家屠沽小輩有何見識兩宮互相爭競體統壞盡張讓等各勸歸宮何后連夜召何進入宮告以前事何進出召三公共議來早設朝使廷臣奏董太后原係藩妃不宜久居宮中合仍遷於河間安置限日下卽出國門一面遣人起送董后一面點禁軍圍驃騎將軍董重府宅迫索印綬董重知事急自匆

於後堂家人舉哀軍士方散以外戚張讓段珪見董后一枝已廢遂皆以金珠

玩好結構何進弟何苗并其母舞陽君令早晚入何太后處善言遮蔽因此

十常侍又得近幸一班女子小人人六月何進暗使人酖殺董后於河間驛庭梅太后則不可然迎

子情也置之外藩而又酖殺之何進之罪大矣○今日姓何的弑董后他日姓董的弑何后天之報施亦巧舉柩回京葬於文陵進託病不出司隸校尉袁

紹入見進曰張讓段珪等流言於外言公酖殺董后欲謀大事乘此時不誅

閹宦後必有大禍是昔竇武欲誅內豎機謀不密反受其殃今公兄弟部曲

將吏皆英俊之士兄弟倒未必若使盡力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曰且

容商議左右密報張讓家人骨肉个个向外讓等轉告何苗又多送賄賂苗入奏何后

云大將軍輔佐新君不行仁慈專務殺伐今無端又欲殺十常侍此取亂之

道也后納其言少頃何進入白后欲誅中涓何進真在懷中何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

家故事先帝新棄天下爾欲誅殺舊臣非重宗廟也進本是沒決斷之人沒決斷之

人幹得甚事聽太后言唯唯而出袁紹迎問曰大事若何進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

紹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盡誅閹豎此時事急不容太后不從此計

進曰此計大妙何是此計不妙他偏說大妙想何進胸中如漆便發檄至各鎮召赴京師主簿陳琳曰不可俗

云掩目而捕燕雀是自欺也。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家大事乎？今將軍仗皇威，掌兵權，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誅宦官，如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却反外檄大臣，臨犯京闕，英雄聚會，各懷一心，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亂矣。其言頗盡何進笑曰：「此懦夫之見也。」到底不聽旁人言：「旁邊一人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議。視之乃曹操也。正是。」

欲除君側宵人亂，須聽朝中智士謀。

不知曹操說出甚話來，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 李肅說 呂布

天子者日也。日而借光於螢火，不成其爲日矣。後人以孔明在蜀，耿耿如長庚之照一方。夫長庚則固勝於螢火百倍也。

李肅說呂布一段文字，花團錦簇，凡勸人背叛，勸人弒逆，是最難啓齒之事。今偏不說出偏要教他自說，妙不可言。

奸在君側者，除之貴密。貴速，董卓上表以暴其威，是不密也。頓兵以觀其變，是不速也。

何進不知當密。卓則知之。而故爲不密。何進不知當速。卓則知之。而故爲不速。其意以爲如是。而何進必死。內亂必作。夫然後乘釁入朝。可以惟我所欲爲耳。此皆出李儒之謀。儒亦智矣。乃勸卓收呂布爲心腹。又何愚而失於計也。殺一義父。拜一義父。爲其父者。不亦危乎。卓不疑布。布亦不慮卓之疑己。無謀之人。固不足怪。儒自以爲智。而慮不及此。哀哉。

立德結兩異姓之弟。而得其死力。丁原結一異姓之子。而受其摧殘。其故何也。一則擇弟。而弟弟其所當。弟一則不擇子。而子子其所不當。子也。觀呂布益服關張之篤。義觀丁原益嘆立德之知人。

且說曹操當日對何進曰。宦官之禍。古今皆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若欲治罪。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敗也。所見大勝本初兩
人優劣具見於此何進怒曰。孟德亦懷私意耶。操退曰。亂

天下者。必進也。進乃暗差使命。齎密詔星夜往各鎮去。卻說前將軍鰲鄉侯西涼刺史董卓先爲破黃巾無功。朝廷將治其罪。因賄賂十常侍。幸免。賄賂十常
侍之人安後又結託朝貴。遂任顯官。統西州大軍二十萬。常有不臣之心。是時得

詔大喜。點起軍馬，陸續便行。使其壻中郎將牛輔守住陝西，自己卻帶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提兵望洛陽進發。卓壻謀士李儒曰：「今雖奉詔，中間多有暗昧，何不差人上表，名正言順，大事可圖。」何進暗發詔，李儒乃欲顯上表章，明明要激成內亂。卓大喜，遂上表其略曰：

竊聞天下所以亂逆不止者，皆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之故。臣聞揚湯止沸，不如去薪；潰灘雖痛，勝於養毒。臣敢鳴鐘鼓入洛陽，請除讓等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何進得表，出示大臣。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欲去狐鼠乃召豺狼確論進曰：「汝多疑，不足謀大事。盧植亦諫曰：『植嘗素知董卓爲人而善心，

狼一入禁庭，必生禍患。』不如止之，勿來免致生亂。進不聽。鄭泰、盧植皆棄官

而去。朝廷大臣去者大半。進使人迎董卓於澠池。卓按兵不動。先上表以示威，後按兵以觀變，皆李儒之謀也。

張讓等知外兵到，共議曰：「此何進之謀也。我等不先下手，皆滅族矣。」乃先伏

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入告。何太后曰：「今大將軍矯詔召外兵，至京師，欲滅臣等。望娘娘垂憐，賜救。」太后曰：「汝等可詣大將軍府謝罪。」讓曰：

若到相府骨肉齏粉矣。望娘娘宣大將軍入宮諭止之。如其不從。臣等只就娘娘前請死。太后乃降詔宣進。婦人誤事如此進得詔便行。主簿陳琳諫曰：「太后此詔必是十常侍之謀。切不可去。去必有禍。」

進曰：「太后詔我有何禍事？」袁紹曰：「今謀已泄。事已露。將軍尚欲入宮耶？」曹操曰：「先召十常侍。出然後可入。」真應變之策

進笑曰：「此小兒之見也。」好个大人吾掌天下大權。十常侍敢待如何？紹曰：「公必欲去我等。引甲士護從。以防不測。於是袁紹、曹操各選精兵五百。命袁紹之弟袁術領之。袁術全身披掛。引兵布列青瑣門外。紹與操帶劍護送。何進至長樂宮前。黃門傳懿旨云：「太后特宣大將軍。餘人不許輒入。」將袁紹、曹操等都阻住宮門外。何進昂然直入。可謂大將軍。八面威風。

至嘉德殿門。張讓、段珪出迎。左右圍住。進大驚。讓厲聲責進曰：「董后何罪。妄加酖死。國母喪葬。託疾不出。汝本屠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効。欲謀相害。汝言我等甚濁。其清者誰？」

進慌急欲尋出路。至此而欲尋出路。漢小兒之見矣。宮門盡閉。伏甲齊出。將何進砍為兩段。後人有詩嘆之曰：

漢室傾危天數終。無謀何進作三公。幾番不聽忠臣諫。難免宮中受劍鋒。

左傳曰：惟無殺者可以戮人。何進謀殺董后。其罪亦與十常侍等。

砍為兩段。後人有詩嘆之曰：

漢室傾危天數終。無謀何進作三公。幾番不聽忠臣諫。難免宮中受劍鋒。

讓等既殺何進，袁紹久不見進出，乃於宮門外大呼曰：「請將軍上車，讓等將何進首級從牆上擲出。」

身不能上車而行頭乃得踰牆而出還算逃得一半

宣諭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其餘脅從

盡皆赦宥。」袁紹厲聲大叫：「闔宦謀殺大臣，誅惡黨者前來助戰。」何進都將吳

匡便於青瑣門外放起火來，袁術引兵突入宮庭，但見闔宦不論大小盡皆

殺之。

勢必至此然則又何必召外兵耶

袁紹、曹操、斬關入內，趙忠、程曠、夏憚、郭勝四個被趕至翠花

樓，利爲肉泥。宮中火燄冲天，張讓、段珪、曹節、侯覽將太后及太子併陳留王

劫去內省，從後道走北宮。時盧植棄官未去，見宮中事變，擐甲持戈立於閣

下，遙見段珪擁逼何后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安敢劫太后。」段珪回身便

走，太后從窗中跳出，植急救得免。

國舅輪牆止刺一頭太后跳避得保全寡猶幸矣

吳匡殺入內庭，見何苗亦提

劍出，匡大呼曰：「何苗同謀害兄，當共殺之。」衆人俱曰：「願斬謀兄之賊。」苗欲走

四面圍定，砍爲肉泥。紹復令軍士分頭來殺，十常侍家屬不分大小，盡皆誅

絕，多有無鬚者誤被殺死。

此時鬚子大得便宜

曹操一面救滅宮中之火，請何太后權攝大

事，遣兵追襲張讓等，尋覓少帝。

孟德舉動畢竟不同

且說張讓、段珪劫擁少帝及陳留王，冒

烟突火，連夜奔走，至北邙山約三更時分，後面喊聲大舉，人馬趕至當前，河

南中部椽吏閔貢大呼逆賊休走張讓見事急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未

知虛實不敢高聲伏於河邊亂草之內軍馬四散去趕不知帝之所在帝與

王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饑餒相抱而哭又怕人知覺吞聲草莽之中寇則伏莽

陳留王曰此間不可久戀須別尋活路於是二人以衣相結爬上岸邊

滿地荆棘黑暗之中不見行路正無奈何忽有流螢千百成羣光芒照耀只

在帝前飛轉炎劉之勢昔如日月今為螢光火德衰矣陳留王曰此天助我兄弟也遂隨螢火而行漸漸見

路行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山崗邊見一草堆帝與王臥於草堆之中可為草頭

堆前面是一所莊院院主是夜夢兩紅日墜於莊後兩紅日正應陳留亦為帝之兆驚覺披衣出戶

四下觀望見莊後草堆上紅光冲天然則螢光相隨直以光引光耳慌忙往視卻是二人臥於草畔

莊主問曰二少年誰家之子帝不敢應陳留王指帝曰此是當今皇帝遭十

常侍之亂逃難到此吾乃皇弟陳留王也莊主大驚再拜曰臣先朝司徒崔

烈之弟崔毅也因見十常侍賣官嫉賢故隱於此崔烈此弟頗勝於兄遂扶帝入莊跪進酒

食卻說閔貢趕上段珪拿住問天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相失不知何往貢

遂殺段珪懸頭於馬項下分兵四散尋覓自己卻獨乘一馬隨路追尋偶至

崔毅莊毅見首級問之貢說詳細崔毅引貢見帝君臣痛哭貢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陛下還都崔毅莊上止有瘦馬一匹備與帝乘貢與陳留王共乘

一馬帝曰萬乘王曰千乘大夫亦曰百乘今一帝一王一臣止共騎得二馬可嘆

離莊而行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一行人衆數百人

馬接着車駕君臣皆哭先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師號令另換好馬與帝及

陳留王騎坐細簇帝還京先是洛陽小兒謠曰帝非帝王非王千乘萬騎走

北邙至此果應其識後來帝廢為王王反為帝所謂帝非帝王非王此時只應得末一句那知後來却應在首二句耶車駕行不到數里忽見旌旗

蔽日塵土遮天一枝人馬到來百官失色帝亦大驚袁紹驟馬出問何人繡

旗影內一將飛出厲聲曰天子何在不答袁紹竟問天子氣勢便來得不好帝戰慄不能言陳留王勒馬

向前叱曰來者何人卓曰西涼刺史董卓也董卓至此時始來皆李傕之計也陳留王曰汝來保駕

耶汝來劫駕耶卓應曰特來保駕陳留王曰既來保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

卓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自初至終並無失語獻帝此時

卓暗奇之已懷廢立之意是日還宮見何太后俱各痛哭檢點宮中

不見了傳國玉璽爲後文孫堅得獻伏線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

頗強人意何後來倦憊之甚也

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宮廷，略無禁憚。後軍校尉鮑信來見袁紹，言董卓必有異心，可速除之。若欲除之，不如勿召，既已召之，欲除則難矣。紹曰：「朝廷新立，未可輕動。」鮑信見王允亦言

其事，允曰：「且容商議。」信自引本部軍兵投泰山去了。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

下之兵，盡歸掌握，私謂李儒曰：「吾欲廢帝，立陳留王，何如？」不過欲借廢立以張威，非真有愛于陳留也。李儒

曰：「今朝廷無主，就不此時行事，遲則有變矣。」來日於溫明園中聚集百官，諭

以廢立有不從者，斬之，則威權之行正在今日。卓喜，次日大排筵會，遍請公

卿。公卿皆懼董卓，誰敢不到。卓待百官到了，然後徐徐到園門下馬。妝模倣樣，帶

劍入席，酒行數巡，卓教停酒止樂，乃厲聲曰：「吾有一言，衆官靜聽。」衆官側耳

卓曰：「天子爲萬民之主，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今上懦弱，不若陳留王

聰明好學，可承大位。吾欲廢帝，立陳留王，諸大臣以爲如何？」鳴鐘鼓入洛陽，不是來殺，十常侍特來廢皇帝耳。諸

官聽罷，不敢出聲。座上一人推案直出，立於筵前，大呼不可，不可。汝是何人

敢發大語？天子乃先帝嫡子，初無過失，何得妄議廢立？汝欲爲篡逆耶？」此時此人不可少。

卓視之，乃荊州刺史丁原也。卓怒叱曰：「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遂掣佩劍欲斬

丁原。時李儒見丁原背後一人，生得氣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執方天畫戟，怒

目而視。先從李儒眼中虛畫一呂布○此處先寫節李儒急進曰今日飲宴之處不可談國政來日向都堂

公論未遲衆人皆勸丁原上馬而去卓問百官曰吾所言合公道否盧植曰

明公差矣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惡三

千餘條故霍光告太廟而廢之今上雖幼聰明仁智並無分毫過失公乃外

郡刺史素未參與國政又無伊霍之大才何可強主廢立之事聖人云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正論侃侃不愧為玄德之師卓大怒拔劍向前欲殺植議郎彭

伯諫曰盧尚書海內人望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司徒王允曰廢立

之事不可酒後相商另日再議。王允此時胸中已有成算於是百官皆散卓按劍立於園門忽

見一人躍馬持戟於園門外往來馳驟。又從董卓眼中虛畫一呂布○前只寫戟此處添寫馬卓問李儒此何人也

儒曰此丁原義兒姓呂名布字奉先者也。在李儒口中方實主公且須避之。添此一句張皇之極卓

乃入園潛避次日人報丁原引軍城外搦戰卓怒引軍同李儒出迎兩陣對

圓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披百花戰袍擗唐猊鎧甲繫獅蠻寶帶縱馬挺戟

隨丁建陽出到陣前。又雙從董卓李儒眼中實寫一呂布○看他先寫狀貌次寫姓名次寫裝束先寫戟次寫馬次寫冠帶袍甲都作數層落出妙建陽指卓罵曰國家不

幸闔宦弄權以致萬民塗炭爾無尺寸之功焉敢妄言廢立欲亂朝廷董卓

未及回言呂布飛馬直殺過來董卓慌走建陽率軍掩殺卓兵大敗退三十餘里下寨聚衆商議卓曰吾觀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

前一人出口曰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知其勇而無謀見利忘義二語說盡奉先某憑

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降可乎卓大喜視其人乃虎賁中郎將李肅

也卓曰汝將何以說之肅曰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兔日行千里此處輕輕

略贊一句須得此馬再用金珠以利結其心某更進說詞呂布必反丁原來投主公

矣卓問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看他翁婿二人口口欲取天下煞是可笑卓欣然

與之今不惜名馬後獨惜愛姬何也更與黃金一千兩明珠數十顆玉帶一條李肅齎了禮物投奔

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速報呂將軍有故人來見軍人報知布命

入見肅見布曰賢弟別來無恙布揖曰久不相見今居何處肅曰現任虎賁

中郎將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

如履平地此處又添贊一句名曰赤兔特獻與賢弟以助虎威且不說是董卓之馬甚妙布便令牽過來看

果然那馬渾身上下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項高

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從呂布眼中看出渾身上下好處層次出落得妙○此馬將爲雲長騎坐故先于此處極寫之後人有詩單道

赤兔馬曰

奔騰千里蕩塵埃。渡水登山紫霧開。掣斷絲韁搖玉轡。火龍飛下九天來。

布見了此馬大喜。極寫名將愛馬謝肅曰：兄賜此良駒，將何以爲報？肅曰：某爲義氣而

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令尊卻嘗會來。妙在

布曰：兄醉矣。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相會？肅大笑曰：非也。某說

今日丁刺史耳。妙明明布惶恐曰：某在丁建陽處，亦出於無奈。妙哉妙哉肅曰：賢

弟有擎天駕海之才，四海孰不欽敬。功名富貴如探囊取物，何言無奈？而在

人之下乎？看他逼入布曰：恨不逢其主耳。等他白肅笑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

而事。見機不早，悔之晚矣。惡極又布曰：兄在朝廷，觀何人爲世之英雄？等他先肅

曰：某遍視羣臣，皆不如董卓。疾董卓爲人敬賢禮士，賞罰分明，終成大業。布

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等他白肅取金珠玉帶，列於布前。馬與金珠玉帶分兩番取出先後次序得妙布驚曰：

何爲有此肅令叱退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公久慕大名，特令某將此奉獻。赤

兔馬亦董公所贈也。至此方纔說明妙絕布曰：董公如此見愛，某將何以報之？肅曰：如某之

不才，尚爲虎賁中郎將。公若到彼，貴不可言。布曰：恨無涓埃之功，以爲進見。

之禮。說他白肅曰：功在翻手之間，公不肯爲耳。惡極布沉吟良久曰：吾欲殺丁原。

引軍歸董卓。何如？此句亦等他自己說惡極妙極肅曰：賢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遲。

在於速決。得他自肯便即催之布與肅約於明日來降，肅別去。是夜二更時分，布提刀逕入

丁原帳中，原正秉燭觀書。見布至，曰：吾兒來有何事故？布曰：吾堂堂丈夫，安

肯爲汝子乎？堂堂丈夫不肯爲丁原子然堂堂丈夫又何猶爲董卓子乎總是金珠赤兔在那裏說話耳原曰：奉先何故變心？便不敢叫吾兒了布向前一刀

砍下丁原首級，大呼左右：丁原不仁，吾已殺之，肯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

軍士散去大半。次日，布持丁原首級往見李肅，肅遂引布見卓。卓大喜，置酒

相待。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將軍，如旱苗之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公

若不棄布，請拜爲義父。方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殺得容易亦拜得容易卓以金甲錦袍賜布，暢飲而散。卓自是

威勢越大，自領前將軍事，封弟董卓爲左將軍，鄆侯封呂布爲騎都尉，中郎

將都亭侯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仍接殺到廢立事卓乃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

布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是日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

今上閣弱，不可以奉宗廟。吾將依伊尹、霍光故事。今特引二故事却是從虛植口中學來足見其胸中無物廢帝爲弘

農王，立陳留王爲帝。有不從者，斬。羣臣惶怖，莫敢對。中軍校尉袁紹挺身出

曰。今上卽位未幾。並無失德。汝欲廢嫡立庶。非反而何。

勅召外兵者公也。今日罵董卓晚矣。

卓怒曰。天

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袁紹亦拔劍曰。汝劍利。吾劍未嘗不利。兩箇在筵上對敵。正是。

丁原仗義身先喪。袁紹爭鋒勢又危。

畢竟袁紹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爲皇

謀董賊孟德獻刀

呂后慘殺戚姬。而惠帝無子。何后酖死王美人。而少帝不終。豈非天哉。且也前有何進之弑董后。後有董卓之弑何后。天道好還。於茲益信。

丁管伍孚。奮不顧身。若使兩人當曹操之地。必不肯爲獻刀之舉矣。曹操欲謀人。必先全我身。丁管伍孚所不及。曹操者智也。曹操所不及。丁管伍孚者忠也。假令當日縣令不肯釋放伯奢。果然報官。而曹操竟爲董卓所殺。則天下後世豈不以爲漢末忠臣。固無有過於曹操者哉。王莽謙恭下士。而後人有詩嘆之曰。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孟德殺伯奢一家。誤也可原也。至殺伯奢則惡極矣。更說出甯使我負人。休教人負我之語。讀書者至此。無不誦之。詈之。爭欲殺之矣。不

知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者。誰復能開此口乎。至於講道學諸公。且反其語曰。寧使人負我。休教我負人。非不說得好聽。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學。孟德二語者。則孟德有不失爲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輩之口。是心非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

若使首卷張飛於路中殺却董卓。此卷陳宮於店中殺却曹操。豈不大快。然使爾時卽便殺却。安得後面有許多怪怪奇奇。異樣驚人文字。蒼蒼者將演出無數排場。此二人卻是要緊脚色。故特留之耳。

且說董卓欲殺袁紹。李儒止之曰。事未可定。不可妄殺。袁紹手提寶劍辭別

百官而出。懸節東門奔冀州去了。

亦去得慷慨

卓謂太傅袁隗曰。汝姪無禮。吾看汝

面姑恕之。

今既因叔恕姪後何因姪殺叔

廢立之事如何。隗曰。太尉所見是也。

姪兒太剛叔子太軟

卓曰。敢有阻大

議者。以軍法從事。羣臣震恐。皆云。一聽尊命。宴罷。卓問侍中周毖。校尉伍瓊曰。袁紹此去。若何。周毖曰。袁紹忿忿而去。若購之急。勢必有變。且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倘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爲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

一个說他有用

伍瓊曰。袁紹好謀

無斷四字評不足爲慮，誠不若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一個說他無用卓從之，卽日差人拜

紹爲渤海太守。九月朔，請帝陞嘉德殿大會文武。卓拔劍在手，對衆曰：天子

闇弱，不足以君天下。今有策文一道，宜爲宣讀，乃命李儒讀策曰：

孝靈皇帝早棄臣民，皇帝海內仰望，而帝天資輕佻，威儀不恪，居喪慢惰，

否德既彰，有忝大位。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

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毋乃有闕。陳留王協聖德，偉懋規矩，肅然居喪，哀

戚言不以邪，休聲美譽，天下所聞，宜承皇業，爲萬世統。茲廢皇帝，爲弘農

王。皇太后還政，請奉陳留王爲皇帝，應天順人，以慰生靈之望。

李儒讀策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綬，北面長跪，稱臣聽命。又呼太后

去，服候帝勅。帝后皆號哭，羣臣無不悲慘。階下一大臣憤怒高叫曰：賊臣董

卓敢爲欺天之謀，吾當以頸血濺之。揮手中象簡，直擊董卓。此象簡亦可云擊賊笏卓大怒，

喝武士拿下，乃尙書丁管也。卓命牽出斬之，管罵不絕口，至死神色不變。此時不可

無此人後人有詩嘆曰：

董賊潛懷廢立圖，漢家宗社委邱墟。滿朝臣宰皆囊括，惟有丁公是丈夫。

卓請陳留王登殿羣臣朝賀畢卓命扶何太后并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於永安宮閒住封鎖宮門禁羣臣無得擅入昔桓靈禁錮黨人今董卓禁錮天子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九月即被廢卓所立陳留王協表字伯和靈帝中子即獻帝也時年九歲改元

初平董卓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威福莫比李儒勸卓擢用

名流以收人望從來權臣大都如是因薦蔡邕之才卓命徵之邕不赴初念原好卓怒使人謂邕曰

如不來當滅汝族求賢之法太峻邕懼只得應命而至卓見邕大喜一月三遷其官拜

為侍中甚見親厚孔光風節於董卓谷永依託於王鳳揚雄失身於新莽鮑山應聘於蔡京古今同嘆卻說少帝與何太后唐妃困於永安

宮中衣服飲食漸漸少缺少帝淚不曾乾李后主所云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也一日偶見雙燕飛於庭

中遂吟詩一首空庭飛鳥任其翔舞冷宮豈主身被牢籠觸目感憤抗聲而吟不知是詩不知是淚詩曰

綠草嫩凝烟裊裊雙飛燕洛水一條青陌上人稱羨前半首咏燕興也此也遠望碧雲深

是吾舊宮殿目斷舊宮不能奮飛賦不如雙燕之得反故巢矣傷哉何人仗忠義洩我心中怨後半首自咏賦也詩好

董卓時常使人探聽是日獲得此詩來呈董卓卓曰怨望作詩殺之有名矣

遂命李儒帶武士十人入宮弑帝帝與后妃正在樓上宮女報

李儒至帝大驚儒以燭酒奉帝賦詩飲酒是最雅事不意有此燕時燭酒之慘毒也帝問何故儒曰春日融和是雙燕飛

殺之何名請教○天子亦以文字取禍千古異聞

李儒至帝大驚儒以燭酒奉帝賦詩飲酒是最雅事不意有此燕時燭酒之慘毒也帝問何故儒曰春日融和是雙燕飛

董相國特上壽酒。好个壽酒太后曰：既云壽酒，汝可先飲。可先飲。儒怒曰：汝不飲耶？呼

左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壽酒不飲，可領此二物。此酒豈可相代？鶴酒可曰壽酒，則二物亦可曰壽禮。唐妃跪告曰：妾

身代帝飲酒，願公存母子性命。請朝文武不如此一女子。儒叱曰：汝何人可代王死？乃舉酒與

何太后曰：汝可先飲。后欲儒先飲，儒亦欲后先飲，只算選敬。后大罵：何進無謀，引賊入京，致有今日之禍。

此時方悟何進誤事不識，亦念及董太后王美人否。儒催逼帝曰：容我與太后作別，乃大慟而作歌。甚矣帝之多文也，既作感懷詩于前，復作絕命詞于

後文章無救于禍，忠我為天子一哭，更為文章一哭。其歌曰：

天地易兮日月翻，棄萬乘兮退守藩。為臣逼兮命不久，大勢去兮空淚潸。

唐妃亦作歌曰：

皇天將崩兮后土頽，身為帝姬兮恨不隨。生死異路兮從此別，奈何煢速

兮心中悲。

歌罷相抱而哭。李儒叱曰：相國立等同報，汝等俄延，望誰救耶？太后大罵董

賊逼我母子，皇天不佑，汝等助惡，必當滅族。儒大怒，雙手扯住太后，直擲下

樓。叱武士絞死唐妃，以鳩酒灌殺少帝。極極李儒之罪，浮于董卓。還報董卓命葬於城外，自

此每夜入宮，奸淫宮女，夜宿龍牀。便是強盜所為，不成氣候。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

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

懸頭千餘顆於車下。連軫還都。揚言殺賊大勝而回。末世官軍捕盜往往如於城下焚

燒人頭。以婦女財物分散衆軍。越騎校尉伍孚。字德瑜。見卓殘暴。憤恨不平。

嘗於朝服內披小鎧。藏短刀。欲伺便殺卓。一日卓入朝。孚迎至閣下。拔刀直

刺卓。特敘曹操行刺却先有伍孚行刺作引天然奇妙○孚之勇往直前較勝于操蓋曹操強身伍孚不顧身也卓氣力大。兩手摳住呂布。便入揪倒伍孚。

卓問曰。誰教汝反。孚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反字駁得暢快汝罪

惡盈天。人人願得而誅之。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卓大怒。命牽出剖劓之。

孚至死。罵不絕口。後人有詩讚之曰。

漢末忠臣說伍孚。冲天豪氣世間無。朝堂殺賊名猶在。萬古堪稱大丈夫。

董卓自此出入常帶甲士護衛。時袁紹在渤海。聞知董卓弄權。乃差人齎密

書來見王允。夾寫袁紹致書前應懸節出奔後伏興兵會照妙甚○按敘出王允尤妙書略曰。

卓賊欺天廢主人。不忍言而公恣其跋扈。如不聽聞。豈報國效忠之臣哉。

紹今集兵練卒。欲掃清王室。未敢輕動。公若有心當乘間圖之。倘有驅使

卽當奉命。

王允得書尋思無計一日於侍班閣子內見舊臣俱在允曰今日老夫賤降

非請衆官吃司徒壽酒正為天子前日曾吃李儒壽酒耳

衆官皆曰必來祝壽當晚王允設

宴後堂公卿皆至酒行數巡王允忽然掩面大哭

絕不說起胸中心事突然放聲大哭一則想着前日天子吃壽酒之眼淚一則今日衆人吃壽酒之眼淚

衆官驚問曰司徒貴誕何故發悲允曰今日並非賤降因欲邀衆位一

也是至情亦是妙用

敘恐董卓見疑故托言耳董卓欺主弄權社稷旦夕難保想高皇誅秦滅楚

奄有天下誰想傳至今日乃喪於董卓之手此吾所以哭也於是衆官皆哭

徒作楚囚相對亦何益耶

坐中一人獨撫掌大笑衆人皆哭我獨笑的甚妙人曰滿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還

能哭死董卓否妙語解頤允視之乃驍騎校尉曹操也畢竟曹公獨別允怒曰汝祖宗亦食祿

漢朝今不思報國而反笑耶操曰吾非笑別事笑衆位無一計殺董卓耳操

雖不才願卽斷董卓頭懸之都門以謝天下其言甚壯允避席問曰孟德有何高見

操曰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欲乘間圖之耳有心今卓頗信操操因得時近卓

聞司徒有七寶星刀一口願借與操入相府刺殺之雖死不恨袁紹致書孟德獻刀一樣憤激而操更壯

曰孟德果有是心天下幸甚遂親自酌酒奉操操灑酒設誓允隨取寶刀與

之操藏刀飲酒畢卽起身辭別衆官而去寫得慷慨動色彷彿荆軻渡易水時衆官又坐了一回亦俱

散訖次日曹操佩着寶刀來至相府問丞相何在從人云在小閣中操竟入

見董卓坐於牀上呂布侍立於側讀書者至此為曹操捏一把汗卓曰孟德何來遲操曰馬羸行

遲耳虧此一句後來好逃走卓顧謂布曰吾有西涼進來好馬奉先可親去揀一騎賜於孟

德多謝少停當布領命而去妙機操暗忖曰此賊合死我亦即欲拔刀刺之懼賊力大

未敢輕動有鑑於伍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臥轉面向內湊巧操又思曰此賊

當休矣我亦急掣寶刀在手讀至此又為曹操捏一把汗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鏡中照見

曹操在背後拔刀意外出奇之事急回身問曰孟德何為讀書者至此大為曹操捏一身汗時呂布已牽馬

至閣外夾寫此句更令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恩相好權變的是奸雄也

刺卓何必寶刀其所以請寶刀者預為地也獻刀之舉未必不在曹操意中卓接視之見其刀長尺餘七寶嵌飾極其鋒利果寶刀

也補寫寶刀忙中開筆如此寶刀固不當以董卓之頭血汚之遂遞與呂布收了操解鞞付布先拔刀後解鞞明明行刺董卓愚莽故不會尋卓引操出閣

見馬操謝曰願借試一騎妙極未及試刀今卓就教與鞍轡細操牽馬出相府加鞭

望東南而去來使遲去便快○惟託馬羸未必不為此時地也好雄妙算如神布對卓曰適來曹操似有行刺之狀及被喝

破故推獻刀畢竟呂布垂覺些卓曰吾亦疑之此是順口話適正說話間適李儒至此君若早來卓以

其事告之儒曰操無妻小在京惟其如此所以去得放心去得乾淨只獨居寓所今差人往召

如彼無疑而便來則是獻刀如推託不來則必是行刺便可擒而問也

董卓卓然其說即差獄卒四人往喚操差獄卒便是去了良久孟德去遠矣回報曰操不曾回

寓乘馬飛出東門門吏問之操曰丞相差我有緊急公事縱馬而去矣此段在獄辛口中補

叙出來儒曰操賊心虛逃竄行刺無疑矣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我儒

曰此必有同謀者待拿住曹操便可知矣讀書者至此又為王允擔憂卓遂令徧行文書畫影圖

形捉拿曹操擒獻者賞千金封萬戶侯窩藏者同罪且說曹操逃出城外飛

奔譙郡路經中牟縣為守關軍士所獲讀書者至此不特為曹操着急且益為王允擔憂擒見縣令且不說出縣令是誰好操言

我是客商覆姓皇甫何不云覆姓夏侯縣令熟視曹操沉吟半晌是何故耶令人驚疑不定乃曰吾前在洛

陽求官時曾認得汝是曹操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明日解去京師請賞熟視

後却說此數語孟德奈何把關軍士賜以酒食而去細至夜分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曹操

且至後院中審究精細此熟視沉吟時算定者問曰我聞丞相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禍操曰燕

雀安知鴻鵠志哉汝既拿住我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此縣令須以此言動之奸雄眼力過人縣令屏

退左右細謂操曰汝休小覷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是有心人操曰吾祖宗世

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偏是好雄會說道學語吾屈身事卓者欲乘間圖之為國

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是曹操此時竟是一位正人。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問得緊要。操曰：

吾將歸鄉里發矯詔，召天下諸侯興兵共誅董卓。吾之願也。詞直氣壯。○後文縣事先逗露於此。

令聞言，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真天下忠義之士也。非獨縣令信之，讀書者至此亦幾信之。○寫縣令先

沉吟次密語後拜服最有次序。曹操亦拜問縣令姓名。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公臺。至此方出姓名好。老母妻

子皆在東郡。此處先說老母妻子，遙對後白門樓中語。今感公忠義，願棄一官從公而逃。不特相救且復相從宮之，于操其恩不可謂不厚矣。操甚

喜。是夜陳宮收拾盤費，與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劍一口。細乘馬投故鄉來行

了。三日至成臯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處。二語是絕妙，一幅畫景。謂宮曰：此間有一

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結義弟兄。就往問家中消息，覓一宿如何。聞開而來。宮曰：最

好。二人至莊前下馬入見。伯奢奢曰：我聞朝廷遍行文書捉汝，甚急。汝父已

避陳留去了。應上家中消息句。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陳縣令已粉骨碎身

矣。異日白門樓中何不記此一語。伯奢拜陳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滅門矣。曹氏幸不滅門，君家却即刻有滅門之禍。使君寬

懷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應上寬宿句。說罷，即起身入內，良久始出。寫得舉動可疑。謂陳宮

曰：老夫家無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來相待。言訖，忽上驢而去。更是可疑。操與宮

坐久，忽聞莊後有磨刀之聲。一發疑。操曰：呂伯奢非吾至親。應上結義弟兄句。此去可疑，當

竊聽之。非獨操疑之讀書者至此亦深疑之二人潛步入草堂後。但聞人語曰：縛而殺之。何如？操曰：

是矣。二字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拘獲。遂與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殺不在董家試刀却

來呂家。一連殺死八口。八口之家無一全矣搜至廚下，卻見縛一猪欲殺。昔呂后曾以人為臠，今曹操誤認臠為人而呂氏全家被殺，伯耆、呂氏苗裔與否

則何以有。此惡報耶。宮曰：孟德多心，誤殺好人矣。急出莊上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見伯奢

驢鞍前，驕懸酒二瓶，攜果菜而來。又是一幅畫圖叫曰：賢姪與使君何故便去？操曰：避

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適來入內，瓦久正為分付此耳。○丈人止宿子路不過雞黍，是供今何必殺猪相款

賢姪使君何憎一宿，速請轉騎，操不顧策馬便行，行不數步，忽拔劍復

回，叫伯奢曰：此來者何人？伯奢回頭看時，操揮劍砍伯奢於驢下。乃翁之結義兄弟也，而既殺其家復殺其

肯干休。若率眾來追，必遭其禍矣。此等見識在曹操原自不差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甯

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曹操從前竟似一個好人，到此忽然說出奸雄心，事此二語是開宗明義第一章陳宮默然，當夜行數

里，月明中敲開客店門投宿。又是一幅絕妙畫景，忙中忽偏有此點綴妙喂飽了馬，曹操先睡，陳宮尋思我

將謂曹操是好人，棄官跟他，原來是個狠心之人。今日留之，必為後患。不便

欲拔劍來殺曹操。該正是

身咄哉阿瞞豈堪復與劉關張三人作狗彘耶

設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來一路人。畢竟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董卓不亂。諸鎮不起。諸鎮不起。三國不分。此一卷。正三國之所自來也。故先敘曹操發檄舉事。次敘孫堅當先敢戰。末敘劉備三人英雄無敵。其餘諸人紛紛滾滾。不過如白茅之藉琬琰而已。

袁紹不識立德兄弟。無足責也。本初亦是人豪。乃亦拘牽俗見。不能格外用人。此孟德之所以爲可見也。今人都罵孟德奸雄。吾恐奸雄非常人所可罵。還應孟德罵人不奸雄耳。

甚矣目前地位之不足量英雄也。十八鎮諸侯。以盟主推袁紹。而後來分鼎。竟屬孫曹。且孫曹雖爲吳魏之祖。而僭號稱尊。尙在後嗣。其異日堂堂天子正位。繼統者。乃立公孫瓚。背後之一縣令。嗚呼英雄。豈易量哉。公孫瓚背後之一人。爲驚天動地之人。而此一人。又有背後之兩人。又是驚天動地之人。英雄不得志時。往往居人背後。俗眼不能

識。直待其驚天動地而後嘆。前者立人背後之日。交臂失之。孰知其背後冷笑之意。固已視十八路諸侯如草芥矣。

卻說陳宮正欲下手殺曹操。忽轉念曰：我為國家跟他到此。殺之不義。不若

棄而他往。插劍上馬。不等天明。自投東郡去了。陳宮不隨曹操。可謂知人。然後却去。隨呂布則猶未為知人也。操覺不見陳

宮。尋思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疑我不仁。操自以為不仁。可謂自知之明。棄我而去。吾當急行。不可

久留。遂連夜到陳留。尋見父親。備說前事。欲散家資。招募義兵。父言資少。恐

不成事。此間有孝廉衛弘。疏財仗義。其家巨富。富者必不疎財。疎財者必不富。今日疎財矣。而又曰其家巨富何也。蓋不疎財者善藏其富。必不使人知其有富名。

其家巨富正在疎財上見得耳。若得相助。事可圖矣。操置酒張筵。拜請衛弘到家。告曰：今漢室無主。

董卓專權。欺君害民。天下切齒。操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公乃忠義之士。敢

求相助。衛弘曰：吾有是心。久矣。恨未遇英雄耳。既孟德有大志。願將家資相

助。脫盡富人習套。不愧為孝廉矣。操大喜。於是先發矯詔。馳報各道。然後招集義兵。豎起招兵白

旗。一面上書忠義二字。有聲有色。古來真正奸雄。未有不借此二字而起。不數日間。應募之士如雨。駢集。一日有

一箇陽平衛國人。姓樂名進。字文謙。來投曹操。又有一箇山陽鉅鹿人。姓李

名典。字曼成。也來投曹操。操皆留為帳前吏。又有沛國譙人夏侯惇。字元讓。

乃夏侯嬰之後。自小習槍棒。年十四從師學武。有人辱罵其師。惇殺之。逃於外方。聞知曹操起兵。與其族弟夏侯淵兩箇各引壯士千人來會。李典樂進各自一人來夏侯摩夏侯淵却

是兩人同來又帶着千人而來法各自不同此二人本操之弟兄。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

因此是同族。忽然替曹操攪親殺眷雖是再將他家世細述一番亦是作者閒中冷筆不數日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兵千餘來

助。不姓曹而同族者既有兩人今姓曹而同族者又有兩人可發一笑曹仁字子孝。曹洪字子廉。二人弓馬嫻熟。武藝精通。操

大喜於村中操練軍馬。衛弘盡出家財置辦衣甲旗旛。精兵四方送糧食者不

記其數。纒足○以上一段極寫曹氏一時袁紹得操矯詔乃聚麾下文武引兵三萬離渤海來與曹

操會盟。袁紹先到正與前番致書王允相應操作檄文以達諸郡。檄文曰：

操等謹以大義布告天下。董卓欺天罔地。滅國弑君。穢亂宮禁。殘害生靈。

狠戾不仁。罪惡充積。今奉天子密詔。大集義兵。誓欲掃清華夏。勦戮羣凶。

望興義師。共洩公憤。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可速奉行。

操發檄文去後。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

第一鎮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第二鎮冀州刺史韓馥。

第三鎮豫州刺史孔仙。第四鎮兗州刺史劉岱。

第五鎮。河內太守王匡。

第六鎮。陳留太守張邈。

第七鎮。東郡太守喬瑁。

第八鎮。山陽太守袁遺。

第九鎮。濟北相鮑信。

第十鎮。北海太守孔融。

第十一鎮。廣陵太守張超。

第十二鎮。徐州刺史陶謙。

第十三鎮。西涼太守馬騰。

第十四鎮。北平太守公孫瓚。

第十五鎮。上黨太守張揚。

第十六鎮。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

第十七鎮。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

諸路軍馬多少不等。有三萬者。有一二萬者。各領文官武將。投洛陽來。且說

北平太守公孫瓚。統領精兵一萬五千。路經德州平原縣。正行之間。遙見桑

樹叢中。一面黃旗。數騎來迎。瓚視之。乃劉玄德也。劉玄德不列諸侯之內。却從公孫瓚路上相遇。敘得有意無意。孰知後來虎牢關前。當先出色者。乃是此人。

瓚問曰。賢弟何故在此。玄德曰。舊日蒙兄保備。爲平原縣令。今聞大軍過

此。特來奉候。就請兄長入城歇馬。瓚指關張而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此關

羽張飛。備結義兄弟也。瓚曰。乃同破黃巾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之力。就從玄德帶喪關張

爲虎牢關張本 瓚曰。今居何職。玄德答曰。關羽爲馬弓手。張飛爲步弓手。瓚嘆曰。如此

謂埋沒英雄。千古英雄往往如此爲之一嘆今董卓作亂天下諸侯共往誅之賢弟可棄此卑官一

同討賊力扶漢室若何玄德曰願往張飛曰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

日之事。快人快語又照應前文雲長曰事已至此即當收拾前去玄德關張引數騎跟公孫

瓚來曹操接着衆諸侯亦陸續皆至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二百餘里操乃宰

牛殺馬大會諸侯商議進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義必立盟主衆聽約

束然後進兵操曰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故吏漢朝名相之裔可爲盟主。不遇以門

之推紹再三推辭衆皆曰非本初不可紹方應允次日築臺三層遍列五方旗

幟上建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請紹登壇紹整衣佩劍慨然而上焚香再拜其

盟曰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紹等懼社

稷淪喪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必無二志有

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讀畢歃血衆因其辭氣慷慨皆涕泗橫流歃血已罷下壇衆扶紹升帳而坐

兩行依爵位年齒分別坐定操行酒數巡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聽調遣同

扶國家勿以強弱計較。破先喝袁紹曰：紹雖不才，既承公等推爲盟主，有功必賞。

有罪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守，勿得違犯。衆皆曰：唯命是聽。紹曰：

吾弟袁術總督糧草，應付諸營，無使有缺。與後不肯發糧相照更須一人爲先鋒，直抵汜水。

關挑戰，餘各據險要，以爲接應。長沙太守孫堅出曰：堅願爲前部。此處極高孫氏紹曰：

文臺勇烈，可當此任。堅遂引本部人馬，殺奔汜水關來。守關軍士差流星馬

往洛陽丞相府告急。董卓自專大權之後，每日飲宴，李儒接得告急文書，逕

來稟卓。卓大驚，急聚衆將商議。溫侯呂布挺身出曰：父親勿慮。關外諸侯布

視之如草芥，願提虎狼之師，盡斬其首，懸於都門。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

無憂矣。言未絕，呂布背後一人。呂布背後有人，那知公瓚背後亦有人高聲出曰：割雞焉用牛刀，不勞溫

侯親往，吾斬衆諸侯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卓視之，其人身長九尺，虎體狼腰，

豹頭猿臂，關西人也。姓華，名雄。卓聞言大喜，加爲驍騎校尉，撥馬步軍五萬。

同李肅、胡軫、趙岑、星夜赴關迎敵。衆諸侯內有濟北相鮑信，尋思：孫堅既爲

前部，怕他奪了頭功，暗撥其弟鮑忠先將馬步軍三千，逕抄小路，直到關下。

搦戰。華雄引鐵騎五百飛下關來，大喝：賊將休走！鮑忠急欲退，被華雄手起

刀落斬於馬下。

先寫鮑忠之死以觀孫堅之勇

生擒將校極多。華雄遣人齎鮑忠首級來相府報捷。卓加雄爲都督。却說孫堅引四將直至關前。那四將第一個石平。北土垠人。姓程。名普。字德謀。使一條鐵脊蛇矛。第二個姓黃。名蓋。字公覆。零陵人也。

使鐵鞭。第三個姓韓。名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使一口大刀。第四個姓祖

名茂。字大榮。吳郡富春人也。使雙刀。孫堅披爛銀鎧。裹赤幘。

此處先寫赤幘爲後文伏線。橫古

錠刀。騎花鬃馬。指關上而罵曰。助惡匹夫。何不早降。華雄副將胡軫引兵五

千出關迎戰。程普飛馬挺矛。直取胡軫。鬪不數合。程普刺中胡軫咽喉。死於

馬下。

寫程普正是寫孫堅副將如此主將可知

堅揮軍直殺至關前。關上矢石如雨。孫堅引兵回至梁東屯

住。使人於袁紹處報捷。就於袁術處催糧。或說術曰。孫堅乃江東猛虎。若打

破洛陽。殺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今不與糧。彼軍必敗。術聽之不發糧

草。袁術誤事可恨可恨孫堅軍缺食。軍中自亂。細作報上關來。李肅爲華雄謀曰。今夜我引

一軍從小路下關襲孫堅寨。後將軍攻其前寨。堅可擒也。雄從之。傳令軍士

飽餐。

正與堅軍缺食映照

乘夜下關。是夜月白風清。爲照見赤幘伏線到堅寨時。已是半夜。鼓譟直進。堅

慌忙披挂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鬪不數合。後面李肅軍到。令軍士放起

火來。

風月之下放火風助火勢火助月光分外猛烈

堅軍亂竄。衆將各自混戰。止有祖茂跟定孫堅突圍而走。

背後華雄追來。堅取箭連放兩箭。皆被華雄躲過。再放第三箭時。因用力太

猛。拽折了鵠。畫弓只得棄弓縱馬而奔。祖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目爲賊所

認識。可脫幘與某戴之。」祖茂智勇忠義色色具足堅就脫幘換茂盔。分兩路而走。雄軍

只望赤幘者追趕。堅乃從小路得脫。祖茂被華雄追急。將赤幘挂於人家。燒

不盡的庭柱上。却入樹林潛躲。華雄軍於月下遙見赤幘四面圍定。不敢近

前。可知孫堅英勇敵無攝服用箭射之。方知是計。遂向前取了赤幘。祖茂於林後殺出。揮雙刀

欲劈華雄。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殺至天明。雄方引兵上關。程

普黃蓋韓當都來尋見孫堅。再收拾軍馬屯紮。堅爲折了祖茂。傷感不已。星

夜遣人報知袁紹。紹大驚曰：「不思孫文臺敗於華雄之手。便聚衆諸侯商議。

衆人都到。只有公孫瓚後至。紹請入帳列坐。紹曰：「前日鮑將軍之弟不遜。調

遣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軍士。今者孫文臺又敗於華雄。挫動銳氣。

爲之奈何。」獨不說起袁術之不發糧豈非徇私諸侯並皆不語。紹舉目遍視。見公孫瓚背後立着三人。

容貌異常。都在那裏冷笑。此處極寫劉關張如此三人却在人背後立着豈不可嘆豈不可怪紹問曰：「公孫太守背後何人？」瓚

呼玄德出曰此吾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令劉備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黃巾劉

玄德乎偏是他瓚曰然即令劉玄德拜見瓚將玄德之功勞並其出身細說一

遍紹曰既是漢室宗派取座來命坐袁本初只重家世不重功勳可笑備遜謝紹曰吾非敬汝名爵

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玄德乃坐於末位關張又手侍立於後忽探子來報

華雄引鐵騎下關用長竿挑着孫太守赤幘好照來寨前大罵搦戰紹曰誰敢

去戰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小將願往紹喜便着俞涉出馬即時來報

俞涉與華雄戰不三合被華雄斬了虛寫衆大驚太守韓馥曰吾有上將潘鳳

可斬華雄紹急令出戰潘鳳手提大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潘鳳又被

華雄斬了都是寫妙○寫得華雄聲勢越龍得雲長聲勢衆皆失色紹曰可惜吾上將顏良文醜未至得一人

在此何懼華雄亂入此數語一激惱雲長言未畢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

於帳下更耐不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鬚長二尺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

聲如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則異日殺顏良交醜之人也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羽也代答

紹問現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中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

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一弓手今且為王為帝為天尊矣袁氏兄弟四世三公今何在哉即為雲長執鞭掌長之馬亦決不肯也曹操

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袁紹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袁術袁紹真乃難兄難弟操曰：此人儀表不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公曰：如不勝，請斬某頭。操教釀熱酒一杯與關公飲了上馬。阿瞞的關公曰：酒且酌下，某去便來。壯哉出帳提刀飛身上馬，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眾皆失色。亦用虛寫妙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寫得百倍聲勢後人有詩讚之曰：

威鎮乾坤第一功，轅門畫鼓響鏦鏦。雲長停盞施英勇，酒尚溫時斬華雄。曹操大喜，只見玄德背後轉出張飛，高聲大叫：俺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裏殺入關去，活拏董卓更待何時？快人快語袁術大怒，喝曰：俺大臣尚自謙讓，量一縣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趕出帳去。袁術俗物，翼德何不以老拳斷送之世間，此等俗物極多，一談以老拳斷送之也。曹操曰：得功者賞，何計貴賤乎？袁術曰：既然公等只重一縣令，我當告退。操曰：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命公孫瓚且帶玄德關張回寨，眾官皆散。曹操暗使人賚牛酒撫慰三人。曹瞞畢竟是可兒却說華雄手下敗軍報上關來，李肅慌忙寫告急

文書申聞董卓。卓急聚李儒、呂布等商議。儒曰：「今失了上將華雄，賊勢浩大。袁紹爲盟主，紹叔袁隗現爲太傅，倘或裏應外合，深爲不便。可先除之，請丞相親領大軍，分撥勦捕。」卓然其說，喚李傕、郭汜領兵五百圍住太傅袁隗家，不分老幼盡皆誅絕。先將袁隗首級去關前號令。袁紹外不能治其弟內不能肅其叔爲盟主何益卓遂起兵二十萬，分爲兩路而來。一路先令李傕、郭汜領兵五萬把住汜水關，不要廝殺。卓自將十五萬同李儒、呂布、樊稠、張濟等守虎牢關。這關離洛陽五十里。軍馬到關，卓令呂布領三萬軍馬去關前紮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流星馬探聽得報入，袁紹大寨裏來。紹聚衆商議，操曰：「董卓屯兵虎牢，截俺諸侯中路，今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喬瑁、鮑信、袁遺、孔融、張揚、陶謙、公孫瓚八路諸侯往虎牢關迎敵。操引軍往來救應。八路諸侯各自起兵，河內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先是一路人馬呂布帶鐵騎三千飛奔來迎。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勒馬門旗下看時，見呂布出陣，頭帶三叉束髮紫金冠，體挂西川紅錦百花袍，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鎧，腰繫勒甲玲瓏獅蠻帶，弓箭隨身，手持畫戟，坐下嘶風赤兔馬。果然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爲呂布聲勢愈觀劉關張聲勢王匡回頭問曰：「誰敢出戰？」後

面一將縱馬挺槍而出。匡視之。乃河內名將方悅。兩馬相交。無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挺戟直衝過來。匡軍大敗。四散奔走。布東西衝殺。如入無人之境。幸得喬瑁袁遺兩軍皆至。又是兩路人馬來救王匡。呂布方退。三路諸侯各折了些人馬。退三十里下寨。隨後五路軍馬都至。又是五路人馬。八路人馬寫得參差有勢。一處商議。言呂布英雄無人可敵。此時袁術何不以四世三公四個字退却呂布也。正慮間。小校來報。呂布搦戰。八路諸侯一齊上馬。軍分八隊。皆在高崗遙望。呂布一簇軍馬。繡旗招颭。先來衝陣。上黨太守張揚部將穆順出馬挺槍迎戰。被呂布手起一戟。刺於馬下。衆大驚。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使鐵鎚飛馬而出。呂布揮戟拍馬來迎。戰到十餘合。一戟砍斷安國手腕。棄鎚於地而走。八路軍兵齊出。救了武安國。呂布退回去了。衆諸侯回寨商議。曹操曰。呂布英勇無敵。可會八路諸侯共議良策。若擒了呂布。董卓易誅耳。正議間。呂布復引兵搦戰。八路諸侯齊出。公孫瓚揮柵親戰。呂布戰不數合。瓚敗走。布縱赤兔馬趕來。那馬日行千里。飛走如風。看趕上。布舉畫戟望瓚心後。便刺傍邊一將圓睜環眼。倒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飛在此。殺華雄正寫雲長戰呂布先寫翼德都好。

攢便戰張飛飛抖擻精神酣戰呂布連鬪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雲長見了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夾攻呂布三匹馬丁字兒廝殺戰到三十合戰不倒呂布劉玄德掣雙股劍騎黃鬃馬刺斜裏也來助戰這三箇圍住呂布轉燈兒般廝殺今日走馬燈多用三戰呂布故事這便是燈籠八路人馬都看得呆了其實好看此時衆人亦只好看得呂布架隔遮攔不定看着玄德面上虛刺一戟玄德急閃呂布蕩開陣角倒拖畫戟飛馬便回三箇那裏肯捨拍馬起來八路軍兵喊聲大震一齊掩殺呂布軍馬望關上奔走玄德關張隨後趕來古人曾有篇言語單道着玄德關張三戰呂布

漢朝天數當桓靈炎炎紅日將西傾奸臣董卓廢少帝劉協懦弱魂夢驚曹操傳檄告天下諸侯奮怒皆興兵議立袁紹作盟主誓扶王室定太平
溫侯呂布世無比雄才四海誇英偉護軀銀鎧砌龍鱗束髮金冠簪短尾
參差寶帶獸平吞錯落錦袍飛鳳起龍駒跳踏起大風畫戟熒煌射秋水
出關搦戰誰敢當諸侯膽裂心惶惶踴出燕人張翼德手提蛇矛丈八槍
虎鬚倒豎翻金線環眼圓睜起電光酣戰未能分勝敗陣前惱起關雲長

青龍寶刀燦霜雪。鸚鵡戰袍飛蛺蝶。馬蹄到處鬼神嚎。目前一怒應流血。
 英雄玄德掣雙鋒。抖擻天威施勇烈。三人圍繞戰多時。遮攔架隔無休歇。
 喊聲震動天地翻。殺氣迷漫牛斗寒。呂布力窮尋走路。遙望家山拍馬還。
 倒拖畫桿方天戟。亂散銷金五彩旛。頓斷絨繚走赤兔。翻身飛上虎牢關。
 三人直趕呂布到關下。看見關上西風飄動青羅傘。蓋張飛大叫此必董卓。
 追呂布有甚強處。不如先拏董賊。便是斬草除根。快人快語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每回之末

定作異樣驚人語妙絕 正是

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匿玉璽孫堅背約

無故而遷天子。則比於蒙塵無端而遷百姓。則等於流竄。遷天子不易。遷百姓更難。昔漢武徙關中豪傑。擇富者而徙之。其貧者不中徙也。今董卓殺富戶而徙貧民。富者既死於罪。貧者復死於徙。民生其時富亦死。貧亦死。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其不在周宣而在漢獻乎。

平王居東而周衰。光武居東而漢興。其故何也。一則能討申侯而君臣之義滅也。盤庚復成湯之故宇而殷盛。獻帝復高祖之故土而漢亡。其故何也。一則天子當陽而曲達其迓續。民命之情。一則暴臣當國而大逞其劫奪。民生之惡也。總之君尊則治。君卑則亂。民安則治。民危則亂。安在西方之必勝於東。而新都之宜復其舊哉。

觀董卓行事。是愚蠢強盜。不是權詐奸雄。奸雄必要結民心。奸雄必假行仁義。今焚宮室。發陵寢。殺百姓。擄貲財。不過如張角等所爲。後人並稱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遠甚。

人各一心。不能成事。蘇秦洹水之約。所以不久而散也。前者孫堅欲戰。而袁術沮之。今者曹操欲戰。而袁紹復沮之。使有志之人。動而掣肘。可勝嘆哉。至於劉表。徒負虛名。不聞其得曹操之檄。而討董卓。但見其奉袁紹之書。而截孫堅。其無用可知矣。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衆將易得主將難求。爲從者萬輩。不若爲首者一人之重也。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此語可垂千古。

曹操幾死者三。獻刀而逃。爲中牟軍士所獲。一死也。陳宮於客店欲殺之。二死也。滎陽

之戰中箭墮馬三死也。脫此三死人為曹操幸。我獨為曹恨。恨其不得以一死成忠義之名。天下固有生不如死者。此類是也。

玉璽琢自祖龍。則祖龍以前夏商周之為天子。何嘗有玉璽耶。况祖龍三十六年玉璽失而復得。而祖龍即於明年死。則是失之不足憂。得之不足喜也。孫堅舉動頗有忠義之氣。一得玉璽而忽懷異心。亦其見之不明耳。

却說張飛拍馬趕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不得進而回。八路諸侯同請玄德

關張賀功。使人去袁紹寨中報捷。紹遂移檄孫堅。令其進兵。不獎劉關張戰捷。只檄孫堅進兵。但教孫堅進兵不責袁

今我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為國家討賊。此句貴他無君下為將軍家門

之私。指袁譙受害。此句貴他無親而將軍却聽讒言。不發糧草。致堅敗績。將軍何安。術惶恐無言。

命斬進讒言之人。以謝孫堅。忽人報堅曰。關上有一將乘馬來寨中。要見將

軍。堅辭袁術歸到本寨。喚來問時。乃董卓愛將李傕。堅曰。汝來何為。傕曰。

丞相所敬者。惟將軍耳。今特使傕來結親。丞相有女。欲配將軍之子。匪寇婚媾。突如其來

堅大怒。叱曰。董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吾欲夷其九族。以謝天下。安肯與逆

衛給機殊為可笑。

賊結親耶。吾不斬汝。汝當速去。早早獻關。饒你性命。倘若遲誤。粉骨碎身。孫堅是漢

子與呂布大異李傕抱頭鼠竄。回見董卓。說孫堅如此無禮。卓怒問李儒。儒曰。溫侯新

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遷帝於長安。以應童謠。近日街中童謠曰。西

頭一箇漢。東頭一箇漢。鹿走入長安。方可無斯難。童謠甚奇臣思此言。西頭一箇漢

乃應高祖王於西。都長安。傳一十二帝。東頭一箇漢。乃應光武王於東。都洛

陽。今亦一十二帝。李儒所解不合。蓋東頭一個漢。乃指許都。西頭一個漢。乃指蜀都也。天運回合。丞相遷回長安。方可無虞。卓

大喜曰。非汝言。吾實不悟。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商議遷都。聚文武於朝堂。

卓曰。漢東都洛陽。二百餘年。氣數已衰。吾觀王氣。實在長安。吾欲奉駕西幸。

汝等各宜促裝。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零落。今無故捐宗廟。棄皇陵。恐百姓

驚動天下。動之至易。安之至難。望丞相鑒察。此從百姓起見。言民居不可動搖。卓怒曰。汝阻國家大

計耶。太尉黃琬曰。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

安。盡為瓦礫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無一二。今棄宮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

此從朝廷起見。言荒地不可建都。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播亂。長安有崤函之險。更近隴右。木石磚瓦

尅日可辦。宮室營造。不須月餘。汝等再休亂言。司徒苟爽諫曰。丞相若欲遷

都百姓騷動不寧矣。

荀爽之意亦重在百姓

卓大怒曰：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

捨却百姓安有天下，確是不通文理之言。

即日罷楊彪、黃琬、荀爽為庶民。卓出上車，只見二人望車而揖，視之乃尚書

周毖、城門校尉伍瓊也。卓問有何事，毖曰：今聞丞相欲遷都長安，故來諫耳。

卓大怒曰：我始初聽你兩個保用袁紹，今紹已反，是汝等一黨。照應前文叱武士推

出都門斬首，遂下令遷都限來日。便行李儒曰：今錢糧缺少，洛陽富戶極多，

可籍沒入官。但是袁紹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貲，必得巨萬。讀智矣，富人之詩而嘆幽厲之朝猶為盛

卓即差鐵騎五千，徧行捉拏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

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貲。何不竟題之曰富戶而必借逆黨為名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生亂世不幸而富，便當族耳。陶朱公三致千金而三散之，誠懼此也。李傕、郭汜盡

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富民死貧民從所得何罪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

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

不是丞相要遷都却是強盜擄場矣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并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

宮，火燄相接，洛陽宮庭盡為焦土。彷彿楚人一炬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

其金寶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塚，殆盡。黃巾賊反不如此之甚董卓裝載金珠緞疋好物數千

餘車，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王莽知有金賸而學之，要做假聖人，董卓不知有盤庚而學之，竟做真強盜。却說卓將趙

岑見卓已棄洛陽而去便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張殺入虎牢

關諸侯各引軍入且說孫堅飛奔洛陽遙望火燄冲天黑煙鋪地二三百里

並無雞犬人烟先發兵救滅了火令眾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曹操來

見袁紹曰今董賊西去正可乘勢追襲本初按兵不動何也梁諸侯中畢竟孫曹二人出色紹曰諸

侯疲困進恐無益無勝操曰董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

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何疑而不進袁曹優劣又見於此眾諸侯皆言不可

輕動俱是庸夫操大怒曰豎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

洪李典樂進星夜來趕董卓是壯舉不是輕舉且說董卓行至滎陽滎陽古邑名今開封府滎陽縣地方太守

徐榮出接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兵可教徐榮伏軍滎陽城外山塢

之旁若有兵追來可竟放過待我這裏殺敗然後截住掩殺令後來者不敢

復追若十八路齊去一徐榮何足當之可恨衆人愚懦致令孟德兵敗卓從其計又令呂布引精兵斷後布正行間曹操一

軍趕上呂布大笑曰不出李儒所料也將軍馬擺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劫

遷天子流徙百姓將欲何往呂布罵曰背主懦夫何得妄言夏侯惇挺槍躍馬直取呂布戰不數合李催引一軍從左邊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右邊

喊聲又起。郭汜引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抵

敵。呂布不住飛馬回陣。布引鐵騎掩殺。操軍大敗。回望滎陽而走。此敗非操之罪乃衆諸侯之罪也

走至一荒山脚下。時約二更。月明如晝。開筆點綴絕佳方纔聚集殘兵。正欲埋鍋造飯。

只聽得四圍喊聲。徐榮伏兵盡出。徐榮黨惡與李儒等曹操慌忙策馬奪路奔逃。正遇徐榮

轉身便走。榮搭上箭射中操肩膊。操帶箭逃命。轉過山坡。兩個軍士伏於草

中。見操馬來。二槍齊發。操馬中槍而倒。操翻身落馬。被二卒擒住。使讀者吃一嚇只見

一將飛馬而來。揮刀砍死兩個步軍。下馬救起曹操。不謂竟有此一救。讀到此處方知月明知四字點綴得好。惟其月明知畫故一來便

見若黑暗中正自摸不着也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於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公急上馬。洪

願步行。操曰。賊兵趕上。汝將奈何。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曹洪真好兄弟。乃不從一家起見。而以天下起見。所

奇以操曰。吾若再生。汝之力也。操上馬。洪脫去衣甲。拖刀跟馬而走。天下可無洪。曹操却不可無洪。洪

走至四更餘。只見前面一條大河阻住去路。後面喊聲漸近。使讀者又吃一嚇操曰。命已

至此。不得復活矣。洪急扶操下馬。脫去袍鎧。負操渡水。此時又不纔過彼岸。追兵

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激殺比及天明。又走三十餘里。土崗下少歇。忽然

喊聲起處。一彪人馬趕來。卻是徐榮從上流渡河來追。使讀者又吃一嚇操正慌急間。只

見夏侯惇夏侯淵引十數騎飛至。大喝徐榮勿傷吾主。不謂又有此一救徐榮便奔夏侯

惇。惇挺槍來迎。交馬數合。惇刺徐榮於馬下。殺得好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

進各引兵尋到。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集殘兵五百餘人。同回河內。曹操此一戰雖敗猶榮

卻說衆諸侯分屯洛陽。孫堅救滅宮中餘火。屯兵城內。設帳於建章殿基上。

堅令軍士掃除宮殿瓦礫。凡董卓所掘陵寢。盡皆掩閉於太廟基上。草創殿

屋三間。請衆諸侯立列聖神位。宰太牢祀之。孫堅此中舉動大是可觀祭畢皆散。堅歸寨中。是

夜。星月交輝。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杆。乃按劍露坐。仰觀天文。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堅嘆

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京城一空。言訖不覺淚下。在五礮場上看月。月色愈好。人情愈悲。孫

堅洒淚數語可當唐人懷古詩數首。旁有軍士指曰。殿南有五色豪光起於井中。亦使讀者眼光閃爍。堅喚軍士點火

把下井打撈。撈起一婦人屍首。雖然日久。其屍不爛。此婦人之死不在董卓放火之時。卻在張讓作亂之時。宮樣裝

束項下帶一錦囊。取開看時。內有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啓視之。乃一玉璽。

方員四寸。上鐫五龍交紐。旁缺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於

天。既壽永昌。前云不見了傳國玉璽。今於此處還他下落。妙補前文。堅得璽。乃問程普。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昔

日卞和於荆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載而進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

十六年令良工琢為璽李斯篆此八字於其上應上篆文八字句二十八年始皇巡狩至

洞庭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急投玉璽於湖而止未曾入井先曾入湖至三十六年始皇巡狩

至華陰有人持璽遮道與從者曰將此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璽復歸於秦始皇得璽

於活人孫堅得璽與死婦得璽即死又明年始皇崩何取乎璽也後來子嬰將玉璽獻與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

孝元皇太后將璽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應上文旁缺一角二句光武得此寶於

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常出北邙回宮失此寶又與前失璽照應今天授

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孫堅改節實因程普此二語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堅曰

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當託疾辭歸孫堅一得玉璽便爾心變惜哉商議已定密諭軍士勿得洩

漏正為下文軍人洩漏伏線誰想內中一軍是袁紹鄉人欲假此為進身之計連夜偷出營寨

來報袁紹紹與之賞賜暗留軍中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

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公疾乃害傳國璽耳甚趣堅失色曰此言何來紹曰

今興兵討賊為國除害玉璽乃朝廷之寶公既獲得當對眾留於盟主處也不懷好

意候誅了董卓復歸朝廷今匿之而去意欲何為堅曰玉璽何由在吾處紹

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堅曰吾本無之何強相迫紹曰作速取出免自生

禍。堅指天爲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匿，異日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
今之盜物者，極會賭博，孫堅英雄，何亦爾爾。衆諸侯曰：文臺如此說，誓想必無之。紹喚軍士出曰：打撈之時，

有此人否？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那軍士。紹亦拔劍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背後，顏良、文醜皆拔劍出鞘，堅背後，程普、黃蓋、韓當亦挈刀在手。衆諸

侯一齊勸住，堅隨卽上馬，拔寨離洛陽而去。去了一個有用的人。紹大怒，遂寫書一封，差心

腹人連夜往荊州，送與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奪之。報伏。次日，人報曹操追

董卓，戰於滎陽，大敗而回。紹令人接至寨中，會衆置酒與操解悶。孫堅無心討董卓，操亦無心討紹。

飲宴間，操嘆曰：吾始興大義，爲國除賊，諸公既仗義而來，操之初意欲煩本

初引河內之衆，臨孟津。孟津，今河南府孟津縣。酸棗諸君固守城皐。城皐，今河南府汜水縣。據厥倉。厥倉，山名，在開封府河陽縣。塞

輿轅。輿轅，關名，在河南府偃師縣。大谷。大谷，在河南府閿鄉縣。制其險要，公路率南陽之軍，駐丹析。丹析，二縣，在鄧州內鄉縣。入武

關。武關，在西安府商州。以震三輔。三輔，京兆、左、右扶風，皆三輔，京兆即今西安府，馮翊、今西安府商州，扶風、今鳳翔府，俱屬陝西。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

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所言確是良策。今遲疑不進，大失天下之望。

操竊恥之。紹等無言可對，既而席散，操見紹等各懷異心，料不能成事，自引

軍投揚州去了。又去了一個有用的人。公孫瓚謂玄德、關、張曰：袁紹無能爲也，久必有變。吾等

且歸。遂拔寨北行。又去了幾個有用的人至平原。令玄德為平原相。自去守地養軍。兗州太守

劉岱問東郡太守喬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引軍突入瑁營。殺死喬瑁。盡降

其眾。袁紹見眾人各自分散。就領兵拔寨離洛陽。投關東去了。盟主走了却說荊

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乃漢室宗親。幼好結納。與名士七人為

友。時號江夏八俊。劉表徒負虛名那七人。汝南陳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魯國孔

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脛

字公孝。劉表與此七人為友。今之依託名流自謂名士者皆劉表類也有延平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為

輔。當時看了袁紹書。隨令蒯越。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既能引兵截孫堅何不與兵勤王室堅軍方

到。蒯越將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問曰。蒯英度何故引兵截吾去路。越曰。汝

既為漢臣。如何私匿傳國之寶。可速留下。放汝歸去。堅大怒。命黃蓋出戰。蔡

瑁舞刀來迎。鬪到數合。蓋揮鞭打瑁。正中護心鏡。瑁撥回馬走。孫堅乘勢殺

過界口。山背後金鼓齊鳴。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孫堅就馬上施禮曰。景升

何故信袁紹之書。相逼鄰郡。表曰。汝匿傳國璽。將欲反耶。堅曰。吾若有此物

死於刀箭之下。只替賄兒

表曰。汝若要我聽信。將隨軍行李任吾搜看。堅怒曰。汝有

何力敢小覷我方欲交兵劉表便退堅縱馬趕去兩山後伏兵齊出背後蔡瑁蒯越趕來將孫堅困在垓心正是

玉璽得來無用處反因此寶動刀兵

畢竟孫堅怎地脫身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回

袁紹磬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

諸侯紛紛互相爭競天下已成四分五裂之勢一董卓未死而天下又生出無數董卓欲舉而一之固難欲舉而三之正亦不易也

袁紹之取冀州謀亦巧哉然人知韓馥公孫瓚爲袁紹所愚而不知袁紹又爲董卓所愚紹初爲盟主以討卓何其壯也今董卓遣一介之使以和之而遂奉命不遑嗚呼有愧曹操多矣

善盜物者最會賭咒亦惟善賭咒者最會盜物觀於孫堅故事可爲寒心

一玉璽耳孫堅匿焉袁紹爭焉劉表截焉究竟孫堅不因得璽而帝反因得璽而死若備之帝蜀未嘗得璽丕之帝魏權之帝吳亦皆不因璽噫嘻皇帝不皇帝豈在玉璽不玉璽哉

看此卷瓚與紹戰。一日之間。忽敗忽勝。忽勝忽敗。變態不測。至於文弱如劉表。勇壯如孫堅。必以爲勝在孫。敗在劉。而事之相反。又不可料如此。嗟乎。茫茫世事。何常之有。一部三國志。俱當作如是觀。惟獨三國而已。一部十七史。俱當作如是觀。

此卷敘孫堅之終。敘孫策之始。凡皆爲孫權而敘之也。孫權於此卷方纔出名。乃出名而猶未出色。止寫得孫策出色耳。然與劉曹鼎立者。孫權也。是孫權爲主。而孫堅孫策皆客也。且因孫權而敘其父兄。則又以孫堅孫策爲主。而袁紹公孫瓚又其客也。然公孫瓚文中。忽有一劉備。突如其來。倏焉而往。而公孫瓚遂表備爲平原相。則因劉備而敘及公孫瓚。因公孫瓚而敘及袁紹。是又以袁紹之戰。公孫爲主。而孫堅之擊劉表。爲客矣。何也。分漢鼎者。孫權。而繼漢統者。劉備。以三國爲主。則紹瓚等皆其客。三國以劉備爲主。則孫權又其客也。今此卷之目曰。袁紹戰公孫。而主意乃在劉備。曰。孫堅擊劉表。而主意乃在孫權。賓中有主。主中又有賓。讀三國志者。不可以不辨。

却說孫堅被劉表圍住。虧有程普黃蓋韓當三將。死救得脫。折兵大半。奪路引兵回江東。自此孫堅與劉表結怨。且說袁紹屯兵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袁術不發糧而致孫堅之敗。韓馥以送糧而啓袁紹之謀。庸人舉動皆錯。謀士逢紀說紹曰。大丈夫縱

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爲食。冀州乃錢糧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

良策。紀曰。可暗使人馳書與公孫瓚。令進兵取冀州。約以夾攻。瓚必興兵。韓

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得。紹大喜。卽發書到瓚處。

瓚得書。見說共攻冀州。平分其地。大喜。卽日興兵。紹却使人密報韓馥。馥慌

聚荀諝。辛評。二謀士商議。如此二人亦稱謀士可笑諝曰。公孫瓚將燕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

不可當。兼有劉闢張助之難。以抵敵。今袁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極多。將

軍可請彼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無患公孫瓚矣。正中逢韓馥卽差別駕關

純去請袁紹。長史耿武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

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羣也。冀州未嘗無人馥曰。吾

乃袁氏之故吏。才能不如本初。古者擇賢者而讓之。諸君何嫉妒耶。耿武

嘆曰。冀州休矣。於是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與關純伏於城外。以待

袁紹。數日後。紹引兵至。耿武關純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將顏良立斬耿武。

文醜。砍死關純。二人烈烈可謂忠於韓馥紹入冀州。以馥爲奮威將軍。以田豐沮授許攸逢紀

分掌州事。盡奪韓馥之權。擇賢而讓賢者固如是乎馥懊悔無及。遂棄下家小。匹馬往投陳留

太守張邈去了。

虎入羊羣羊能存乎其得去猶幸矣

卻說公孫瓚知袁紹已據冀州遣弟公孫越來見

紹欲分其地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有商議越辭歸行不到五十里道旁閃

出一彪軍馬口稱我乃董丞相家將也亂箭射死公孫越

袁紹不能討董卓反假作董家兵以殺人如此舉動有愧盟主多矣

從人逃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瓚大怒曰袁紹誘我起兵攻韓馥他卻就裏

取事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報盡起本部兵殺奔冀州來知

瓚兵至亦領軍出二軍會於磬河之上紹軍在磬河橋東瓚軍於橋西瓚立

紹馬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何敢賣我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

願讓冀州於吾與爾何干瓚曰昔日以汝爲忠義推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

心狗肺之徒有何面目立於世間

同盟向日歃血定盟可發一笑今之稱盟只盟弟者須要仔細

袁紹大怒曰誰可擒之

言未畢文醜策馬挺槍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

瓚抵擋不住敗陣而走文醜乘勢追趕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逕入中軍往

來衝突瓚手下健將四員一齊迎戰被文醜一槍刺一將下馬三將俱走文

醜直趕公孫瓚出陣後瓚望山谷而逃文醜驟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

弓箭盡落頭盔墜地披髮縱馬奔轉山坡其馬前失瓚翻身落於坡下文醜

急捻槍來刺。讀書者至此必曰公孫瓚休矣。忽見草坡左側轉出一個少年將軍飛馬挺槍直取文

醜。來得突兀。公孫瓚爬上坡去看那少年生得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重頤威風

凜凜與文醜大戰五六十合勝負未分。在公孫瓚眼中看出分外聲勢。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

去了那少年也不追趕瓚忙下山坡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欠身答曰某乃

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此人突如其來人謂當日公孫瓚得一救星卻是異日劉玄德得一幫手。本袁紹轄下之人因見

紹無忠君救民之心故特棄彼而投麾下。子龍立志高人一筆。不期於此處相見瓚大喜遂

同歸寨整頓甲兵次日瓚將軍馬分作左右兩隊勢如羽翼馬五千餘匹大

半皆是白馬因公孫瓚曾與羌人戰盡選白馬為先鋒號為白馬將軍羌人

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極多。聞文錯雜得妙。袁紹令顏良文醜為先鋒各引弓弩手

一千亦分作左右兩隊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右軍在右者射公孫瓚左軍再

令麴義引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列於陣中。邊馬多邊箭多。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

於後接應公孫瓚初得趙雲不知心腹令其另領一軍在後。便能知人能用人之人。遣大將

嚴綱為先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旁豎大紅圈金線帥字旗於馬前。有聲有色先伏一筆。

從辰時搥鼓直到巳時紹軍不進麴義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只聽礮響

發箭嚴綱鼓噪納喊。直取麴義。義軍見嚴綱兵來。都伏而不動。直到來得至近。一聲礮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麴義亦能軍綱急待回。被麴義拍馬舞刀。斬於馬下。瓚軍大敗。左右兩軍欲來救應。都被顏良文醜引弓弩手射住。馬多不紹軍並進。直殺到界橋邊。麴義馬到先斬執旗將。把繡旗砍倒。若使于龍在前必不至此公孫瓚見砍倒繡旗。回馬下橋而走。又是麴義引軍直衝到後軍。正撞着趙雲挺槍躍馬。直取麴義。戰不數合。一槍刺麴義於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軍大敗。瓚軍一勝却說袁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麴義斬將奪旗。追趕敗兵。因此不作準備。與田豐引著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乘馬出觀。呵呵大笑。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間。忽見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待射時。雲連刺數人。衆軍皆走。後面瓚軍團團圍裹上來。田豐慌對紹曰。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紹以兜鍪撲地。大呼曰。大丈夫願臨陣鬪死。豈可入牆而望活乎。此時氣概惜不用之於討董卓之時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紹兵大隊掩至。顏良亦引軍來到。兩路并殺。趙雲保公孫瓚殺透重圍。回到界橋。紹驅兵大進。復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瓚軍又一敗○處處夾寫橋妙袁紹當先趕

來不到五里。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起。閃出一彪人馬爲首。三員大將。乃是

劉玄德關雲長張翼德。

讀書者至此亦正思公等三人

因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

戰。當下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直取袁紹。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

墜於馬下。忙撥馬而逃。

四世三公奈何懼此一縣令兩手手耶

衆人死救過橋。

讀軍文一勝。寫兩軍忽勝。忽敗。合讀者目光宜注。

公孫瓚亦

收軍歸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玄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

相見。玄德甚相敬愛。便有不捨之心。

眼力絕勝公孫瓚。此爲後交子龍歸張本。

卻說袁紹輸了一陣。堅守

不出。兩軍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知董卓。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亦

當今豪傑。現在磬河廝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二人感德必順。太

師矣。卓曰。然。次日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齎詔前去。二人來至河北。紹

出迎於百里之外。再拜奉詔。

此果天子詔耶。乃董卓命耳。昔日盟衆而討之。今日再拜而奉。豈關天哉。

次日二人至瓚營。宣諭瓚

乃遣使致書於紹。互相講和。二人自回京復命。瓚卽日班師。又表薦劉玄德

爲平原相。玄德與趙雲分別。執手垂淚。不忍相離。雲嘆曰。某曩日誤認公孫

瓚爲英雄。今觀所爲。亦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見有日。灑淚

而別。

此時子龍不卽歸劉非子龍之戀瓚乃玄德之愛瓚也。

却說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使來求馬千匹。

紹不與術怒自此兄弟不睦。曹家兄弟相救袁家兄弟相讎袁曹優劣又見於此又遣使往荊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亦不與術恨之密遣人遺書於孫堅使伐劉表。袁術前以不發糧而致孫堅於敗今又恨他人之不發糧而讒孫堅以死可恨其書略曰

前者劉表截路乃吾兄本初之謀也今本初又與表私議欲襲江東公可速興兵伐劉表吾為公取本初。是何言與二讎可報公取荊州吾取冀州切勿誤

也。有此一番致其便為後文孫策投袁術張本

堅得書曰叵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更待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商議程普曰袁術多詐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讎豈望袁術之助乎。壯亦便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多裝軍器糧草大船裝載戰馬即日興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蒯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驅主公率荊襄之眾為援孫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用武乎。計亦通表然之領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且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孫堅將死其子方欲出頭故百忙中特為敘出吳夫人之妹即為孫堅次妻。後有二喬前有二吳二喬各配一婿二吳却共歸一夫亦

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

并敘其女爲後
世劉備張本

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

禮堅有一弟名靜字幼臺堅臨行靜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

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霸一方江東方稍寧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

也願兄詳之

文臺之弟
過本初之弟

堅曰弟弗多言吾欲縱橫天下有讎豈可不報長子孫

策曰如父親必欲往兒願隨行堅許之遂與策登舟殺奔樊城黃祖伏弓弩

手於江邊見船傍岸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輕動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

一連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只顧放箭箭已放盡堅却拔船上所得之

箭約十數萬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

宋海翁見此亦當註曰即以
其人之箭還射其人之兵

岸上支持

不住只得退走堅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兵兩路直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驅

兵大進三面夾攻黃祖大敗棄却樊城走入鄧城

孫堅
大勝

堅令黃蓋守住船隻親

自統兵追襲黃祖引軍出迎布陣於野堅列成陣勢出馬於門旗之下孫策

也全副披挂挺槍立馬於父側

本初無弟
文臺有兒

黃祖引二將出馬一個是江夏張虎一

個是襄陽陳生黃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宗親境界便令張

虎搦戰堅陣內韓當出迎兩騎相交戰三十餘合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來

助孫策望見。按住手中槍。扯弓搭箭。正射中陳生面門。應弦落馬。張虎見陳生墜地。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半個腦袋。程普縱馬直來陣前。捉黃祖。黃祖棄却頭盔戰馬。雜於步軍內逃命。孫堅掩殺敗軍。直到漢水。命黃蓋將船隻進泊漢江。孫堅又大勝黃祖聚敗軍來見劉表。備言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良商議。良曰。目今新敗。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却潛令人求救於袁紹。此圍自可解也。有袁術致書於孫堅。便有劉表求救於袁紹。勢所必然。蔡瑁曰。子柔之言。直拙計也。兵臨城下。將至壕邊。豈可束手待斃。某雖不才。願引軍出城。以決一戰。劉表許之。蔡瑁引兵萬餘出襄陽城外。於峴山布陣。孫策將得勝之兵。長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誰與吾擒之。蔡瑁出處從孫堅口。中點出敘事妙品。程普挺鐵脊矛出馬。與蔡瑁交戰。不到數合。蔡瑁敗走。堅驅大軍殺得尸橫遍野。蔡瑁逃入襄陽。孫堅又大勝蒯良言瑁不聽良策。以致大敗。按軍法當斬。劉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劉表溺愛後妻。便為後文寫劉琦立劉琮張本。却說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攻打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屢勝之後。忽有此不祥之兆。天有不測風雲。正應人有旦夕禍福。公孫寶帥字旗敵軍吹倒孫堅帥字旗。天風吹折兩處。開閉相照。韓當曰。此非吉兆。可暫班師。堅曰。吾屢戰屢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旗竿。遽爾

罷兵遂不聽韓當之言攻城愈急蒯良謂劉表曰某夜觀天象見一將星欲墜以分野度之當應在孫堅又一項亮夜兆在風此兆在星○孫堅前在建章殿前看月仰嘆帝星不主公可速

致書與袁紹求其相助劉表寫書問誰敢突圍而出健將呂公應聲願往蒯

良曰汝既敢去可聽吾計與汝軍馬五百多帶能射者衝出陣去卽奔峴山

他必引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但

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可盤旋曲折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取勝放

起連珠號礮城中便出接應本意求救防追不謂便具此殺敵如無追兵不可放礮趨程而去其意如此

即交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黃昏時分密開

東門引兵出城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出營來看軍士

報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往峴山而去堅不會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來

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來前軍不遠堅大叫休

走呂公勒回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去堅隨後趕入

却不見了呂公堅方欲上山忽然一聲鑼響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齊發

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於峴山之下壽止三十七歲劉備曹操孫堅並起一時而備則及身而帝操亦及

身而王獨堅不帶不王而死於不虞之鋒刃豈非有幸有不幸哉
○孫堅此一死不特堅所不及料亦蒯良呂公之所不及料也

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

砲城中黃祖蒯越蔡瑁分頭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亂黃蓋聽得喊聲震天引水軍來殺正迎着黃祖戰不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遇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擡入城去了放聲大哭本欲報敵路之讎今又添一殺父之讎是讎上加讎矣衆軍俱號泣策曰父

屍在彼安得回鄉黃蓋曰今活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

公屍首讎上添讎而反欲遣使講和者重在此屍故耳

言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劉表有舊願入城爲使策

許之桓楷入城見劉表具說其事表曰文臺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回黃祖兩家各罷兵再休侵犯桓楷拜謝欲行階下蒯良出曰不可不可吾有一言令江東諸軍片甲不回請先斬桓楷然後用計正是

追敵孫堅方殞命求和桓楷又遭殃

未知桓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以衽席爲戰場。以脂粉爲甲冑。以盼睐爲戈矛。以嘖笑爲弓矢。以甘言卑詞爲運奇。設伏女將軍。真可畏哉。當爲之語曰。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爲西施易爲貂蟬難。西施只要哄得一箇吳王。貂蟬二面要哄董卓。二面又要哄呂布。使出兩副心腸。裝出兩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謂貂蟬之功。可書竹帛。若使董卓伏誅。後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亂。則漢室自此復安。而貂蟬一女子。豈不與鱗閣雲臺並垂不朽哉。恨最今人訛傳關公斬貂蟬之事。夫貂蟬無可斬之罪。而有可嘉之績。特爲表而出之。此卷最妙在董卓賜金安慰呂布一段。若無此一段。以綏之。則布之刺卓。不待鳳儀亭相遇之後矣。且鳳儀亭打戟墮地之時。呂布何難拾戟回刺董卓。而但往外急走。則皆此一綏之力也。

連環計之妙。不在專殺董卓也。設使董卓擲戟之時。刺中呂布。則卓自損其一臂。而卓可圖矣。此皆在王允算中。亦未始不在貂蟬算中。王允豈獨愛呂布。貂蟬亦豈獨愛呂布哉。吾嘗謂西子真心歸范蠡。貂蟬假意對溫侯。蓋貂蟬心中。只有一王允耳。前卷方敘龍爭虎鬪。此卷忽寫燕語鶯聲。溫柔旖旎。真如鏡吹之後。忽聽玉簫疾雷之。

餘忽見好月令讀者應接不暇。今人喜讀稗官，恐稗官中反無如此妙筆也。

却說蒯良曰：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衰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一鼓可

得。若還屍罷兵，容其養成氣力，荊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有彼營中安忍

棄之。良曰：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有何不可。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

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孫堅尸換黃祖。死孫堅換活黃祖，人道劉表便宜，我道劉表不便。宜

也孫策換回黃祖，迎接靈柩，罷戰回江東，葬父於曲阿之原，喪事已畢，引軍

居江東，招賢納士，屈己待人。四方豪傑漸漸投之。便自不凡不在話下。放過孫策，接入董卓却說董

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除却一心腹之患也。問其子年幾歲矣，或答

曰：十七歲。卓遂不以爲意。自此愈加驕橫，自號爲尙父。王莽欲學周公，董卓又欲學太公，可發一笑出入僭

天子儀仗，封弟董旻爲左將軍，鄆侯，姪董璜爲侍中，總領禁軍。董氏宗族不

問老幼，皆封列侯，離長安城二百五十里，別築郿塢，役民夫二十五萬人築

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昔有新豐，今有小長安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

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家屬都住在

內。爲後文伏案卓往來長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候送於橫門外。卓嘗

設帳於路與公卿聚飲。一日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卓卽命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震天。百官戰慄失筋。卓飲食談笑自若。以殺降卒爲下酒物亦甚無趣又一日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入向卓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於筵上揪司徒張溫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入獻。同時有兩張溫。此一張溫乃漢張溫也。後孫權使張溫至蜀乃吳張溫也。百官魂不附體。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張溫事卽在董卓口中敘出省筆公等無故不必驚畏。衆官唯唯而散。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此處又取過董卓接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後園。立於荼蘼架側。仰天垂淚。孫堅王允一樓月下灑淚而一悲憤一憂鬱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妓貂蟬也。無端忽敘出一女子不用王允想到此人偏用此人來挑動王允妙妙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技俱佳。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喝曰。賤人將有私情耶。一喝妙甚不用顧敘偏用逆挑最有波致貂蟬驚跪答曰。賤妾敢有私。允曰。汝無所私。何夜深於此。長嘆。貂蟬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貂蟬曰。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禮相待。妾雖

粉骨碎身莫報萬一。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自曹操行刺不成以後，王允日夜憂悶，光景俱在貂蟬口中，暗暗補出。

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安，因此長嘆，不想為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

萬死不辭。好貂蟬允以杖擊地曰：誰想大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突作奇語，令人猜想不到。隨我到

畫閣中來。貂蟬跟允到閣中，允盡叱出婢妾，納貂蟬於坐，叩頭便拜。又特作此驚人筆，令人一發

猜想不到。貂蟬驚伏於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憐大漢天下生靈。看官試看一個女子，教他如何救天下生

靈言訖，淚如泉湧。貂蟬曰：適問賤妾曾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

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有繫卵之危，非汝不能救也。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

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有一義兒，姓呂名布，驍勇異常。我觀二人皆好色之

徒，今欲用連環計。計名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謀間他父

子分離。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

何。此處方說出計策，却要他成功，班席之上。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即獻妾與彼。妾自有道理。允曰：

事若泄漏，我滅門矣。此句叮嚀，斷不可少。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

允拜謝。次日，便將家藏明珠數顆，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頂，使人密送呂布。本將

為鉤先用珠冠作餌妙。布大喜，親到王允宅致謝。不用王允去請，却使呂布自來，又妙。允預備嘉穀美饌，候呂布至。允

布大喜，親到王允宅致謝。不用王允去請，却使呂布自來，又妙。允預備嘉穀美饌，候呂布至。允

出門迎迓。接入後堂。延之上坐。布曰。呂布乃相府一將。司徒是朝廷大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軍之才也。布大喜。允慙敬。酒口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極口奉承呂布妙矣。卻又於呂布面前褒獎太師更妙。布大

笑暢飲。允叱退左右。只留侍妾數人勸酒。酒至半酣。允曰。喚孩兒來。竟說是孩兒妙。少

頃。二青衣引貂蟬豔妝而出。布驚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允蒙將軍錯愛。

不異。至親故。令其與將軍相見。便令貂蟬與呂布把盞。貂蟬送酒與布。兩下

眉來眼去。了來。允佯醉曰。孩兒及將軍痛飲幾杯。吾一家全靠着將軍哩。布

請貂蟬坐。貂蟬假意欲入。寫得好。允曰。將軍吾之至友。孩兒便坐何妨。貂蟬便坐

於允側。先把蓋後同坐以漸而親寫得次序。呂布目不轉睛的看。又飲數杯。允指蟬謂布曰。吾欲將此

女送與將軍為妾。還肯納否。布出席謝曰。若得如此。布當效犬馬之報。允曰。

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眼視貂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

寫得好。不意三國志中有此一段柔溫旖旎文字。少頃。席散。允曰。本欲留將軍止宿。恐太師見疑。布再三拜謝而

去。過了數日。允在朝堂。見了董卓。趁呂布不在側。精。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

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若何。卓曰。司徒見招。即當趨赴。允拜謝歸家。

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幃幔寫得此宴比前加倍厚殿次日餉午董

卓來到董卓呂布來法不同一個自來一個請來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

簇擁入堂分列兩旁允於堂上再拜卓命扶下賜坐於側允曰太師盛德巍巍

伊周不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極其敬天晚酒酣允請卓入後堂

請入後堂纔出貂蟬不特次序井然亦見機密之至卓叱退甲士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

氣數已盡太師功德振於天下若舜之授禹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不但奉承

卓曰安敢望此允曰自古有道伐無道無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若

果天命歸我司徒當為元勳先許一個元勳穩當允拜謝堂中點上畫燭止留女使進酒供

食允曰教坊之樂不足供奉偶有佳伎敢使承應卓曰甚妙允教放下簾繡

笙簧繚繞簇捧貂蟬舞於簾外董卓先坐前堂次入後堂貂蟬先舞簾外轉入簾內俱有次序有詞讚之曰

原是昭陽宮裏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徹梁州蓮步穩

好花風裊一枝新畫堂香煖不勝春

又詩曰

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到畫堂眉黛促成遊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

榆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妝。舞罷隔簾偷送目。不知誰是楚襄王。
舞罷卓命送前。貂蟬近入簾內。深深再拜。了來卓見貂蟬顏色美麗。便問此女
何人。允曰。歌伎貂蟬也。此時又不說出孩兒更妙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執檀板低謳一曲。貂蟬見呂

布只把蓋見董卓便歌舞說女兒是女兒身分說歌伎是歌伎身分

正是

一點櫻桃啓絳唇。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舌吐銜鋼劍。要斬奸邪亂國臣。
卓稱賞不已。卽命貂蟬把盞。卓擊盃問曰。青春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方二八。
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也來允起曰。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未審肯納否。卓曰。
如此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太師。其福不淺。卓再三稱謝。允卽命備
氈車。先將貂蟬送到相府。了女將軍起兵前去。了連忙送去妙。卓亦起身告辭。允親送董卓直到相府。
然後辭回。乘馬而行。不到半路。只見兩行紅燈。照道呂布騎馬執戟而來。正
與王允撞見。看到此處爲王允吃一驚便勒住馬。一把揪住衣襟。厲聲問曰。司徒旣以貂蟬許
我。今又送與太師。何相戲耶。殺嚇允急止之曰。此非說話處。且請到草舍去。妙有
布同允到家。上馬入後堂。也入後敘禮畢。允曰。將軍何故反怪老夫。布曰。有人
報我。說你把氈車送貂蟬入相府。是何緣故。允曰。將軍原來不知。昨日太師

在朝堂中對老夫說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允因此准備小宴等候太師

飲酒中間說我聞你有一女名喚貂蟬已許吾兒奉先我恐你言未准特來

相求并請一見老夫不敢有違隨引貂蟬出拜公公公公二字太師曰今日良辰

吾即當取此女回去配與奉先更妙將軍試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一派鬼話令人入其玄中

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荊允曰小女稍有妝奩待過將軍

府下便當送至此句找足得妙想呂布此時猶儼然以新郎自待也布謝去次日呂布在府中打聽絕不聞音耗不聞音耗也

布逕入中堂尋問諸侍妾侍妾對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

見窗下池中照一人影極長大頭帶束髮冠先見影後見人妙偷眼視之正是呂布貂蟬

故蹙雙眉做憂愁不樂之態復以香羅頻拭淚眼笑亦傾人呂布窺視良久乃出

少頃又入卓已坐於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外面無事裏面卻有事侍立

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見繡簾內一女子往來觀微露半面以目送情

退布怏怏而出董卓自納貂蟬後為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

此皆女將軍絕妙兵法布知是貂蟬神魂飄蕩卓見布如此光景心中疑忌曰奉先無事且

退布怏怏而出董卓自納貂蟬後為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

董卓做乾爺難為了乾娘呂布做乾兒難為了乾媳婦

音耗也

不得潛入卓臥房後窺探時貂蟬已起於窗下梳頭忽

不怒

先見影後見人妙

笑亦傾人

外面無事裏面卻有事

一派鬼話令人入其玄中

蟬衣不解帶。曲意逢迎。看他待布如彼待卓又如此使出兩副心腸裝出兩副面孔令我想起殺女將軍矣卓心愈喜。呂布入內問安。正值

卓睡。貂蟬於床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揮淚不止。女將軍略一至於此孩莫不

也。布心如碎。卓矇矓雙目。見布注視床後。目不轉睛。回身一看。見貂蟬立於

床後。卓大怒。叱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出。今後不許入堂。呂布怒

恨而歸。先為擲路遇李儒。告知其故。李儒急見卓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

過見責溫侯。倘彼心變。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好言

慰之。自然無事。卓依言。次日使人喚布入堂。慰之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

誤言傷汝。汝勿記心。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歸。此處忽又一頓波瀾。條起候落大有層次然身雖在卓

左右。心實繫念貂蟬。卓疾既愈。入朝議事。布執戟相隨。見卓與獻帝共談。便

乘間提戟出內門。一寫上馬。巡投相府來。一寫繫馬府前。再寫提戟入後堂。再寫尋見

貂蟬。蟬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布提戟。巡往。三寫立於亭下。曲欄之

傍。良久見貂蟬。分花拂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花下看佳人如馬上。看壯士加倍動目泣謂布曰。我

雖非王司徒親女。然待之如己。出自見將軍許侍箕箒。妾已平生願足。誰想

太師起不良之心。將妾淫污。妾恨不即死。因未與將軍一訣。姑且忍辱偷

生今幸得見妾願畢矣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明妾志語人

言訖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跳以死呂布慌忙抱住泣曰使布怒易使布泣難布而我知汝

心久矣只恨不能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與君為妻願相期於來

世再逼一句妙布曰我今生不能以汝為妻非英雄也正要逼出他此句蟬曰妾度日如年願君

憐而救之明明催殺董卓自己原不肯死布曰我今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貂蟬牽其

衣曰君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天日之期矣妙極惡極布立住曰容我徐圖良策

說罷提戟欲去四寫戰○若此時便去那得撞着董卓讀書者至此亦惟恐其去也貂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

以為當世一人而已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訖淚下如雨謬云請將不如激將是絕妙說士聲口布

羞慚滿面重復倚戟五回身樓抱貂蟬用好言安慰兩箇偃偃倚倚不忍相

離此皆貂蟬故意淹留呂布要他撞着董卓女將軍兵法神妙如許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頭不見呂布心下懷疑連忙辭了

獻帝登車回府見布馬繫於府前三寫問門吏吏答曰溫侯入後堂去了卓叱

退左右逕入後堂中尋覓不見喚貂蟬蟬亦不見殺急急問侍妾侍妾曰貂蟬

在後園看花卓尋入後園正見呂布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共語畫戟倚在一

邊六寫卓怒大喝一聲布見卓至大驚回身便走卓搶了畫戟七寫挺着趕來

呂布走得快。卓肥胖趕不上。擲戟刺布。八寫布打戟落地。九寫卓拾戟再趕。十寫布已走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膛相撞。卓倒於地。此何人耶令人急欲看下文矣正是

冲天怒氣高千丈。仆地肥軀做一堆。

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九回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弑一君復立一君。爲所立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君也。弑一父復歸一父。爲所歸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父也。乃獻帝畏董卓。而董卓不畏呂布。不惟不畏之。又復恃之。業已恃之。又不固結之。而反怨怒之。讎恨之。及其將殺已。又復望其援已。而呼之。嗚呼。董卓真蠢人哉。

王允勸呂布殺董卓一段文字。一急一緩。一起一落。一反一正。一縱一收。比李肅勸殺丁建陽。更是淋漓痛快。今人俱以蔡邕哭卓爲非。論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錄。何也。士各爲知己者死。設有人受恩桀紂。在他人固爲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董卓誠爲邕之知己。哭而報之。殺而殉之。不爲過也。猶勝今之勢盛。則借其餘潤。衰勢則掉臂去之。甚至爲操戈爲下石。無所不至者。畢竟蔡邕爲君子。而此輩則眞小人也。

呂布去後。貂蟬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功者退。神龍見首不見尾。正妙在不知下落。若必欲問他下落。則范大夫泛湖之後。又誰知西子蹤跡乎。

張柬之不殺武三思而被害。惡黨固不可赦。遺孽固不可留也。但李傕郭汜擁兵於外。當散其衆而徐圖之。不當求之太急。以至生變耳。故柬之之病病在緩。王允之病病在急。

却說那撞倒董卓人。正是李儒。當下李儒扶起董卓。至書院中坐定。卓曰。汝爲何來此。儒曰。儒適至府門。知太師怒入後院尋問。呂布因急走來。正遇呂布奔去。云太師殺我。儒慌趕入園中勸解。不意誤撞恩相死罪。死罪。李儒此來只在李儒口中敘明

省筆之甚卓曰。叵耐逆賊。戲吾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楚莊王絕纓之會。

不究戲愛姬之蔣雄。後爲秦兵所困。得其死力相救。今貂蟬不過一女子。而

呂布乃太師心腹猛將也。太師若就此機會。以蟬賜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太師請自三思。李儒幾破連環計卓沈吟良久曰。汝言亦是我當思之。儒謝而出。卓

入後堂喚貂蟬問曰。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蟬泣曰。妾在後園看花。呂布突至。妾方驚避。布曰。我乃太師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趕妾至鳳儀亭。妾見其心不

良恐爲所迫。欲投荷池自盡。却被這廝抱住。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

性命。此等巧言。尚覺者。并爲所惑。董卓曰：我今將汝賜與呂布。如何？貂蟬大驚。哭曰：當是真驚。哭是假哭。妾身已

事貴人。今忽欲下賜家奴。妾寧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亦以死動之。○今日婦人放刃。每以要死恐嚇其夫。

卓慌奪劍。擁抱曰：吾戲汝。只三字。如聞其聲。貂蟬倒於卓懷。掩面大哭曰：此李儒

之計也。儒與呂布交厚。故設此計。却不顧惜太師體面。與賤妾性命。妾當生

噬其肉。說破李儒无妙不特。問呂布并問李儒。卓曰：吾安忍捨汝耶？蟬曰：雖蒙太師憐愛。但恐此處不

宜久居。必被呂布所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鄴塢去。同受快樂。慎勿憂疑。蟬

方收淚拜謝。此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曰：布與我

有父子之分。不便賜與。我只不究其罪。汝傳我意。以好言慰之可也。此處又用一頓。是說李儒不平。

儒曰：太師不可爲婦人所惑。卓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否？貂蟬

之事勿再多言。言則必斬。李儒出仰天嘆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雙股劍背。龍刀丈八。

後人讀書至此。有詩嘆之曰：蛇矛俱不及。左將軍兵。今日之好色者。仔細仔細。

司徒妙算託紅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戰虎牢徒費力。凱歌却奏鳳儀亭。

董卓卽日下令還鄴塢。百官俱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於稠人之內。眼

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假哭車已去遠布緩轡於土崗之上眼望

車塵嘆息痛恨恨是忽聞背後一人問曰溫侯何不從太師去乃在此遙望而

發嘆問得布視之乃司徒王允也相見畢允曰老夫日來因染微恙閉門不出

故久未得與將軍一見補筆周旋得妙今日太師駕歸郿塢只得扶病出送却喜得晤

將軍請問將軍爲何在此長嘆布曰正爲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尙未與

將軍耶惟託疾閉門方掩飾得此句不然王允豈有不知之理布曰老賊自寵幸久矣允佯大驚曰不信有此事布

將前事一一告允允仰面跌足半晌不語良久乃言曰不意太師作此禽獸

之行因挽布手曰且到寒舍商議布隨允歸允延入密室置酒款待布又將

鳳儀亭相遇之事細說一遍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爲天下恥

笑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一轉然允老邁無能之輩不足爲道可惜將軍蓋

世英雄亦受此污辱也又一轉更惡更妙布怒氣冲天拍案大叫允急曰老夫失語將

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

夫不用順口攪綴却用反言激發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下允曰以將軍之才

誠非董太師所可限制此處王允却用順口攪綴布曰吾欲殺此老賊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後

人議論

此處呂布却用反言跌頓

允微笑曰將軍自姓呂太師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

耶

擲撥之中又以擲戟二字激擲他

布奮然曰非司徒言布幾自誤允見其意已決便說之曰將軍

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傳名流芳百世將軍若助董卓乃反臣也載之史

筆遺臭萬年

數語撇却家門私愆告以朝廷大義乃是正文

布避席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

或不成反招大禍

當其奮怒反掩口以止之及其遲疑則正言以勸之待其應允又反言以決之凡用三番曲折王允信是妙人

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爲誓允

跪謝曰漢祀不斬皆出將軍之賜也切勿泄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

伏筆

布慨

然而去允卽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

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郿塢請卓議事一面以天子密詔付呂布使伏甲兵於

朝門之內引卓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騎都尉李

肅以董卓不遷其官甚是懷怨若令此人去卓必不疑琬曰善請呂布共議

布曰昔日勸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

照應前文

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

布曰昔日公說布使殺丁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

盈人神共憤公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伏兵誅之力扶漢室共作忠

臣尊意若何肅曰吾亦欲除此賊久矣恨無同心者耳今將軍若此是天賜

也肅豈敢有二心

慣會殺父者呂布也 慣勸人殺父者李肅也

遂折箭為誓允曰公若能幹此事何患不得

顯官

正應董卓不選其官 句直刺入李肅耳中

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郿塢入報天子有詔卓教喚入

有詔

坐而受之目中尚 有天子二字乎

李肅入拜卓曰天子有何詔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於未

央殿議將禪位於太師故有此詔

中心藏之久矣此語 亦直刺入董卓耳中

卓曰王允之意若何

肅曰王司徒已命人築受禪臺只等主公到來

受禪臺故事却在後文於此處先顯 一筆有此處之虛乃有後文之實

卓大

喜曰吾夜夢一龍罩身今日果得此喜信龍罩身者帝治其罪 也此老如何省得時哉不可失便命心腹

將李傕郭汜張濟樊稠四人領飛熊軍三千守郿塢自己即日排駕回京顧

謂李肅曰吾為帝汝當為執金吾又許一個 執金吾肅拜謝稱臣卓入辭其母母時年九

十餘矣

此猛老而不死以待典 刑皆董卓惡貫所致

問曰吾兒何往卓曰現將往受漢禪母親早晚為太后

也

又許一個 個太后

母曰吾近日肉顫心驚恐非吉兆卓曰將為國母豈不預有驚報國母 要傲

只怕令 孫不肯

遂辭母而行臨行謂貂蟬曰吾為天子當立汝為貴妃又許一個 個貴妃貂蟬已明

知就裏假作歡喜拜謝

風儀亭戰功將 從今日奏凱矣

卓出塢上車前遮後擁望長安來行不到三

十里所乘之車忽折一輪卓下車乘馬又行不到十里那馬咆哮嘶喊掣斷

轡頭卓問肅曰車折輪馬斷轡其兆若何肅曰乃太師應受漢禪棄舊換新

將乘玉輦金鞍之兆也。

前則其母疑而董卓解之此則董卓疑而李肅又解之董卓解得勉強李肅解得敏捷

卓喜而信其言次日正行間

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

紫霧以壯天威耳卓又喜而不疑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只有李儒抱病

在家不能出迎

董卓此來無人諫阻正為此耳

卓進至相府布入賀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

下兵馬

又許一個總督真是做夢

布拜謝就帳前歇宿是夜有十數小兒如郊外作歌風吹歌

聲入帳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

千里草乃董字十日上乃卓字不生育也

歌聲悲切卓問李

肅曰童謠主何吉凶肅曰亦只是言劉氏滅董氏興之意

卓擺列儀從入朝忽見一道人青袍白巾手執長竿上縛布一丈兩頭各寫

一口字

明明是呂布三字

卓問肅曰此道人何意肅曰乃心恙之人也呼將士驅去卓進

朝羣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擋

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門驚

問肅曰持劍是何意肅不應

到此便不消解說矣

推車直入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

在兩旁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膺墮車大呼曰吾兒奉

先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

以前叫過無數交視此處忽換一賊字可發一笑

一戟直刺咽喉

呂布孝子原以刀孝

留單以戟或刀或戟可
謂用力用勞各盡子道 李肅早割頭在手，呂布左手持戟，右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臣董卓，其餘不問，將史皆呼萬歲。」後人有詩嘆董卓曰：

伯業成時爲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誰知天意無私曲，郿塢方成已滅亡。

却說當下呂布大呼曰：「助卓爲虐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願往，忽

聽朝門外發喊，人報李儒家奴已將李儒綁縛來獻。事甚省力
文甚省筆王允命縛赴市曹

斬之。又將董尸首號令通衢，卓尸肥胖，看尸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爲燈。可解
卓短膏

油滿地，百姓過者莫不手擲其頭，足踐其尸。王允又命呂布同皇甫嵩、李肅

領兵五萬至郿塢，抄籍董卓家產人口，却說李傕、郭汜、張濟、樊稠聞董卓已

死，呂布將至，便引了飛熊軍，連夜奔涼州去了。呂布至郿塢，先取了貂蟬。呂布
心中

只爲此
一事皇甫嵩命將塢中所藏良家子女盡行釋放。好但係董卓親屬不分老

幼，悉皆誅戮。卓母亦被殺。是殺何太后之報○董卓收
得好兒子此姬養得好兒子卓弟董旻、姪董璜皆斬首，號令收

籍塢中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銀數百萬，綺羅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刻劉民脂
民膏而今

安在哉可爲
貪夫之戒回報王允，允乃大犒軍士，設宴於都堂，召集衆官酌酒稱慶，正飲宴

間，忽人報曰：「董卓暴尸於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誅，士

民莫不稱賀此何人獨敢哭也遂喚武士與吾擒來須臾擒至衆官見之無不驚駭原來那人不是別人乃侍中蔡邕也

蔡邕之哭董卓亦如樂布之哭彭越

允叱曰董卓逆賊今日伏誅國之大幸汝爲漢臣乃不爲國慶反爲賊哭何也邕伏罪曰邕雖不

才亦知大義豈肯背國而向卓只因一時知遇之感不覺爲之一哭自知罪大願公見原倘得黔首則足使續成漢史以贖其罪邕之幸也

若使邕成漢史當奪范曄陳壽之席衆

官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馬日磾亦密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若使續成漢史誠爲盛事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殺之恐失人望

本是全孝不全忠今范曄曲本反說他全忠不能全孝誣之甚矣

允曰

昔孝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遂致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運衰微朝政錯亂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誣議也

王允所見亦是恐其致董卓處有曲筆耳

日磾無言

而退私謂衆官曰王允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當下王允不聽馬日磾之言命將蔡邕下獄中縊死

同一死也若前日不從董卓而爲卓所殺豈不善乎

惜之吾爲世一時士大夫聞者盡爲流涕後人論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殺之亦爲已甚有詩嘆曰

董卓專權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當時諸葛隆中臥安肯輕身事亂臣

且說李傕郭汜張濟樊稠逃居陝西使人至長安上表求救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

先赦其罪使散其業而後圖之未為晚也此是王允失算

使者回報

李傕催曰求救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謀士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

長能縛君矣不然誘集陝人并本部軍馬殺入長安與董卓報讎事濟奉朝

廷以正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

只賈詡一言便使長安大亂武士兵端起於說士舌端可畏哉

傕等然其說遂流言於西

涼州曰王允將欲洗蕩此方之人矣衆皆驚惶乃復揚言曰徒死無益能從

我反乎衆皆願從於是聚衆十餘萬分作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逢董卓女婿

中郎將牛輔引軍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讎

卓有二婿李儒伏誅牛輔漏網何也

李傕便與合兵使爲

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兵來與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

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敵肅當先迎戰正與牛輔相遇大殺一陣

牛輔抵敵不過敗陣而去不想是夜二更牛輔乘李肅不備竟來劫寨肅軍

亂竄敗走三十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布大怒曰汝何挫吾銳氣遂斬李

肅懸頭軍門

慣動人殺父之報不用別人殺之即川殺父之人殺之此天道之巧

次日呂布進兵與牛輔對敵量牛輔如何敵

得呂布仍復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曰呂布驍勇萬不

能敵不如瞞了李傕等四人暗藏金珠與親隨三五人棄軍而去

賊徒身分正堪爲董卓之塔

胡

赤兒應允是夜收拾金珠棄營而走隨行者三四人將渡一河赤兒欲謀取

金珠竟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一派賊徒布問起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

輔奪其金寶布怒即將赤兒誅殺

胡赤兒之殺牛輔亦知呂布之殺董卓也知人則明自知則暗

領軍前進正迎着李傕軍

馬呂布不等他列陣便挺戟躍馬麾軍直衝過來傕軍不能抵當退走五十

餘里依山下寨請郭汜張濟樊稠共議曰呂布雖勇然而無謀不足爲慮我

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廝殺郭將軍可領軍抄擊其後效彭越撓楚之法

鳴金進兵擂鼓收兵張樊二公却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彼首尾不能救應必

然大敗

賈固能謀李傕亦善算

衆用其計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兵搦戰布忿怒衝

殺過去傕退走上山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忽報郭汜在陣後殺來布

急回戰只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布方欲收軍鑼聲響處傕軍又來未及對

敵背後郭汜又領軍殺到及至呂布來時却又擂鼓收軍去了

顧倒金鼓以亂之所以疲其力也

激

得呂布怒氣填胸一連如此幾日欲戰不得欲止不得正在惱怒忽然飛馬

報來說張濟樊稠兩路軍馬竟犯長安京城危急布急領軍回背後李傕郭

汜殺來布無心戀戰，只顧奔走，折了好些人馬。

昔日能擋十八路諸侯，而今日不能勝李郭張樊四軍，何也？豈既得貂蟬後，勇力已不如前日矣。

比

及到長安城下，賊兵雲屯雨集，圍定城池。布軍與戰不利，軍士畏呂布暴厲，

多有降賊者。布心甚憂，數日之後，董卓餘黨李蒙、王方在城中爲賊內應，偷

開城門，四路賊軍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攔當不住，引數百騎往青鎖門

外呼王允曰：「勢急矣，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

王允若去是棄天子而去也，貽天子以危而已，則逃其難，王允決不肯爲矣。

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吾之願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而死，臨難苟

免，吾不爲也。爲吾謝關東諸公，努力以國家爲念。呂布再三相勸，王允只是

不肯去。

王允是漢子。

不一時，各門火燄冲天。呂布只得棄却家小，

貂蟬也不要了。

引百餘騎飛

奔出關，投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太常卿种拂、太僕魯馗、大鴻臚周

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願皆死於國難。賊兵圍繞內庭，至急。侍臣請

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傕等望見黃蓋約住軍士，口呼萬歲，獻帝倚樓問曰：

「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意欲何爲？」李傕、郭汜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

之臣，無端被王允謀殺，臣等特來報讎，非敢造反。」

如吳楚七國之欲殺龍錯也。

但見王允便退

兵。王允時在帝側，聞知此言，奏曰：「臣本爲社稷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

以誤國家。臣請下見。二賊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

王允臨樓勝於掛雄投箇

大呼曰。王允在此。好王李傕郭汜拔劍叱曰。董太師何罪而見殺。允曰。董卓之

罪彌天。亘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汝獨不聞乎。傕汜曰。

太師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赦。本意在此句王允大罵逆賊。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

有死而已。王允之死無益。不如隨呂布而去。然不忍棄天子而走。乃是忠也。二賊手起。把王允殺於樓下。史官有詩讚曰。

王允運機謀。奸臣董卓休。心懷安國恨。眉鎖廟堂憂。

英氣連霄漢。忠心貫斗牛。至今魂與魄。猶遶鳳凰樓。

衆賊殺了王允。一面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盡行殺害。士民無不下淚。當

下李傕郭汜尋思曰。既到這裏。不殺天子。謀大事。更待何時。便持劍大呼。殺

入內來。正是

巨魁伏罪災方息。從賊縱橫禍又來。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勤王室馬騰舉義 報父讎曹操興師

或問予曰。天雷擊董卓於身後。何不擊董卓於生前。擊既死之元凶。何不擊方興之從

賊予應之曰。天有天理。亦有天數。待其惡貫既盈。而後假手於人以殺之。是亦氣數使然。蓋天理之天。不能不聽於天數之天也。

賈詡深溝高壘之謀。卽李左車劫陳餘之策也。陳餘不能用左車之言。車固遇非其人。李傕雖能用賈詡之言。詡亦事非其主。君子擇主而事。可不慎哉。

馬超如此英勇。却怪虎牢關前。並不見西涼兵將挺身一戰。何也。意者馬超此時尙幼。未隨父來。或馬騰見袁紹不能用人。袁術不肯發糧。故無戰心耶。不然今日討李郭者。馬騰異日受衣帶詔者。亦馬騰既已烈烈於後。豈得冥冥於前。曹操以荀彧爲吾之子房。是隱然以高祖自待矣。何至加九錫而始知其有不臣之心乎。文若不於此時疑之。直至後日而始疑之。惜哉。見之不早也。

曹操殺呂伯奢一家。是有意。陶謙害曹嵩一家。是無心。曹操遷怒於陶謙。猶可言也。遷怒於徐州百姓。則惡矣。至復遷怒於昔日救命之陳宮。則尤惡矣。惡人有言必踐。言之則必行之。前日殺呂家是。寧可我負人。今日欲報讎。是不可人負我。

却說李郭二賊欲弑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者便殺之。恐衆人不服。不如仍舊奉之爲主。賺諸侯入關。先去其羽翼。然後殺之。天下可圖也。

一欲殺一不殺總是

狂復算計與曹操不同

李郭二人從其言，按住兵器。帝在樓上宣諭曰：「王允既誅，軍馬何故

不退？」李傕郭汜曰：「臣等有功王室，未蒙賜爵，故不敢退軍。」帝曰：「卿欲封何爵？」

李郭張樊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勒要如此官品。今道士受錄每自擬職銜以奏天庭，想亦用此法也。帝只得從之。

封李傕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郭汜爲後將軍，假節鉞。同

秉朝政，樊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其餘

李蒙、王方等各爲校尉。然後謝恩。只算自封自領，何謝之有。領兵出城，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

獲得些零碎皮骨，以香木雕成形體，安湊停當，大設祭祀，用王者衣冠棺槨，

選擇吉日遷葬。郿塢臨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其棺，

屍首提出棺外。曹操七十二疑塚，天不一擊之而獨擊董卓之墓者，蓋報其發掘陵寢之惡也。李傕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次改

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爲雷火消滅。前膽中證燈是人火，今雷火消滅是天火。天之怒卓可謂甚矣。且說

李傕郭汜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密遣心腹侍帝左右，觀其動靜，獻帝此時舉

動荆棘，朝廷官員並由二賊陞降。因探人望，特宣朱雋入朝，封爲太僕，同領

朝政。董卓召蔡邕，李郭用朱雋正是一樣意思。一日，人報西涼太守馬騰并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十餘萬，

殺奔長安來，聲言討賊。原來二將先曾使人入長安結連侍中馬宇，諫議大

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爲內應共謀賊黨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爲征西將軍韓遂爲鎮西將軍各受密詔併力討賊

此處討李郭有密詔後文討曹操亦有衣帶詔前後一轍

當下李催郭

汜張濟樊稠聞二將軍至一同商議禦敵之策謀士賈詡曰二軍遠來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以拒之不過百日彼兵糧盡必將自退然後引兵追之二將

可擒矣

此即李左車勸陳餘之計

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願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

頭獻於麾下賈詡曰今若卽戰必當敗績李蒙王方齊聲曰若吾二人敗情願斬首吾若戰勝公亦當輸首級與我詡謂李催郭汜曰長安西二百里蓋

屋山其路險峻可使張樊兩將軍屯兵於此堅壁守之

此似善棋者下一開著後來却是要害

待李蒙王

方自引兵迎敵可也李催郭汜從其言點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

忻喜而去離長安二百八十里下寨西涼兵到兩個引軍迎去西涼軍馬攔

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指李蒙王方罵曰反國之賊誰去擒之言

未絕只見一位少年將軍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臂彪腹狼腰手執長

槍坐騎駿馬從陣中飛出

寫得聲勢

原來那將卽馬騰之子馬超字孟起年方十七

歲英勇無敵王方欺他年幼躍馬迎戰戰不到數合早被馬超一槍刺於馬

下馬超勒馬便回李蒙見王方刺死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超只做不知馬騰在陣門下大叫背後有人追趕聲猶未絕只見馬超已將李蒙擒在馬上

二人皆敢不出賈詡之料

原來馬超明知李蒙追趕却故意俄延等他馬近舉槍刺來超將

身一閃李蒙擗個空兩馬相並被馬超輕舒猿臂生擒過去

馬超乃五虎將之一此處極寫其英勇正爲後文伏線

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馬騰韓遂乘勢追殺大獲勝捷直迫隘口下寨把李蒙斬首號令李催郭汜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關防由他搗戰並不出迎果然西涼軍未及兩月糧草俱乏商議回軍恰好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出首家主與劉範种邵外連馬騰韓遂欲爲內應等情

後來董承謀討曹操亦被家僮所首前後又出一轍

李催郭汜大怒盡收三家老小良賤斬於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門前號令馬騰韓遂見軍糧已盡

勢不得不來○起義之兵却因食盡而沮前有孫堅後有韓馬爲之一嘆

內應又泄

加一倍要去

只得拔寨退軍李催郭汜令張濟引軍趕馬騰樊稠引軍趕

韓遂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殺退張濟

畢竟馬超猛於韓遂

樊稠去趕韓遂看看趕上

相近陳倉韓遂勒馬向樊稠曰吾與公乃同鄉之人今日何太無情

國義不足以前情

樊稠也勒住馬答曰上命不可違韓遂曰吾此來亦爲國家耳公何相迫

之甚也。先通鄉情後說國義樊稠聽罷撥轉馬頭收兵回寨讓韓遂去了不提防李傕之姪

李別見樊稠放走韓遂回報其叔李傕大怒便欲興兵討樊稠賈詡曰目今

人心未寧頻動干戈深為不便不若設一宴請張濟樊稠慶功就席間擒樊

斬之毫不費力。賈詡為備謀每中款惜乎事非其主李傕大喜便設宴請張濟樊稠二將欣然赴宴酒

半闌李傕忽然變色曰樊稠何故交通韓遂欲謀造反稠大驚未及回言只

見刀斧手擁出早把樊稠斬首於案下。樊稠獨知同鄉之情李傕更不念同事之情嚇得張濟俯伏於地李

傕扶起曰樊稠謀反故爾誅之公乃吾之心腹何須驚懼就將樊稠軍撥與

張濟管領張濟自回弘農去了。張濟此時亦當心變而終從李傕非丈夫也李傕郭汜自戰敗西涼兵諸侯

莫敢誰何賈詡屢勸撫安百姓結納賢豪自是朝廷微有生意。此等舉動比之李傕動殺百姓大不相同惜其黨惡

人吐罵。至今受不想青州黃巾又起聚眾數十萬頭目不等劫掠良民。黃巾與李郭等真是聲應氣求有董卓作之於上自有黃巾餘黨應

下。至於太僕朱雋保舉一人可破羣賊李傕郭汜問是何人朱雋曰要破山東羣

賊非曹孟德不可。從李傕引出黃巾又從黃巾引入曹操下文獨詳敘曹操事此正過接接處也李傕曰孟德今在何處雋曰現任東

郡太守廣有軍兵若命此人討賊賊可尅日而破也李傕大喜星夜草詔差

人齎往東郡命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又添出鮑信陪之操領了聖旨會合鮑信

一同興兵擊賊於壽陽，鮑信殺入重地，爲賊所害。此處了却鮑信操追趕賊兵，直到濟北降者數萬，操卽用賊爲前驅，兵馬到處無不降順。不過百餘日，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操擇精銳者，號爲青州兵。其餘盡令歸農。曹操自此威名日重，捷書報到長安，朝廷加曹操爲鎮東將軍。操在兖州招賢納士，有叔姪二人來投操。先來二人乃潁州潁陰人，姓荀名彧，字文若，荀昆之子也。舊事袁紹，今棄紹投操。操與語，大悅，曰：「此吾之子房也。」隱然以高祖自待遂以爲行軍司馬。其姪荀攸，字公達，海內名士，曾拜黃門侍郎，後棄官歸鄉。今與其叔同投曹操。操以爲行軍教授。荀彧曰：「某聞兖州有一賢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問是誰，彧曰：『乃東郡東阿人，姓程名昱，字仲德。』」一人薦出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問，訪得他在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曹操，大喜，昱謂荀彧曰：「某孤陋寡聞，不足當公之薦。公之鄉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一人又薦出乃當今賢士，何不羅而致之？彧猛省曰：「吾幾忘却。」遂啓操徵聘郭嘉到兖州，共論天下之事。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淮南成德人，姓劉名曄，字子陽。一人又薦出操卽聘曄至曄，又薦二人，一個是山陽昌邑人，姓滿名寵，字伯寧，一個是武城人，姓呂

名虔字子恪一人薦出二人曹操亦素知這兩人名譽就聘爲軍中從事滿寵呂虔共

薦一人乃陳留平丘人姓毛名玠字孝先二人共薦二人曹操亦聘爲從事又有一將

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又自來一人乃泰山鉅平人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

馬熟嫻武藝出衆命爲典軍司馬一日夏侯惇引一大漢來見前所見皆是先通姓名而後引見惟夏侯惇所薦先

引見而後通姓名又是一樣筆法操問何人惇曰此乃陳留人姓名典名韋勇力過人舊跟張邈與帳

下人不和手殺數十人逃竄山中惇出射獵見韋逐虎過澗因收於軍中今

特薦之於公典韋來歷只在夏侯惇口中敘出好操曰吾觀此人容貌魁梧必有勇力惇曰他曾爲友

報讎殺人提頭直出鬧市數百人不敢近只今所使兩枝鐵戟重八十斤挾

之上馬運使如飛操令韋試之韋挾戟驟馬往來馳聘忽見帳下大旗爲風

所吹岌岌欲倒衆軍士挾持不定韋下馬喝退衆軍一手執定旗桿立於風

中巍然不動操曰此古之惡來也惡來助討果然遂命爲帳前都尉解上身錦襖及駿

馬雕鞍賜之敘典韋獨詳文字參差有法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謀臣武有猛將威鎮山東總結一句乃遣

泰山太守應劭往瑯琊郡迎父曹嵩曹操但討黃巾不討李郭是重外而輕內不去勸王先去迎父是先私而後公也嵩自陳留避難隱

居瑯琊當日接了書信便與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

車百餘輛，逕望兖州而來。道經徐州，太守陶謙，字恭祖，爲人溫厚純篤，向欲結納曹操，正無其由。陶謙差矣，曹操何人，而必欲結納之耶。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大設筵

宴，款待兩日。曹嵩要行，陶謙親送出郭，特差都尉張闔將部兵五百護送。誰知

反成曹嵩率家小行到華費時，夏末秋初，大雨驟至，只得投一古寺歇宿。寺僧

接入，嵩安頓家小，命張闔將軍馬屯於兩廊，衆軍衣裝都被雨打濕，同聲嗟

怨，張闔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們本是黃巾餘黨，勉強降順陶謙，未

有好處。如今曹家輜重車輛無數，你們欲得富貴不難，只就今夜三更大家

斫將入去，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財物，同往山中落草。」此計如何。曹操討黃巾那知，又受黃巾之害。

衆皆應允。是夜風雨未息，曹嵩正坐，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

被擄死。曹嵩方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越牆而走，妾肥胖不能出，嵩慌急與

妾躲於廁中，被亂軍所殺。是曹操殺呂伯奢全家之報，呂家害在一猪，曹家胖妾亦一猪也。應劭死命逃脫，投袁紹去了。張

闔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後人有詩

曰：曹操奸雄世所誇，曾將呂氏殺全家。如今闔戶受人殺，天理循環報不差。

當下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士報與曹操聞之哭倒于地衆人救起操切齒曰陶謙縱兵殺吾父此讎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軍洗蕩徐州方雪吾恨遂留荀彧程昱領軍三萬守鄆城范縣東阿三縣此二人為後來抵敵呂布伏線其餘盡殺奔徐州來夏侯惇于禁典韋為先鋒操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以雪父讎遷怒百姓更為無理當有九江太守邊讓與陶謙交厚聞知徐州有難自引兵五千來救操聞之大怒使夏侯惇於路截殺之後陳琳檄中以此罪操時陳宮為東郡從事亦與陶謙交厚聞曹操起兵報讎欲盡殺百姓星夜前來見操自前卷客店中一去陳宮却無下落在此處始出操知是為陶謙作說客欲待不見又滅不過舊恩只得請入帳中相見宮曰今聞明公以大兵臨徐州報尊父之讎所到欲盡殺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好利忘義之輩尊父遇害乃張闔之惡非謙罪也且州縣之民與明公何讎殺之不祥望三思而行操怒曰公昔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復來相見遷怒陳宮更是無理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雪吾恨然則呂伯奢全家被殺又將摘何人之胆剜何人之心以雪其恨耶公雖為陶謙遊說其如吾不聽何陳宮辭出嘆曰吾亦無面目見陶謙也遂馳馬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為後文使呂布攻徐作張本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

此段亦在陳琳檄中

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軍報讎殺戮百姓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

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急聚眾官商議曹豹曰曹兵既至豈有束手待死某

願助使君破之陶謙只得引兵出迎遠望操軍如鋪霜湧雪中軍豎起白旗

二面大書報讎雪恨四字寫得如此聲勢讀者至此爲陶謙寒心又爲徐州百姓寒心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

穿縞素揚鞭大罵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欠身施禮曰謙本欲結好明公故

託張圍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望明公察之操大

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尙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夏侯惇聲而出陶謙慌走

入陣夏侯惇趕來曹豹挺槍躍馬前來迎敵兩馬相交忽然狂風大作飛沙

走石兩軍皆亂各自收兵此時亦天之不欲絕徐州百姓也陶謙入城與眾計議曰曹兵勢大難敵

吾當自縛往曹營任其剖割以救徐州百姓之命豈在百姓仁人之言言未絕一人進前

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兵雖衆未能卽破我城府君與百姓堅守

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衆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

正是

本爲納交反成怨那知絕處又逢生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本是陶謙求救。却弄出孔融求救。本是太史慈救孔融。却弄出劉立德救孔融。本是孔融求立德。却弄出陶謙求立德。本是立德退曹操。却弄出呂布退曹操。種種變化。令人測摸不出。

看前卷曹操咬牙切齒。秣馬厲兵。觀者必以爲此卷中定然踏平徐州。碎割陶謙矣。不意虎頭蛇尾。竟自解圍而去。所以然者。操以兗州爲家。無兗州則無家也。顧家之情重。遂使報父之情。輕故乘便賣個人情。與劉備嗟乎天下豈有報父讎而可以賣人情者乎。孝子報讎。不復顧身。奈何顧家而遂中止乎。大史慈爲母報德。而終以克報慈誠。孝子也。曹操爲父報讎。而竟不克報。以操非孝子故也。

劉備之辭徐州爲真辭耶。爲假辭耶。若以爲真辭。則劉璋之益州且奪之。而陶謙之徐州反讓之何也。或曰辭之愈力。則受之愈穩。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計。人自不知耳。

却說獻計之人。乃東海朐縣人。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富豪。嘗往洛陽買賣乘車。而回路遇一美婦人。來求同載。竺乃下車步行。讓車與婦人坐。婦

八請竺同載。竺上車端坐。目不邪視。其實難得行及數里。婦人辭去。臨別對竺曰。我

乃南方火德星君也。離為中女。火固屬陰。故火星化為婦人。奉上帝勅往燒汝家。感君相待以禮。故明告

君。君可速歸。搬出財物。吾當夜來言訖不見。心火不動。大火亦不為害。然今之能為。廢竺者。幾人哉。天火安能燒得許多也。竺大驚。飛

奔到家。將家中所有。疾忙搬出。是晚果然。廚中火起。盡燒其屋。竺因此廣捨

家財。濟貧拔苦。後陶謙聘為別駕。從事。夾敘鑿竺一段閒情。敘事到極急時。偏用一緩。當日獻計曰。某願親往

北海郡。求孔融起兵救援。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若二處軍馬齊來。

操必退兵矣。謙從之。遂寫書二封。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應聲願

往。衆視之。乃廣陵人。姓陳名登。字元龍。陶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訖。略過青州

一邊下便詳。敘北海一透。然後命糜竺齋書赴北海。自己率衆守城。以備攻擊。却說北海孔融

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年十

歲時。往謁河南尹李膺。閤人難之。融曰。我係李相通家。及入見膺。問曰。汝祖

與吾祖何親。融曰。昔孔子曾問禮於老子。融與君累世通家。好挾刺。投人者多。寫出膺家想。亦學孔融而誤也。膺

大奇之。少頃。大中大夫陳煒至。膺指融曰。此奇童也。煒曰。小時聰明。大時未

必聰明。融卽應聲曰。如所言。君幼時必聰明者。口角尖利。咄咄逼人。煒等皆笑曰。此子長成

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後爲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今之爲通家帖拜客者偏多。儘

容未必好客。此孔融之所以不可及也。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之願也。高懷惜今世無孔融。我亦欲爲通家帖拜投門下矣。

年甚得民心。又夾敘孔融一段明文。敘事到極急時，又用一緩筆。當日正與客坐，人報徐州糜竺至。融請入見，問其

來意。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甚急，望明公垂救。融曰：吾與陶恭祖交厚，子

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與我無讎，當先遣人送書解和。如其不

從，然後起兵。竺曰：曹操倚重兵威，決不肯和。融教一面點兵，一面差人送書

正商議間，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數萬，殺奔前來。此數萬人突如其來，怪絕。孔融大驚

急點本部人馬出城與賊迎戰。管亥出馬曰：吾知北海糧廣，可借一萬石，卽

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曰：吾乃大漢之臣，守大漢之地，豈

有糧米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融將宗寶挺槍出馬，戰不數

合，被管亥一刀砍宗寶於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

孔融心中鬱悶，糜竺懷愁更不可言。糜竺此時其實難過。次日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

深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槍躍馬，殺入賊陣，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

城下大叫開門。此一人又突如其來，怪絕。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衆趕到河邊，那人回身

連擗十數人下馬英雄賊衆倒退融急命開門引入其人下馬棄槍逕到城上

拜見孔融融問其姓名對曰某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其名曰慈其人則孝字子義

老母重蒙恩顧某昨自遼東回家省親知賊寇城老母說屢受府君深恩汝

當往救某故單馬而來曹操爲父報讎大史慈爲母報德孔融大喜原來孔融與太史慈雖未識面

却曉得他是個英雄因他遠出有老母住在離城二十里之外融常使人遺

以粟帛母感融德故特使慈來救好客而惠及其母固當得此報當下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

鞍馬慈曰某願借精兵一千出城殺賊融曰君雖英雄然賊勢甚盛不可輕

出慈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來如不能解圍慈亦無顏見母矣的是孝子聲口願決

一死戰融曰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請他得來相救此圍自解只無人

可使耳慈曰府君修書某當急往糜竺方爲陶謙求救於孔融太史慈又爲孔融求救於劉備變幻之極融喜修書付慈慈擐甲

上馬腰帶弓矢手持鐵槍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河賊將率衆來

戰慈連擗死數人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料必是請救兵的便自引數

百騎趕來八面圍定慈倚住槍拈弓搭箭八面射之無不應弦落馬賊衆不

敢來追英雄之極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來見劉玄德施禮罷具言孔北海被圍

求救之事呈上書札。玄德看畢，問慈曰：「足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融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氣誼相投，有分憂共患之意。」語語打動玄德如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告，危在旦夕。聞君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鋒突圍，前來求救。玄德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自負語亦乃航備語乃同雲長、翼德、點精兵三千，往北海郡進發。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自引兵迎敵。因見玄德兵少，不以為意。玄德與關、張、太史慈立馬陣前，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向前，雲長早出。破黃巾賊却用一囊青巾者可謂以木剋土直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量管亥怎敵得雲長，數十合之間，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雙槍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兵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與關、張趕殺賊衆如虎入羊羣，縱橫莫當。只八字驚得何等聲勢便驅兵出城，兩下夾攻，大敗羣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可謂破黃巾劉關張矣孔融迎接玄德入城，敘體畢，大設筵宴慶賀。又引糜竺出見玄德，具言張圍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殘害百姓，倚強欺弱，何不與融同往救之？」玄德曰：「備非敢推辭，奈兵

微將寡恐難輕動孔融曰融之欲救陶恭祖雖因舊誼亦爲大義公豈獨無
仗義之心耶激厲得好玄德曰既如此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借三
馬隨後便來融曰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爲何如人耶正與北海知世間有劉備句相照聖人
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然必親至孔融應允
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謝曰慈奉母令前來相助
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來喚不敢不去容圖再見融以
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歸何不留之可惜可惜其母見之喜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子是孝子母是賢母
遂遣慈往揚州去了爲後伏線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投北海來見公孫瓚具說
欲救徐州之事瓚曰曹操與君無讎何苦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已許人不敢
失信瓚曰吾借與君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未嘗須與忘此人瓚許之
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爲前部子龍引二千軍隨後往徐州來却說
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
領兵來救一邊實敘一邊虛敘妙陶謙心安原來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怕曹操勢猛遠遠
依山下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劉

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兵勢大操又善於用兵未可輕戰且觀其動靜然後進兵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久持備令雲長子龍領軍四千在公部下相助備與張飛殺奔曹營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畢竟玄德英雄融大喜會合田楷爲犄角之勢雲長子龍領兵兩邊接應是日玄德張飛引一千人馬殺入曹兵寨邊正行之間寨內一聲鼓響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擁衆出來當頭一員大將乃是于禁勒馬大叫何處狂徒往那裏去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麾兵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令開門玄德入城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面勞軍陶謙見玄德一表軒昂語言豁達心中大喜便令糜竺取徐州牌印讓與玄德陶恭祖讓徐州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王綱不振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邁無能情願將徐州相讓公勿推辭謙當自寫表文申奏朝廷玄德離席再拜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爲平原相猶恐不能職今爲大義故來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佑謙曰此

老夫之實情也。再三相讓。玄德那裏背受真耶。糜竺進曰。今兵臨城下。且當商議退敵之策。待事平之日。再當相讓可也。玄德曰。備當遺書與曹操。勸令解和。操若不從。廝殺未遲。於是傳檄三寨。且案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却說曹操正在軍中。與諸將議事。人報徐州有戰書到。操拆而觀之。乃劉備書也。書略曰。

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嗣後天各一方。不及趨侍。向者尊父曹侯。實因張闔不仁。以致被害。非陶恭祖之罪也。目今黃巾遺孽。擾亂於外。董卓餘黨。盤据於內。願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後私讎。撤徐州之兵。以救國難。則徐州幸甚。天下幸甚。好書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人。敢以書來勸我。且中間有譏諷之意。命斬來使。一面竭力攻城。郭嘉諫曰。劉備遠來救援。先禮後兵。主公當用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城可破也。操從其言。款留來使。候發回書。正商議間。忽流星馬飛報禍事。令人測摸不出怪絕操問其故。報說呂布已襲破兖州。進據濮陽。真是意想不到原來呂布自遭李郭之亂。逃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怪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

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燕於常山布自以為得志傲慢袁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乃去投張揚揚納之時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

呂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斬龐舒寫書於張揚教殺呂布布因棄張揚去投張

邈呂布出關後事附補於此恰好張邈弟張超引陳宮來見張邈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英雄

並起君以千里之衆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曹操征東兖州空虛而呂

布乃當世勇士若與之共取兖州伯業可圖也陳宮妙人張邈大喜便令呂布襲破

兖州隨據濮陽止有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計死守得全虧得前番防守

其餘俱破曹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不是劉備救陶謙却是呂布救陶謙亦不是呂布救陶謙乃是陳宮救陶謙也操聞報大驚

曰兖州有失使吾無家可歸矣不可不亟圖之欲報全驪奈何願耶郭嘉曰主公正好賣個

人情與劉備退軍去復兖州報羅何事可實人情乎操然之即時答書與劉備拔寨退兵前寫曹操

盛怒有不可彌過之勢不意却作如此收局奇幻且說來使回徐州入城見陶謙呈上書札言曹兵已退謙大喜

差人請孔融田楷雲長子龍等赴城大會衆軍齊赴必謂一場大戰矣不意曹兵已不戰而退奇幻飲宴既畢謙延玄

德於上座拱手對衆曰老夫年邁二子不才不堪國家重任劉公乃帝室之

胄德高才廣可領徐州老夫情願乞閒養病陶公祖二讓徐州玄德曰孔文舉令備來救

徐州爲義也。今無端據而有之。天下將以備爲無義人矣。糜竺曰：今漢室凌遲，海宇顛覆，樹功立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戶口百萬，劉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糜竺亦看上文德了玄德曰：此事決不敢應命。陳登曰：陶府君多病，不能視事，明公勿辭。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讓之？孔融曰：袁公路塚中枯骨。四字罵得惡何足挂齒？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肯。陶謙泣下曰：君若捨我而去，吾死不瞑目矣。雲長曰：既承陶公相讓，兄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我強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讓，何必苦苦推辭？說得爽利玄德曰：汝等欲陷我于不義耶？陶謙推讓者三，玄德只是不受。真耶假耶陶謙曰：如玄德必不肯從此間近邑。名曰小沛，足可屯軍。請玄德暫駐軍此邑，以保徐州。何如？衆皆勸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陶謙勞軍已畢，趙雲辭去。玄德執手揮淚而別。孔融田楷亦各相別，引軍自回。玄德與關張引本部軍來至小沛，修葺城垣，撫諭居民。高祖起於沛，玄德亦居小沛，可稱小沛公。却說曹操回軍曹仁，接著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爲輔，兖州已失，其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賴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不足慮也。教且安營下寨，再作商議。呂布知

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堅守兖州，親自率兵前去破曹，二人應諾。陳宮急入見曰：「將軍棄兖州，欲何往乎？」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差矣！薛蘭必守兖州，不住。」具有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兵聞失兖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洵是妙策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兖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恐此處有伏兵。」陳宮之言郭嘉暗料著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兖州，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呂布不聽陳宮之言，曹操又暗料著教曹仁領一軍圍兖州，吾進兵濮陽，速攻呂布。陳宮聞曹兵至近，乃獻計曰：「今曹兵遠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布曰：「吾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却說曹操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陳兵于野，操立馬于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陣圍處，呂布當先出馬，兩邊排開八員健將，第一個鴈門馬邑人，姓張名遼，字文遠，第二個泰山華陰人，姓臧名霸，字宣高，兩將又各引六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大震，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

汝自來無讎，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極無理語說來，便却甚是有理。

便叫臧霸出馬搦戰，曹軍內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槍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

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廝殺惱得呂布性起，挺

戟驟馬衝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

收軍。曹操輸了一陣，回寨與諸將商議。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

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准備，可引兵擊之。若得

寨，布軍必懼，此為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章六將，選

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呂布於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個要

緊去處，倘或曹操襲之，奈何？布曰：他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宮曰：曹操是

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我，不備。于禁之謀陳宮又暗暗料着。布乃撥高順并魏續、侯成引兵

往守西寨，却說曹操於黃昏時分引軍至西寨，四面突入，寨兵不能抵擋，四

散奔走。曹操奪了寨，將及四更，高順方引軍到，殺將入來。呂兵未至而寨已奪，可見曹操行軍之速。曹操自

引軍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自引

救軍來了，操棄寨而走。既奪而使之不能不棄，可見陳宮應敵之妙。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

自引軍來到于禁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
 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忽又喊聲大震一彪軍
 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殺得好着疎 宮兵法頗妙衆將死戰操當先衝陣柳子
 響處箭如驟雨射將來操不能前進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裏一
 將踊出乃典韋也手挺雙戟戟大叫主公勿憂飛身下馬撐住雙戟取短戟
 十數枝挾在手呂布一戟曲韋雙戟奇矣乃不用兩大戟而用無數小戟更奇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我
 步冒箭前行布軍數十騎追至從人大叫曰十步矣韋曰五步乃呼我奇遂放開脚
 人又曰五步矣韋乃飛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百步箭不敵 五步戟奇絕立殺十數
 人衆皆奔走韋復飛身上馬挺一雙大戟戟衝殺入去忽下馬忽上馬忽用小戟忽用大戟寫典韋如生龍活虎郝曹
 侯宋四將不能抵當各自逃去典韋殺散敵軍救出曹操衆將隨後也到尋
 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馬提戟趕來大叫曹賊休走
 此時人馬困乏大家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正是

雖能暫把重圍脫只怕難當勁敵追
 不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孟德大戰呂布

糜竺家中之火。天火也。濮陽城中之火。人火也。天火也。糜竺知燒而避其燒。天所以全君子也。曹操不知燒而亦不死於燒。所以留奸雄也。全君子是天理。留奸雄是天數。曹操既據兗州。且將北取冀。安得不東取徐。是徐州固操所必爭也。今雖暫舍之而去。其志豈能須臾忘徐州哉。玄德雖受陶謙之讓。吾知終非其有。爾荀文若曰。河濟之地。昔之關中河內也。是隱然以高祖光武之所爲教。曹操矣。迨其後。自加九錫而惡其不臣。豈始既教之。而後復惡之耶。坡公稱文若爲聖人。吾未敢信。

呂布聽陳宮之言而輒勝。不聽陳宮之言而輒敗。宮誠智矣。然田氏之叛。乃宮教之也。何也。先啓其機也。若其老手。只須自用一人。假作田使。不必使田氏知之。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鬪到黃昏時分。自昨夜黃昏時分直到今夜黃昏時分好一場大殺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章。加爲領軍都尉。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宮曰。濮陽城中有富戶田氏家。僮千百。爲一郡之巨室。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書。言呂溫侯殘暴不仁。民心大怨。後呂布之敗果然爲此兩句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我爲內應。不想後來弄假成真

操若來誘之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得脫也。呂布從其計。密諭田氏使人逕到操寨。操因新敗正在躊躇。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爲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前日曹操在徐州城外以白旗示威。今日呂布在濮陽城中以白旗行詐。操大喜曰。天使我得濮陽也。重賞來人。一面收拾起兵。劉曄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其中有詐。不可不防。明公欲去。當分三軍爲三隊。兩隊伏城外。應一隊入城。方可。操之不死。于是役全虧劉曄此數語。操從其言。分軍三隊來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豎旗旛。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此時只此一點白旗。知少頃弄出一片紅。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韋出馬。直取侯成。侯成抵敵不過。回馬望城中走。韋趕到吊橋邊。高順亦攔當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內有數軍人乘勢混過陣來。見操說是田氏之使。呈上密書約云。今夜初更時分。與前兩番黃昏時分相照。城上鳴鑼爲號。便可進兵。某當獻門。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自己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將率兵入城。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李典所見也是。操喝曰。我自不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直入。時約初更。月

光未上將寫火光之明先寫月光之暗以形之○前寫黃昏有雨今寫初更無月忙中偏有此閒筆只聽得西門上吹羸鼓聲喊聲忽起門上火

把繚亂城門大開吊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

操知是計忙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礮響四門烈火轟天而起金鼓

齊鳴喊聲如江翻海沸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

走北門道旁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

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中計者未得其入城殺敵者到走出城好笑典韋殺離吊橋回頭不

見了曹操翻身復殺入城來門內撞著李典典韋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

不見韋曰汝在城外催救軍我入去尋主公李典去了典韋殺入城中尋覓

不見再殺出城河邊撞著樂進進曰主公何在韋曰我往復兩遭尋覓不見

進曰同殺入去救主語亦壯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礮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衝

煙突火又殺入去到處尋覓典韋三入火城可謂忠勇却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裏人

馬截來不得出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嚇殺讀書者至此必謂曹操死

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妙有胆識者此時使撥馬回走必反被擒矣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於操

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因其掩面故說不真然亦以其縱馬竟過故不疑其即操也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也有急智

呂布聽說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見了曹操，反問曹操，捨却曹操，別趕曹操，諺云：方說曹操曹操就到，當面錯過，豈不好笑。曹操撥轉馬頭，

望東門而走。這得好。正逢典韋、韋擁護曹操，殺條血路到城門邊，火焰甚盛，城上

推下柴草，遍地都是。火韋用戟撥開飛馬，冒煙突火，先出。曹操隨後亦出，方

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正打着曹操戰馬後胯，那馬撲地倒了。

嚇殺讀者至此，又必謂曹操死矣。操用手託梁，推放地下，手臂鬚髮盡被燒傷。曹操之髮未剃于潼關，先燒于漢陽，典

韋回馬來救，恰好夏侯淵亦到，兩個同救起曹操，突火而出，操乘淵馬，典韋

殺條大路而走，直混戰到天明。操方回寨，眾將拜伏問安。曹仰面笑曰：如此一番

然發笑正諺所謂哭不得而笑耳。誤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操曰：今只將計就

計，詐言我被火傷，火毒攻發，五更已經身死。昨日呂布使人詐降，今日曹操自布必引兵來

攻我，伏兵于馬陵山中，候其兵半度而擊之，布可擒矣。好計嘉曰：真良策也。于

是令軍士挂孝發喪。昨日漢陽城內一片紅，今日漢陽城外一片白，紅是真，白是假。白挂孝發喪，今人必以為不祥，可見漢子氣人幹不得事。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漢

陽報。呂布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布隨點起軍馬，殺奔馬陵山來。

將到曹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呂布死戰得脫，折了好些人馬，敗回漢陽，堅

守不出。是年蝗蟲忽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值錢五十貫，人民相

食曹操因軍中糧盡引兵回鄆城暫住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權且罷兵。兩家俱因凶荒罷兵却說陶謙在徐州時年已六十三歲忽然染病看看

沈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兵之去止爲呂布襲兗州故也今因歲荒罷

兵來春又必至矣。勢所必然府君兩番欲讓位與劉玄德時府君尙強健故玄德不

肯受今病已沈重正可就此而與之玄德必不辭矣。糜竺心帶玄德久矣謙大喜使人來小

沛請劉玄德商議軍務玄德引關張帶十數騎到徐州陶謙教請入臥內玄

德問安畢謙曰請玄德公來不爲別事止因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

明公可憐漢家城池爲重。以漢家城池爲重的受取徐州牌印老夫死亦瞑目矣玄德

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之應其才皆不堪任老夫死後猶望

明公教誨。不但讓用兼且托子恭祖可謂人知切勿令掌州事玄德曰備一身安能當此大任謙曰某

舉一人可爲公輔係北海人姓孫名乾字公祐此人可使爲從事又謂糜竺

曰劉公當世人傑汝當善事之玄德終是推托陶謙以手指心而死。陶恭祖三讓徐州其名曰謙

其字曰恭其人則讓可謂名稱其實衆軍舉哀畢卽捧牌印交送玄德玄德固辭次日徐州百姓擁擠

府前拜哭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民心悅服如此想見劉公平日德政關張二公

亦再三相勸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使孫乾糜竺為輔陳登為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挂孝漢陽城外有假挂孝徐州城中

有真挂孝一假一真前後照耀

大設祭奠祭畢葬于黃河之原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應前文操在鄆城

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牧大怒曰我讎未報汝不費半箭之功坐得徐

州真是氣殺

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怨即傳號令冠日起兵去打徐

州前番實個人情此時不肯做人情矣

荀彧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正天

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終濟大業明公本首事兗州河濟乃

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關中河內也

文若此時已將高祖光武望曹操矣何後日九錫之加而反有所不滿乎

今若取徐州多留兵

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歸

乎今陶謙雖死已有劉備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備必助備死戰明公棄兗

州而取徐州是棄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願熟思之

藥石之言洞見利害

曰今歲荒乏糧軍士坐守于此終非良策彧曰不如東略陳地使軍就食汝

南穎州黃巾餘黨何儀黃邵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

破破而取其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

因糧于寇是妙策

操喜從之乃

留夏侯惇曹仁守鄆城等處。自引兵先略陳地。次及汝穎。黃巾何儀黃邵知操兵到。引衆來迎。會于羊山時。賊兵雖衆。都是狐羣狗黨。並無隊伍行列。操合強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何儀令副元帥出戰。不三合。被典韋一戟刺於馬下。操引衆乘勢趕過這山下寨。次日黃邵自引軍來陣圍處。一將步行出戰。頭裹黃巾。身披綠襖。手提鐵棒。大叫我乃截天夜叉何曼也。確是強盜綽號誰敢與我廝鬪。曹洪見了。大喝一聲。飛身下馬。提刀步出。兩下裏陣前廝殺。四五十合。勝負不分。曹洪詐敗而走。何曼趕來。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跳。砍中何曼。再復一刀。殺死。好殺得李典乘勢飛馬直入賊陣。黃邵不及隄備。被李典生擒活捉。過來。曹兵掩殺賊衆。奪其金帛糧食。無數。意正欲得此耳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爲頭一個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手提大刀。截住去路。橫因出此壯士奇何儀挺槍出迎。只一合。被那壯士活挾過去。餘衆着忙。皆下馬受縛。被壯士盡驅入葛陂塢中。生如騙却說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壯士引軍迎住。典韋曰。汝亦黃巾賊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塢內。甚趣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贏得手中寶刀。我便獻出。韋大怒。挺雙戟。

向前來戰，兩個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不一時，那壯士又出搦戰。典章亦出直戰，到黃昏，各因馬乏暫止。可見人自不乏典章趕下軍士，飛報曹操。操大驚

忙引衆將來，看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見其人威風凜凜，心中暗喜，分付典

章今日且詐敗。章領命出戰，戰到三十合，敗走回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

射回，操急引軍退五里，密使人掘下陷坑，暗伏鈎手。次日再令典章引百餘

騎出戰。壯士笑曰：「敗將何敢復來！」便縱馬接戰。典章略戰數合，便回馬走。壯

士只顧望前趕來，不隄防連人帶馬都落於陷坑之內。黃巾被騙入塢中而騙黃巾之人又陷入坑內好笑被鈎

手縛來，見曹操操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衣之，命坐問其鄉貫。姓

名曹操得英勇心俱用此法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亂，聚宗族

數百人，築堅壁於塢中，以禦之一日寇至，吾令衆人多取石子，准備吾親自

飛石擊之，無不中者。典章飛戰許褚飛石俱可稱沒羽箭寇乃退去。又一日寇至塢中，無糧，遂與賊和

約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外，牛皆奔走向還，被我雙手掣二牛

尾，倒行百餘步。如神力賊大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此人生平須用此人自述爲妙操曰：

「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固所願也。」遂招引宗族數百人俱降。操拜許

褚爲都尉賞勞甚厚隨將何儀黃邵斬訖細汝穎悉平曹操班師曹仁夏侯

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兖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

勝之兵攻之一鼓可下操遂引軍逕奔兖州薛蘭李封出其不意只得引兵

出城迎戰許褚曰吾願取此二人以爲贄見之禮典草見了本事此處專寫許褚操大喜遂令出戰

李封使畫戟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斬封於馬下薛蘭急走回陣弔橋邊

李典攔住薛蘭不敢回城引軍投鉅野而去却被呂虔飛馬起來一箭射於

馬下果不出陳當所料軍皆潰散曹操復得兖州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令典韋許褚

爲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爲左軍李典樂進爲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爲

合後兵至濮陽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可呂

布曰吾怕誰來遂不聽宮言引兵出陣橫戟大罵許褚便出鬪二十合不分

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助戰兩將夾攻左邊夏侯惇夏侯淵

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共攻呂布此可云大布遮攔不住撥馬回城城上田

氏見布敗回急令人拽起弔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誰知半假反成真

布大罵引軍奔定陶而去陳宮急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不知此時貂蟬安在操遂得

濮陽。忽田氏舊日之非。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陽，自己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在城中。高順、張遼、臧霸、侯成、巡、海打糧未回。巡海打糧與黃巾無異操軍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

寨。正值濟郡麥熟，即令軍割麥爲食。布軍打糧未回，操軍割麥爲食，都照應前文歲荒乏糧。細作報知呂布，布引軍

趕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軍回去，乃謂

諸將曰：「布疑林中有伏兵，耳可多插旌旗於林中，以疑之。」前義字假白旗，只得一面，此處假旗却有甚多。寨西

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呂布必來燒林。呂布心腸早被曹操猜破。堤中軍斷其後，布

可擒矣。於是止留鼓手五十人於寨中，擂鼓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內，打糧制麥喊

又擄村中男女民牛此時亦大困矣，况又凶年耶。精兵多伏堤中，却說呂布回報陳宮，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敵。」

曹操詭計又破陳宮猜破。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乃留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大軍來遙

見林中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竟無一人欲投寨中，却聞鼓聲大震，正自

疑惑不定，忽然寨後一彪軍出，呂布縱馬趕來，礮響處，堤內伏兵盡出。夏侯

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進、驟馬殺來，呂布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從將成

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了，二停敗卒回報陳宮，宮曰：「空城難守，不

若急去遂與高順保着呂布老小棄定陶而走處處寫呂布老小蓋因呂布所注意者在此也曹操將得勝之兵殺入城中勢如破竹張超自焚張邈投袁術去了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話下却說呂布正走逢諸將皆回打點陳宮亦已尋著布曰吾軍雖少尙可破曹遂再引軍來正是

兵家勝敗真常事捲甲重來未可知

不知呂布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王允以婦人行反間楊彪亦以婦人行反間同一問也允用之而亂稍平彪用之而亂益甚何也蓋呂布聽允而爲允所用郭汜則未嘗聽彪而不爲彪所用也縱使汜能殺傕猶以董卓殺董卓耳傕與汜是二董卓也一董卓死而一董卓愈橫曾何救於漢室哉况二人合而離離而復合離而天子公卿受其毒合而天子公卿亦受其毒楊彪始而反間繼而講和既欲離之又欲合之主張不定適以滋擾以是謀國亦無策之甚矣呂布之誅董卓奉天子詔者也郭汜之攻李傕不奉天子詔而自相吞併者也一則假公義以報私讎一則但知有私讎而不知有公義故布之行事與卓異汜之肆惡與傕

同。

楊奉賈詡其於李傕亦始合而終離乃一離而不復合是則能補過者也若郭亞多反覆無常與二人正自霄壤

或問予曰設使王允謀洩郿塢兵變其亂亦必至此予應之曰董卓不死將不止於劫天子而呂布不勝則必不至於劫公卿而亦必不至與董卓復合何以知之彼意在奪貂蟬則不得不黨王允黨王允則不得不助獻帝勢所必然耳若使今人作裨官董卓之後便必緊接曹操而茲偏有催汜爲董卓之餘波又有李樂爲催汜之餘波夫然後以楊奉董承之救駕作一過文徐徐轉出曹操何其曲折乃爾斯眞善作裨官者哉

却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衆將皆來會集欲再與曹操決戰陳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未遲布曰吾欲再投袁紹何如先敘袁紹那邊要來未敘呂布這邊要去宮曰先使人往冀州探聽消息然後可去布從之且說袁紹在冀州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謀士審配進曰呂布豺虎也若得兖州必圖冀州不若助操攻之方可無患紹遂遣顏良將兵五萬往助曹操後陳琳檄中以此居功細作探知這個消息飛報呂布布大驚與陳宮商議

宮曰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布從其言竟投徐州來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勇之士可出迎之糜竺曰呂布乃虎狼之徒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爲後文奪徐州伏線玄德曰前者非布襲兗州怎解此郡之禍前者曹操之退名虧玄德實虧呂布今玄德明明說

出何等光明忠厚

今彼窮而投我豈有他心張飛曰哥哥心腸忒好雖然如此也要准備

老張却是粗中有細

玄德領衆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

下布曰某自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又遭催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多不

能相容豈非以汝連殺兩義父故人多疑汝耶

怎因曹賊不仁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陶謙布因襲兗州

以分其勢便有居功之意

不料反墮奸計敗兵折將今投使君共圖大事未審尊意如

何玄德曰陶使君新逝無人管領徐州因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合

當相讓遂將牌印送與呂布

有玄德今日之讓便有呂布後日之奪一似先知其將奪故作此讓

呂布却待要接只見玄德背

後關張二人各有怒色布乃佯笑曰量呂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

讓陳宮曰強賓不壓主請使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設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

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玄德乃與關張同往飲酒至半酣布請玄德入後堂

關張隨入令妻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謙讓布曰賢弟不必推讓張飛聽了

瞋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何等人敢稱我哥哥爲賢弟你來我

和你鬪三百合

翼德生平只讓得兩個人爲兄其餘則不惟不屑兄之并不屑弟之也呂布既欲爲張公之弟且不可况欲爲其兄且欲爲其兄之兄乎宜其忿然欲鬪三百合也○皇帝且稱之爲叔而呂布乃呼之爲弟的是無禮

玄德

連忙喝住關公勸飛出玄德與呂布陪話曰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

然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槍而來大叫呂布我和你拼

三百合

的是快人○寫張飛與呂布不合爲後文徐州張本

玄德急令關公勸止次日呂布來辭玄德曰蒙使君

不棄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布當別投他處玄德曰將軍若去其罪大矣劣

弟冒犯另日當令陪話近邑小沛乃備昔日屯兵之處將軍不嫌淺狹權且

歇馬如何糧食軍需謹當應付呂布謝了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

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却說曹操平了山東表奏朝廷加操爲建德將軍費

亭侯

此時朝廷是李傕郭汜做封操者催汜也

其時李傕自爲大司馬郭汜自爲大將軍橫行無忌朝廷無

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曰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謀臣武

將數十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勦除奸黨天下幸甚

以此時大勢觀之其才其力足以勤王室者必曹操也

獻帝泣

曰朕被二賊欺凌久矣若得誅之誠爲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

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朝廷獻帝曰計將安出彪曰

聞郭汜之妻最妬可令人於汜妻處用反間計則二賊自相害矣。又是女軍出頭帝乃

書密詔付楊彪。此召曹操之詔也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連環計陪了一個貂蟬此計却就片仲委子更不費力乘

間告汜妻曰聞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馬知之必遭其

害夫人宜絕其往來為妙汜妻訝曰怪見他經宿不歸却幹出如此無恥之

事。是妬婦非夫人言妾不知也當慎防之彪妻告歸汜妻再三稱謝而別。應該過

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妻曰傕性不測况今兩雄不並立倘彼

酒後置毒妾將奈何汜不肯聽妻再三勸住至晚間傕使人送酒筵至汜妻

乃暗置毒於中方始獻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來豈可便食乃先與犬試

之犬立死。即用羅漢語中生之術此婦想亦曾讀過左傳自此汜心懷疑一日朝罷李傕立邀郭汜赴家飲酒

至夜席散汜醉而歸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

定。本是自己吃帶却教丈夫吃費汜乃大怒曰吾與李傕共圖大事今無端欲謀害我不先發必

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傕。何不亦設一計以誘傕而殺於前故李手擒安矣早有人報知李傕亦大

怒曰郭亞多安敢如此遂點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於長安

城下混戰乘勢擄掠居民。楊彪反間計反弄出不好來了傕侄李暹引兵圍住宮院用車二乘一乘

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

只爲一婦人致使禍及帝后

使賈詡左靈監押車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

步走擁出後宰門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宮人不知其數李傕隨後

掩殺郭汜兵退車駕冒險出城不由分說竟擁到李傕營中郭汜領兵入宮

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

不畏如妻耶

放火燒宮殿

董卓焚洛陽郭汜焚長安又見咸陽三月火

次日郭汜知李傕劫

了天子領軍來營前廝殺帝后都受驚恐後人有詩嘆之曰

光武中興興漢世上下相承十二帝桓靈無道宗社隳閣臣擅權爲叔季

無謀何進作三公欲除社鼠招奸雄豺獮雖驅虎狼入西州逆豎生淫凶

王允赤心託紅粉致令董卓成矛盾渠魁殄滅天下寧誰知李郭心懷憤

神州荆棘爭奈何六宮饑饉愁干戈人心既離天命去英雄割據分山河

後王規此存兢業莫把金甌等閒缺生靈糜爛肝腦塗剩水殘山多怨血

我觀遺史不勝悲今古茫茫嘆黍離人君當守苞桑戒太阿誰執全綱維

却說郭汜兵到李傕出營接戰汜軍不利暫且退去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

塢

董賊擄塢遺害至此惜王允殺卓時不即鑿之

使姪李暹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繼侍臣皆有饑色帝令人

問傕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怒曰朝夕上飯何又他求乃以腐肉

朽糧與之可惡皆臭不可食。帝罵曰：逆賊直如此相欺！侍中楊彪急奏曰：「惟性

殘暴，事勢至此，陛下且忍之，不可櫻其鋒也。」若必欲換好米好肉，恐亦如郭汜腹痛矣。帝乃低頭無語，淚盈

龍袖，忽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槍刀映日，金鼓震天，原來救駕。」好清帝教打聽

是誰，乃郭汜也。原來卽是此公。帝心轉憂，只聞塢外喊聲大起，原來李傕引兵出迎，郭

汜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你乃反賊，如何不殺

你？」然則公又是何等人。傕曰：「我保駕在此，何爲反賊？」汜曰：「此乃劫駕，何爲保駕？」汜曰：「不須多

言，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併輸贏。」便把皇帝取去罷了。以皇帝當賭輸贏之物，可笑可嘆。○皇帝

上用一把字，皇帝下用取去字，自有皇帝二字以來，未有如此之狠狠者也。二人便就陣前廝殺，戰到十合，不分勝負，只見楊彪拍

馬而來，大叫二位將軍少歇，老夫特邀衆官來與二位講和。楊彪始既欲用反間，今又欲爲講和胸中全無主意。

汜乃各自還營。楊彪與朱雋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

郭汜竟將衆官盡行監下。衆官曰：「我等爲好而來，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傕

劫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極沒理語說來却是趣甚。楊彪曰：「一劫天子，一劫公卿，意欲何爲？」

大怒，便拔劍欲殺彪。中郎將楊密力勸汜，乃放了楊彪、朱雋，其餘都監在營

中。彪謂雋曰：「爲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固是正論，惜未得匡君救主之法。言訖相

抱而哭昏絕於地雋歸家成病而死

朱備與蔡邕不同

自此之後催汜每日廝殺一連五

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却說李催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

降神於軍中

郭汜聽妬妻之言李催信女巫之說從來惡人未有不聽婦人言不信師巫邪說者可見聽婦言信邪說便非好人

賈詡屢諫不聽侍中楊琦密奏帝

曰臣觀賈詡雖爲李催心腹然實未嘗忘君陛下當與謀之正說之間賈詡

來到帝屏退左右泣諭詡曰卿能憐漢朝救朕命乎

朕字兩頭忽有救命二字自有朕以來未有如此之狼狽者也

詡拜伏

於地曰固臣所願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圖之帝收淚而謝少頃李催來見帶

劍直入帝面如土色催謂帝曰郭汜不臣監禁公卿欲劫陛下非臣則駕被

擄矣帝拱手稱謝催乃出時皇甫酈入見帝帝知酈能言又與李催同鄉詔

使往兩邊解和

前有和事公卿此有和事天子

酈奉詔走至汜營說汜汜曰如李催送出天子我便

放出公卿酈卽來見李催曰今天子以某是西涼人與公同鄉特令某來勸

和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催曰吾有敗呂布之大功

請問此是甚麼功勞

輔政四年多著

勳績

劫天子擄百姓都算是勳績

天下共知郭亞多盜馬賊耳乃敢擅劫公卿與我相抗誓必

誅之君試觀吾方略士衆足勝郭亞多否

一派

酈答曰不然昔有窮后羿恃其

善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近董太師之強君所目見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

斯須之間，頭懸國門，則強固不足恃矣。將軍身爲上將，持鉞仗節，子孫宗族皆居顯位，國恩不可謂不厚。今郭亞多劫公卿而將軍劫至尊，果誰輕誰重耶？其詞太直不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興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

力也。遂重賞女巫，却不賞軍將。

李傕如此著邪，其妻亦宜以羹汁灌之。蓋乳汜是吃羹人，李傕亦是吃羹人也。

騎都尉楊奉大怒，謂宋

果曰：「吾等出生入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

天子？」奉曰：「你於軍中放火為號，吾當引兵外應。」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

事。不料其事不密，有人報知李傕。傕大怒，令人擒宋果先殺之。楊奉引兵在

外不見號，火李傕自將兵出，恰遇楊奉就寨中混殺。到四更，奉不勝，引軍投

西安去了。

爲後救駕伏線

李傕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甚多。忽人

來報，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欲與二公解和。聲音如不從者，引兵擊之。

不記殺樊稠之時，伏地再拜耶。

傕便賣個人情，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郭汜亦只得許諾。張濟上

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帝喜曰：「朕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

濟爲驃騎將軍，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

可稱大舖糧食，酒肉家常物耳。不意此時天子公卿得之，竟成至寶。

汜放公卿出營，

催收拾車駕東行，遣舊日御林軍數百持戟護送。變輿過新豐，至霸陵時值

秋天，金風驟起。

帝后但知宮庭春暖，今日却受用鞍馬秋風，得此點染悲涼之極。

忽聞喊聲大作，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

車駕。厲聲問曰：「來者何人？」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聖駕過此，誰敢攔阻？有二

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把守此橋，以防奸細。」既云聖駕須親見帝，方可准

信。楊琦高揭珠簾。帝諭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衆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續陵秋景雖佳，天子過橋不易。二將回報郭汜曰：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哄過張濟，劫駕再入郿塢。郿塢竟成陷阱。爾如何擅自放了過去？遂斬二將，起兵起來。車駕正到華陰縣背後，喊聲震天，大叫車駕且休動。帝泣告大臣曰：方離狼窩，又逢虎口，如之奈何？衆皆失色。賊軍漸近。殺嚇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引軍千餘殺來。好來得原來楊奉自爲李傕所敗，便引軍屯終南山下。今聞駕至，特來保護。補應前文當下列開陣勢，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反賊。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驕，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於馬下。楊奉乘勢掩殺，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奉乃收軍，來見天子。帝慰諭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頓首拜謝。帝曰：適斬賊將者何人？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曰：此人河東楊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先出字後出姓名，又是一樣敘法。帝慰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駐蹕。將軍段煨具衣服飲膳上獻。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郭汜敗了一陣，次日點軍，又殺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困在垓心。又吃一嚇正在危急之中，忽

然東南上喊聲大震。一將引軍縱馬殺來。賊衆奔潰。徐晃乘勢攻擊。大敗氾軍。那人來見天子。乃國戚董承也。楊奉董承差差而至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

將軍誓斬二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赴東都。連夜駕起。前幸弘農。却說郭汜引

敗軍回。撞着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定。必然

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傕曰。今張濟兵據長安。未可輕

動。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汜喜諾。看李

人如此一番相爭後。忽又相合。詩云。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酬矣。小人之交。固都如是。二人合兵於路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兵

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戰於東澗。傕汜二人商議。我衆彼寡。只可以混戰勝

之。於是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帝后

車出。百官宮人符冊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郭汜引軍入弘農。擄掠

承奉保駕走陝北。傕汜分兵趕來。承奉一面差人與傕汜講和。一面密傳聖

旨往河東。急召故白波帥韓暹。李樂。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此數人終非好相識。爾時何不便宜召曹操耶。

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今不得已而召之。以賊攻賊。豈是善計。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

官如何不來。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相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郭汜

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

死軍。何嘗敢死只是不敢求活耳不當名爲敢死軍只當名爲替死軍賊勢浩大。李樂軍到。會於涓陽。郭汜令軍士將衣服

物件。拋棄於道。樂軍見衣服滿地。爭往取之。隊伍盡失。催汜二軍四面混戰。

樂軍大敗。楊奉董承遮攔不住。保駕北走。背後賊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

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官而去。衆皆號泣相隨。胡才被亂軍所殺。

承奉見賊急追。請天子棄車。駕步行至黃河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

渡船。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強扶到岸。此時景象比草堆螢火之時更是悲涼前是兄弟流離此則夫婦逃難也邊岸又高。不得下

船。後面追兵將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繩。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去。人叢中國

勇伏德。挾白絹十數疋。至曰。我於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拽輦。行軍校尉

尙弘用絹包帝及后。令衆先挂帝。往下放之。乃得下船。以白絹挂天子下船真可稱白龍挂李樂仗劍

立於船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船。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扯船纜。李樂盡砍

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船渡衆人。其爭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左傳述晉敗於郟之役有云舟中之指可掬也此將毋同

哭聲震天。既渡彼岸。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楊奉尋得牛車一輛。載帝至大

陽。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惟辟玉食乃有食粗糲之天子爲之一噉

次日詔封李樂爲征北將軍。韓暹爲征東將軍。起駕前行。有二大臣尋至。哭拜車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也。帝后俱哭。韓融曰。催汜二賊。頗信臣言。臣捨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楊彪請帝都安邑縣。駕至安邑。苦無高房。帝后都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插荆棘以爲屏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茅屋土階直欲比德唐堯諸將引兵於籬外鎮壓。李樂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於帝前毆罵。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馮嘗非欲食矣。既使之法。幾又使之學焉。李樂真愛君哉。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又連名保奏。黥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爲校尉御史等官。李催郭汜做了官原做强盜李樂等部曲做了強盜又要做官強盜是官做官又是強盜做然則做了官是真做了強盜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却說韓融曲說催汜二賊。二賊從其言。乃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荒。百姓皆食野菜。餓孳遍野。河內太守張揚獻米。肉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帝稍得寧。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遷東都。李樂不從。董承謂李樂曰。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只在此處住。承奉乃奉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催郭汜一同劫駕。前則以賊攻賊今則以賊合賊董承楊奉韓暹知其

謀。連夜擺布軍士。護送車駕。前奔箕關。李樂聞知。不等催汜軍到。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催郭汜在此。汝果與催汜無二嚇得獻帝心驚膽戰。山上火光遍起。正是

前番兩賊分爲二。今番二賊合爲一。

不知漢天子怎離此難。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或謂楊彪請召曹操。何不請召劉備。曰。劉備兵少而勢弱。曹操兵多而勢強。以多少強弱而衡之。則必舍備而取操矣。况有楊奉韓暹懷二心。以爭之於內。又有諸大鎮挾重兵以爭之於外。一劉備之兵力。烏足以禦之乎。苟或告操曰。恐有先我而爲之者。抑知袁紹袁術輩可爲而不能爲。劉備能爲而不得爲。舍曹操竟無有爲之者爾。

操之遷帝許都。與卓之遷帝長安。催汜之遷帝郿塢。無以異也。然卓與催汜之名逆。而操之名順者。勤王之師。與劫駕不同。所以獨成氣候。晉文公要天子赴河陽。而諸侯賓服。眞伯者之事也。

劉備不殺呂布。留以爲操敵也。他日白門樓勸斬呂布。恐其爲操翼也。前之不殺。與後

之勸殺各有深意。英雄所見非凡人可及。

朱虛侯酒令正爲怪著姓呂的。張翼德酒風亦爲怪著姓呂的。朱虛侯意中只有一劉。那管我是呂家女婿。張翼德意中亦只有一劉。偏怪他說呂家丈人。

曹操爲自己報父讎。而徐州卒未嘗爲操所破。呂布爲老婆報父讎。而徐州竟爲布所奪。鞭內父之怨。更甚於殺親父之怨。人情愛父不如愛妻。可歎也。然愛父不如愛妻。則必有愛妻不如愛妾者。曹豹喫打便思爲老婆報讎。獨不思王允被殺。何不爲貂蟬報讎耶。不算愛貂蟬。還是怕老婆爲之一笑。

却說李樂引軍詐稱李傕郭汜來追車駕。天子大驚。楊奉曰：此李樂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李樂親自出戰。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刀砍於馬下。也。算殺一李傕郭汜。

殺散餘黨。保護車駕過箕關。太守張揚具粟帛迎駕於軹道。帝封張揚爲

大司馬。揚辭帝屯兵野王去了。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

蒿萊。宮院中只有頽牆壞壁。月即孫堅著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

荊棘之中。天子一向在長安亦如在荊棘中耳。詔改興平爲建安元年。建安二字取建都安邦之義。可見天子之意。固在洛陽也。孰知曹操乃欲移之耶。是歲又

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爲食。盡去城中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尙書

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聖臣何罪皆爲負薪多有死於頽牆壞壁之間者。生不能版築宰相死乃爲牆下鷹神哀哉漢末氣

運之衰無甚於此。後人有詩歎之曰：

血流芒碭白蛇亡。赤幟從橫擾四方。秦鹿逐翻興社稷。楚騶推倒立封疆。

天王懦弱奸邪起。宗社凋零盜賊狂。看到兩京遭難處。鐵人無淚也悽惶。

太尉楊彪奏帝曰：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兵強將盛。可宣入朝。

以輔王室。帝曰：朕前既降詔。應前文卿何必再奏。今卽差人前去便了。彪領旨卽

差使命赴山東。宣召曹操。却說曹操在山東。聞知車駕已還洛陽。聚謀士商

議。荀彧進曰：昔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服從。此勸以伯者之業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而天

子歸心。此直勸以王者之事今天子蒙塵。將軍因此時首倡義兵。奉天子以從衆望。不世之

略也。若不早圖。人將先我而爲之矣。此時此事除却曹操亦無人能爲曹操大喜。正要收拾起兵。忽

報有天子齋詔。宣召操接詔。尅日興師。却說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郭崩倒。

欲修未能。人報李傕郭汜領兵將至。帝大驚。問楊奉曰：山東之使未回。李郭

之兵又至。爲之奈何。楊奉韓暹曰：臣願與賊決死戰。以保陛下。董承曰：城郭

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不若且奉駕往山東避之。帝從其言。卽

日起駕望山東進發。

前者使命未至曹操先欲動王此時曹操未來天子反欲投操寫得兩不相矜匆忙變動之極

百官無馬皆隨駕步行出了

洛陽行無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來到。

又吃一嚇使人疑是催犯伏兵

帝后

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來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至車前拜啓曰曹將

軍盡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聞李催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爲先鋒引上

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方安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等至駕前

面君俱以軍禮見帝慰諭方畢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卽命夏侯惇往

探之回奏曰乃曹操步軍也須臾曹洪李典樂進來見駕通名畢洪奏曰臣

兄知賊兵將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爲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

軍真社稷臣也。

只怕未必

遂命護駕前行探馬來報李催郭汜領兵長驅而來帝令

夏侯惇分兩路迎之惇乃與曹洪分爲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儘力攻擊

催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于是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屯兵於城外次日

曹操引大隊人馬來到。

馬軍先到步軍繼至然後大隊人馬到寫曹操來得驚駭

安營畢入城見帝拜於殿階之下帝

賜平身宣諭慰勞操曰臣向蒙國恩刻思圖報今催汜二賊罪惡貫盈臣有

精兵二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爲重帝乃封操

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却說李傕郭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賈詡諫曰：「不可。操兵精將勇，不如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傕怒曰：「你敢滅吾銳氣，拔劍欲斬詡。衆將勸免。」是夜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去得是獨恨其不早耳次日李傕軍馬來迎。操兵操先令許褚曹仁典韋領三百鐵騎於傕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圍處。李傕姪李暹李別出馬陣前。未及開言。許褚飛馬過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喫了一驚倒撞下馬。褚亦斬之。雙挽人頭回陣。曹操撫許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噲也。」又隱然以高祖自待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領中軍衝陣。鼓聲一響。三軍齊進。賊兵抵敵不住。大敗而走。操親掣寶劍押陣。率衆連夜追殺。剿戮極多。降者不計其數。傕汜望西逃命。忙忙似喪家之狗。自知無處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一向做官原是做強盜。今去做強盜原只算去做官曹操回兵仍屯於洛陽城外。楊奉韓暹兩個商議。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乃入奏天子。只以追殺傕汜爲名。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帝一日命人至操營宣操入宮議事。操聞天使至。請入相見。只見那人眉清目秀。精神充足。曹暗想曰：「今東郡大荒。官僚軍民皆有饑色。此人何得獨肥。因問之曰：『公尊顏充腴。』」

以何調理而至此對曰某無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肥者必俗好淡却是不俗操乃頷之又問

曰君居何職對曰某居孝廉然則是曹原爲袁紹張揚從事今聞天子還都特來

朝覲官封正議郎濟陰定陶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避席曰聞名久矣幸

得於此相見遂置酒帳中相待令與荀彧相會忽人報曰一隊軍往東而去

不知何人操急令人探之董昭曰此乃李傕舊將楊奉與白波帥韓暹因明

公此來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操曰莫非疑操乎昭曰此乃無謀之輩明公

何足慮也操又曰李郭二賊此去若何昭曰虎無爪鳥無翼不久當爲明公

所擒無足介意看得楊韓李郭四人靈淡操見昭語言投機便問以朝廷大事昭曰明公興義

兵以除暴亂入朝輔佐天子此五伯之功也但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

若留此恐有不便惟移駕幸許都爲上策此策非爲朝廷專爲曹操然朝廷播越新還京師遠

近仰望以冀一朝之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

願將軍決計之不似食淡人語然食鹽醋人又何能知此操執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但楊奉在大

梁大臣在朝不有他變否昭曰易也以書與楊奉先安其心明告大臣以京

師無糧欲車駕幸許都近魯陽轉運糧食庶無缺欠懸隔之憂大臣聞之當

欣從也。操大喜。昭謝別。操執其手曰：「凡操有所圖，惟公教之。」昭稱謝而去。曹操又得

一謀操由是日與眾謀事，密議遷都之事。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

曰：「吾仰看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

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將終，晉魏之地必有興者。

周時有魏風而魏為晉所并，魏地遂入於晉。及晉卿魏斯求為諸侯，與韓趙三分晉國，而魏復興焉。左傳以魏大名也，故畢萬卜居於此，而子孫乃昌。魏居天下之中，中央屬土，土之色黃，正應黃天當立之讖。又密奏獻帝曰：「天命有

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漢而有天下者，當在魏。操聞之，使人告立

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漢以火德王，而

明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

言。他日必有興者。」雖云地利實合天時，故曰曹操得天時。操意遂決。次日入見帝，奏曰：「東都荒廢久矣，

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許都地近魯陽，城郭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

用。臣敢請駕幸許都，惟陛下從之。帝不敢不從。羣臣皆從。操勢亦莫敢有異

議。遂擇日起駕。此時皇帝寬如雙陸象，棋搬來搬去，恐人安放。操引軍護行，百官皆從。行不到數程，前至一高

陵，忽然喊聲大舉。楊奉、韓暹領兵攔路。二人忽來奪駕，使其得志，未必不為僮兒所為。徐晃當先大叫：「曹操欲

劫駕，何往？」操出馬視之，見徐晃威風凜凜，暗暗稱奇，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

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操卽鳴金收軍。召謀士議曰：楊奉韓暹誠不足道，徐晃乃真良將也。吾不忍以力併之，當以計招之。曹操見才便愛，安得不成大業。行軍

從事滿寵曰：主公勿慮。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其營。

以言說之，管教他傾心來降。操欣然從之。是夜滿寵扮作小卒，混入彼軍隊

中，偷至徐晃帳前，只見晃秉燭披甲而坐。寵突至其前，來得突兀如華元，元登子反之狀。揖曰：故人別

來無恙乎？徐晃驚起，熟視之曰：子非山陽滿伯寧耶？何以至此？寵曰：某現爲

曹將軍從事。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欲進一言，故特冒死而來。晃乃延之坐。

問其來意，寵曰：公之勇略，世所罕有。奈何屈身於楊韓之徒？曹將軍當世英

雄，其好賢禮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陣前見公之勇，十分敬愛，故不忍以健將

決死戰。特遣寵來奉邀，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語甚明快。晃沉吟良久，乃喟然

嘆曰：吾固知奉暹非立業之人，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擇

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晃起謝曰：願從

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暹而去，以爲進見之禮？晃曰：以臣弑主，大不義也。吾

決不爲。與呂布殺丁原，大相懸殊。公明真義士，故後來獨與雲長公交厚。寵曰：公真義士也。晃遂引帳下數十騎，連夜同滿

寵來投曹操。早有人報知楊奉，奉大怒，自引千騎來追。大叫徐晃反賊，林走。正追趕間，忽然一聲礮響，上山下山，火把齊明，伏軍四出。曹操親自引軍當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時！」休教走脫。滿寵去而徐晃必來，徐晃來而楊奉必退，都是曹操算中。楊奉大驚，急待回軍，早被曹操圍住。恰好韓暹引兵來救，兩軍混戰。楊奉走脫，曹操趁彼軍亂，乘勢攻擊。兩家軍士大半多降。楊奉、韓暹勢孤，引敗兵投袁術去了。後文曹操收軍回營，滿寵引徐晃入見，操大喜，厚待之。於是迎鑾駕到許都，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院衙門，修城郭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爲大將軍、武平侯。帝命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畢竟封得不暢，故不若自封之爲爽快也。○李傕、郭汜自寫職銜，勒命帝封，今曹操竟自封職銜，更不勞天子費心，愈出愈奇。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司馬，祭酒。劉曄爲司空掾。曹毛、玠、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催督錢糧。程昱爲東平相，范成、董昭爲洛陽令。滿寵爲許都令，夏侯惇、夏侯淵、曹洪、曹仁皆爲將軍。呂虔、李典、樂進子、禁、徐晃皆爲校尉。許褚、典章皆爲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總結一句。朝廷大務先稟曹操，然後封奏天子。自此皇帝又在曹操手中過活矣。操既定大事，乃設宴後堂，聚衆謀士共議曰：「劉備屯兵徐州，自領州事，近呂布以兵敗投之，備使

居於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來犯，乃心腹之患也。公等有何妙計可圖之？

遂以徐州爲心腹之患，可知徐州乃操所必欲爭也。許褚曰：願請精兵五萬，斬劉備、呂布之頭，獻於丞相。荀彧曰：將

軍勇則勇矣，不知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彧有一計，名曰二虎競

食之計。計名奇。今劉備雖領徐州，未得詔命，明公可奏請詔命，實授備爲徐州牧。

因密與一書，教殺呂布。事成則備無猛士爲輔，亦漸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

殺劉備矣。此乃二虎競食之計也。極似戰國策士之謀。操從其言，即時奉請詔命，遣使齎往

徐州，封劉備爲征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并附密書一封，却說劉玄德

在徐州，聞帝幸許都，正欲上表慶賀，忽報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郡，拜受恩命

畢，設宴款待來使。使曰：君侯得此恩命，實曹將軍於帝前保薦之力也。玄德

稱謝，使者乃取出私書，遞與玄德。玄德看罷，曰：此事尚容計議。已識破機關。席散，安

歇來使於館驛。玄德連夜與衆商議此事。張飛曰：呂布本無義之人，殺之無

礙。直心快口。玄德曰：他勢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亦是不義。張飛曰：好人難做。看多世情，非要人不做好人也。

玄德不從。次日，呂布來賀。玄德教請入見。布曰：聞公受朝廷恩命，

特來相賀。玄德遜謝，只見張飛扯劍上廳，要殺呂布。玄德慌忙阻住，布大驚。

曰翼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你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你。

曹操

却被他一口喊出

玄德連聲喝退。乃引呂布同入後堂。實告前因。就將曹操所送密書與

呂布看。

此是玄德妙用

布看畢。泣曰。此乃曹賊欲令我二人不和耳。玄德曰。兄勿憂。劉

備誓不爲此不義之事。呂布再三拜謝。備留布飲酒。至晚方回。關張曰。兄長

何故不殺呂布。玄德曰。此曹孟德恐我與呂布同謀伐之。故用此計。使我兩

人自相吞併。彼却於中取利。奈何爲所使乎。

荀彧之計早被料破。可見玄德機智。絕人不是。一味忠厚。

關公點頭道。是

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

本心自要殺此賊。固不因孟德之書起見也。快人快語。

玄德曰。此非大丈夫之所

爲也。次日玄德送使命回京。就拜表謝恩。並回書與曹操。只言容緩圖之。使

命回見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之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有

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計。

計名又奇

操曰。其計如何。彧曰。可暗令人往袁術處通問。

報說劉備上密表。要略南郡。術聞之。必怒而攻備。公乃明詔劉備討袁術。兩

邊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驅虎吞狼之計也。

因劉呂二人不肯相併。又弄出一袁術來。

操大喜。先發人往袁

術處。次假天子詔。發人往徐州。却說玄德在徐州。聞使命至。出郭迎接。開讀

詔書。却是要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送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

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

曹操所以能令人者，只爲假託王命。

遂點軍馬，尅日起程。孫乾曰：可先

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願守此城。玄德曰：吾早

晚欲與你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願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

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

爲下文使酒伏線。

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

爲下文不聽陳登伏線。

吾不放心。

張飛曰：弟自今以後，不飲酒。

只爲不飲酒，倒弄出酒風來。

不打軍士，諸般聽人勸諫，便了。糜竺曰：

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我與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你如何輕料我？玄德曰：弟

言雖如此，吾終不放心，還請陳元龍輔之。早晚令其少飲酒。

不曰不飲而曰少飲，料得張公必不肯不飲酒也。

勿

致失事。陳登應諾。玄德分付了當，乃統馬步軍三萬，離徐州望南陽進發。却

說袁術聞說劉備上表，欲吞其州縣，乃大怒曰：汝乃織蓆編屨之夫，今輒占

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欲圖我，深爲可恨。乃使上將紀靈

起兵十萬，殺奔徐州。兩軍會於盱眙。玄德兵少，依山傍水下寨。那紀靈乃山

東人，使一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是日引兵出陣，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

界。玄德曰：吾奉天子詔以討不臣，汝今敢來相拒，罪不容誅。紀靈大怒，拍馬

舞刀來取玄德。關公大喝曰：匹夫休得逞強，出馬與紀靈大戰。一連三十合。

不分勝負。紀靈大叫少歇。關公便撥馬回陣。立於陣前候之。

儒雅之極是雲長身
分不是翼德身分

紀靈却遣副將荀正出馬。關公曰：「只教紀靈來與他決箇雌雄。」荀正曰：「汝乃

無名下將，非紀將軍對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於馬下。玄

德驅兵殺將過去。紀靈大敗，退守淮陰河口，不敢交戰。只教軍士來偷營劫

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軍相拒，不在話下。却說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一應

雜事俱付陳元龍管理。軍機大務自家斟酌。一日設宴，請各官赴席。衆人坐

定，張飛開言曰：「我兄臨去時，分付我少飲酒，恐致失事。衆官今日盡此一醉，

明日都各戒酒。」自己不能戒酒却要
衆人陪他戒酒妙幫我守城。今日却都要滿飲，言罷起身與衆官把

盞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從天戒不飲酒。」天戒二字新○你自不
吃酒天何管戒你來飛曰：「廝殺漢如何不

飲酒？」一死且不惜
斗酒安足辭我要你喫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了一杯。破天張飛把遍各官自斟

巨觥，連飲了幾十杯，不覺大醉，却又起身與衆官把盞酒至曹豹。豹曰：「某實

不能飲矣。」飛曰：「汝恰纔喫了，如今爲何推却？」豹再三不飲。飛醉後使酒，今人每因
使酒故戒

便發怒曰：「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以將令行酒令官不過取笑
以酒令行將令官却是認真

下。陳元龍曰：「玄德公臨去時，分付你甚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來管

酒量德偏因戒酒反致使
酒量竟今人俗而翼德趣

我選了將合固非文官所得而管也曹豹無奈只得告求曰翼德公看我女婿之面且恕我罷飛曰

你女婿是誰豹曰呂布是也正提着他對頭飛大怒曰我本不欲打你你把呂布來嚇

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呂布張飛使酒罵曹豹意不在曹豹而在呂布亦如灌天使酒罵臨汝侯意不在臨汝而在田蚡也諸人勸不住將

曹豹鞭至五十此五十鞭只算酒令衆人苦苦告饒方止不怕曹豹背痛只怕呂布耳熱席散曹豹回去深恨張飛

連夜差人齎書一封逕投小沛見呂布備說張飛無禮且云玄德已往淮南

今夜可乘飛醉引兵來襲徐州不可錯此機會呂布見書便請陳宮來議宮

曰小沛原非久居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矣兩雄不並樓况有陳宮爲之謀

布從之隨卽披挂上馬領五百騎先行使陳宮引大軍繼

進高順亦隨後進發曹操之攻徐州爲父報讎呂布之襲徐州爲妻之父報讎小沛離徐州只四五十里上馬便到呂

布到城下時恰纔三更月色澄清當此月明人靜正好再飲酒如何却動兵城上更不知覺布到城邊叫曰

劉使君有機密使人至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豹上城看之便令軍士開

門呂布一聲暗號衆軍齊入喊聲大舉張飛正醉臥府中左右急忙搖醒報

說呂布賺開城門殺將進來了張飛大怒慌忙披挂綽了丈八蛇矛纔出府

門上得馬時呂布軍馬已到正與相迎張飛此時酒猶未醒不能力戰呂布

素知飛勇。虎牢關前已曾領教亦不敢相逼。十八騎燕將保着張飛。殺出東門。玄德家眷在

府中。都及顧了。却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從。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

趕來。豈非討死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合。曹豹敗走。飛趕到河邊。一槍正刺

中曹豹後心。此一槍只飲醉筆草草。此時酒令已完。正好殺時。連人帶馬死於河中。活時不肯飲酒。死時罰他吃水。飛於城外招士卒出

城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呂布入城。安撫居民。合軍士一百人。把守玄德宅

門。諸人不許擅入。此非呂布用情乃感玄德。亦以操害之情也。却說張飛引十數騎。直到盱眙。來見玄德。具

說曹豹與呂布裏應。外合。夜襲徐州。衆皆失色。玄德嘆曰。得何足喜。失何足

憂。落落文夫語。關公曰。嫂嫂安在。問得飛曰。皆陷於城中矣。玄德默然無語。聞家眷失陷。只默然不語。後見翼德欲自

刎却放聲大哭。是至情亦是妙用。關公頓足埋怨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分付你甚來。今

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如何得好。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正

是

舉杯暢飲。情何放。拔劍捐生。悔已遲。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呂布襲兖州而曹操卒復兖州。呂布襲徐州而劉備不能復徐州。非備之才不如而實勢不如也。本是呂布依劉備。今反成劉備依呂布。客轉爲主。主轉爲客。備之遇亦艱矣哉。

孫策信太史慈而慈亦不欺孫策。英雄心事如青天白日。所以能相與有成耳。若劉備不聽曹操而殺呂布。呂布乃聽袁紹而欲攻劉備。及爲袁術所欺。而後召劉備。何無信義。乃爾翼德之欲殺之。可謂知人。翼德非莽人也。

玉璽得而孫堅亡。玉璽失而孫策霸。玉璽之無關重輕也。成大業者。以收人才。結民心爲寶。而玉璽不與焉。堅之匿之不若策之棄之。策之英雄殆過其父。

或曰。孫策如此英雄。何不先擊劉表。以報父讎。予曰。腳頭不立。定未可報讎。腳頭纔立。定亦未可報讎。曹操初得兖州。而遽擊陶謙。則呂布旋議其後。劉備未定巴蜀。而遽攻曹操。則關張不能爲功。固籌之熟矣。

前卷敘曹氏立國之始。此卷敘孫氏開國之由。兩家已各自成一局面。而劉備則尙尙。尙無依然繼漢正統者。備也。故前卷以劉備結。此卷以劉備起。叙兩家必夾叙劉備。蓋以劉備爲正統。則敘劉處文雖少。是正文。叙孫曹處文雖多。皆旁文。於旁文之中帶出。

正文如草中之蛇於彼見頭於此見尾又如空中之龍於彼見鱗於此見爪記事之妙無過於是今人讀三國志而猶欲別讀稗官則是未嘗讀三國志也

却說張飛拔劍欲自刎玄德向前抱住擲劍於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

子如衣服衛風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從來衣服比妻手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但聞人有繼妻不聞有繼兄弟吾三人桃

園結義不求同生但願同死今雖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况

城池本非吾有識時達勢語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尚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

之誤何至遽欲捐生耶今之因妯娌不睦而致兄弟不睦者多矣同姓且然何況異姓觀玄德數語勝讀棠棣一篇說罷大哭關張俱感泣且說

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至呂布處許以糧五萬斛馬五百匹金銀

一萬兩綵緞一千疋使夾攻劉備袁術前既不納呂布今又交通呂布反覆可笑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襲玄

德之後前曾爲其所拒今又爲其所使呂布不但無義亦無氣玄德聞得此信乘陰雨撤兵棄盱眙而走思欲東取

廣陵比及高順軍來玄德已去高順與紀靈相見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

回軍容某見主公計之高順乃別紀靈回軍見呂布具述紀靈語布正在遲

疑忽有袁術書至書意云高順雖來而劉備未除且待捉了劉備那時方以

所許之物相送前之所許竟似商於六百里布怒罵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宮曰不可術據壽

春兵多糧廣不可輕敵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使爲我羽翼他日令玄德爲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布聽其言令人賚書迎玄德回

忽欲攻之忽欲進之反覆無常可笑

却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劫寨折兵大半回來正遇呂

布之使呈上書笥玄德大喜關張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待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

此在他人決不肯來亦決不敢來

布恐玄德疑惑先令人送

還家眷甘糜二夫人見玄德具說呂布令兵把守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乃入城

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

呂布曰吾非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恐有失事故來守之耳

謝多

玄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假意仍讓玄德玄德力辭還屯小沛住筓

本是呂布寄寓於劉備今反弄

關張心中不平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

能風然後

呂布令人送糧米段疋自此兩家和好不在話下卻說袁術大宴將士

於壽春人報孫策征盧江太守陸康得勝而回術喚策至策拜於堂下問勞

已畢便令侍坐飲宴

此處即寫孫策怒寫他在袁術堂下禮贈拜坐令人不解其故直至下文方與說明筆法妙甚

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退居江

能伸確是至言

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璟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

於曲阿。自己卻投袁術。術甚愛之。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使

爲懷義校尉，引兵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今又得勝

而回。簡到當日筵散，策歸營寨。見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袁術與孫堅同輩，其待策之傲，自以爲交

術雖髮白不過一老牛而已。心中鬱悶，乃步月於中庭，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我今淪落至此，不

覺放聲大哭。昔孫堅在洛陽時曾於月下揮淚，今孫策在袁術處亦於月下放聲一爲國事傷情，一爲家聲發憤，我有一片心，訴與天邊月月之感人甚矣哉。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

笑曰：「伯符何故如此？尊公在日多曾用我，君若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乃自

哭耶。策視之，乃丹陽故障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策收淚而

延之坐，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耳。」英雄治曰：「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

江東，假名救吳璟，實圖大業，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正商議間，一人忽入曰：

「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助伯符一臂之力。」策視其人，乃

袁術謀士汝陽細陽人，姓呂名範，字子衡。袁術謀士爲他人用，術之無成可知矣。策大喜，延坐共議。呂範

曰：「只恐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乃翁設誓抵賴，今子竟不隱諱。以爲質，當

以無用之塵，換有用之兵，大有計算。」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袁術平日妄想，却從呂範口中補出妙。以此相質，必肯發兵。三人計議

三國志演義 第十五回

已定。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曰父讎不能報今母舅吳璟又為揚州刺史劉

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先說報父讎實策敢借雄兵數千渡江救

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為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

喜曰吾非要你玉璽今且權留在此為後文借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

之後可速回來你職位卑微難掌大權我表你為折衝校尉不但借得寇將軍

一個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引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擇

日起兵行至歷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孫策下馬

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孫流是小霸王此人亦是小范增也原來孫堅討董

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為昆仲策長瑜兩月瑜以

兄事策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今往省親不但同年亦且同志到此與策相遇策見瑜大喜

訴以衷情瑜曰某願效犬馬之力共圖大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便

令與朱治呂範等相見瑜謂策曰吾兄欲濟大事可知江東有二張乎一人薦出二人能

成大事者必能得士能助策曰何為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

入成大事者必能薦賢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

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

即便令人賈禮往聘。俱辭不至。有身分若呼之即至者周瑜亦不應之矣策乃親到其家。與語大悅。力聘之。

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商議

攻擊劉繇。卻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太尉劉寵之姪。

兖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為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

敘明劉繇來歷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眾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縱

有百萬之兵。亦不敢近。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為前部先鋒。眾視之。

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

當日聽得孫策來到。願為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為大將。袁術以年輕孫策劉繇亦以年輕

前文補應只在吾左右聽令。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

邸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

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此放火者果何人耶。事誠意外之事。文亦

意外之意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原來

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

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揚子江中。劫掠為

生久聞孫策爲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相投而後立功乃先立功而後相投來得甚奇策大喜用爲軍前校尉收得牛渚邸閣糧食軍器并降卒四千

餘人遂進兵神亭却說張英敗回見劉繇繇怒欲斬之謀士笮融薛禮勸免

使屯兵零陵城拒敵劉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策問

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在嶺上光武廟宜在洛陽奈何神亭嶺亦有之意者傳陽太廟焚毀而劉繇自以爲宗室乃立廟於此耶

策曰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當往祈之孫策後來不信神仙此日獨信數兆何也長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乃

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懼焉遂披挂綽槍上馬引程普

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三騎出寨上嶺到廟焚香下馬參拜已畢策向

前跪祝曰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興故父之基卽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

卿自欲興孫家基業與劉家何與且正與劉家宗親作對何反向漢室祖先致祝也○小霸王欲求神力助攻劉氏當求項羽廟而祝之祀畢出廟上馬回顧衆將曰吾欲過嶺探

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爲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村林早有伏路小軍

飛報劉繇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迎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提

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馬綽槍出營大叫曰有膽氣

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

行。

此小將惜不傳其名可
竟稱之為小太史慈

衆將皆笑。

燕雀笑
鴻鵠

却說孫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馬。

足見孫
策大膽

正行過

嶺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

一齊擺開策橫槍立馬於嶺下待之。備雅之極太史慈高叫曰那個是孫策策曰你

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從容之極你兩

個一齊來併我一個我不懼你我若怕你非孫伯符也。孫郎獨戰太史慈此項
羽所謂獨身挑戰者也慈曰你

便衆人都來我亦不怕縱馬橫槍來取孫策策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

合不分勝負程普等暗暗稱奇。在旁觀者眼中
摹寫一筆妙慈見孫策槍法無半點兒差漏乃佯

作輸敗引孫策趕來慈却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策趕到大喝曰走

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人便活捉了他也被衆

人奪去。不慈捉不得孫策只快捉了
被人奪去可謂目無孫策矣再引一程教這廝沒尋處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

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槍擡去

慈閃過挾住槍慈也一槍擡去策亦閃過挾住槍兩個用力只一拖多滾下

馬來。殺得
好看馬不知走的那裏去了。不惟從人失散
且復愛護其馬兩個棄了槍揪住廝打。不打不
成相識戰袍扯

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策頭上的兜鍪策把戟

來刺。慈慈把兜鍪遮架。策即以慈之戟刺慈慈亦即以策之歷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

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慈方纔放手。慈於軍

中討了一匹馬。細取了槍上馬。復來。孫策的馬却是程普收得。細策亦取槍

上馬。劉繇一千餘軍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逶迤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

周瑜領軍來到。賴有此軍接應不然孫策亦輕身陷敵矣獨不記乃尊峴山故事耶劉繇自引大兵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

暴至。兩下各自收軍。若非風雨慈策二人直將殺至天明矣次日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繇引軍出迎。兩

陣圓處。孫策把槍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

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慈亦將孫策兜鍪挑於陣前。前日虎牢關上挑孫堅赤幘今日神亭嶺下挑孫策兜鍪可稱落帽世家也

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納喊。這邊誇勝。那邊道輸。太史慈出馬

要與孫策決個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

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槍直取太史

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拏賊將。何

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有廬江松滋人陳武。字子烈。接應

周瑜入去。此段事即在衆人口中敘出甚奇筆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會薛禮。答融。車馬

急來接應。太史慈跟著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却說孫策又得陳武爲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

前只在劉繇口中述

其事今却在孫策眼

中見其人補敘得好

策甚敬愛之，拜爲校尉，使作先鋒攻薛禮。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

斬首級五十餘顆。

只十數騎耳，斬首如此之多，足見其勇。

薛禮閉門不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

竿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竿融二人出馬迎敵。孫

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人挺槍出馬，乃部將于糜也。與策

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繇將樊能見捉了于糜，挺槍來趕。那槍

剛搠到孫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策回頭，忽見樊能馬到

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身撞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旗下

將于糜丟下，已被挾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策爲小

霸王。

忙中夾註一筆妙。霸王無面見江東，今小霸王復霸江東，或即項羽後身亦未可知。

當時劉繇兵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

餘。劉繇與竿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

又走到孫策處，人慮

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河邊。

招諭薛禮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衆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藥敷之。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死。孫策真被射死。孫策詐作射死。一真一假。一生一死。令人不測。軍中舉哀。拔寨齊起。薛禮聽知孫策已死。連夜起城內之軍。與驍將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孫策當先出馬。高聲大叫。孫郎在此。孫策不死。無異孫堅復生。衆軍皆驚。盡棄槍刀。拜於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撥馬回走。被陳武一槍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之中。策入秣陵。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却說太史慈招得精壯二千餘人。并所部兵。正要來與劉繇報讎。孫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里。人困馬乏。必然被擒。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不諳紀律。然則雖有三千人。原只太史慈一人耳。涇縣城頭。苦不甚高。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來趕。太史慈正走。後軍趕至三十里。却不趕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裏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

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

孫策爲小霸王太史慈亦一小英雄也但項羽不能用英布孫策能用慈勝項羽多矣

請入寨中謂曰我知子

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爲大將以致此敗

貶駁劉繇然誇獎自己

慈見策待之甚厚

遂請降策執慈手笑曰神亭相戰之時若公獲我還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

極似穿付皮對楚靈王語

也策大笑請入帳邀之上坐設宴款待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某

欲自往收拾餘衆以助明公不識能相信否策起謝曰此誠策所願也今與

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曰

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背我衆皆未信次日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恰將日

中太史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策之知入

有孫策之信太史慈乃有孫權之信諸葛瑾弟正學其兄也

是孫策聚數萬之衆下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民皆呼策爲孫郎

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胆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民皆

悅賣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懽聲遍野

項羽好戰每欲屠城今小霸王純勝老霸王矣

其劉繇舊軍願

從軍聽從不願從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

勇者不必有仁孫郎勇而能仁尤爲難得

由是兵勢

大盛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

孫權此處方出頭

策領兵南

取吳郡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據吳郡遣部將守住烏程嘉興當日白

虎聞策兵至。命弟嚴興出兵。會於楓橋。孫郎既得陳武。又得太史。慈已有二虎。何怕此一虎。興橫刀立馬於橋上。有

人報入中軍。策便欲出。一將之勇。有餘。自人之度。未足。張紘諫曰。夫主將乃三軍所繫。命不宜輕。敵

小寇。願將軍自重。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親。冒矢石。則將士不用

命耳。遂遣韓當出馬。比及韓當到橋上時。蔣欽。陳武。早駕小舟。從河岸边。殺

過橋。裏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興。退走韓當。引軍直殺到

閶門下。賊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並進。圍住吳城。一圍三日。無人出戰。

策引衆軍到閶門外。招諭城上一員裨將。左手托定護梁。右手指著城下大

罵。太史慈就馬上拈弓取箭。顧軍將曰。看我射中這廝左手。說聲未絕。弓弦

嚮處。果然射個正中。把那將的左手射透。反牢釘在護梁上。此時但會罵人。却不能口手相應。城下

城上人見者。無不喝采。城下人喜而喝采。宜矣。城上人正當著急。如何也喝采。想蘇州人固應有此清興。衆人救了這人下城。白虎大驚

曰。彼軍有如此人。安能敵乎。遂商量求和。次日。使嚴興出城。來見孫策。策請

興入帳。飲酒酒酣。問興曰。令兄意欲如何。興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

曰。鼠輩安敢與吾相等。彼自名曰虎。策乃目之曰鼠。命斬嚴興。興拔劍起身。策飛劍砍之。應手而

到。割下首級。令人送入城中。白虎料敵不過。棄城而走。策遣兵追襲。黃蓋女

取嘉興太史慈攻取烏程數州皆平白虎奔餘杭於路劫人遇孫家勇如

士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使為從征

校尉遂同引兵渡江嚴白虎聚寇分布於西津渡口程普與戰復大敗之連

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虎忽一人出口曰不可孫策用仁義

之師白虎乃暴虐之將還宜擒白虎以獻孫策此言甚當朗視之乃會稽餘姚人姓

虞名翻字仲翔見為郡吏朗怒叱之翻長嘆而出朗遂引兵會合白虎同陳

兵於山陰之野兩陣對圓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興仁義之兵來安浙江汝

何故助賊朗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嚴氏報

讎王朗亦一時名士何不識好歹至此孫策大怒正待交戰太史慈早出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不數

合朗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飛馬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

互相鏖戰忽王朗陣後先亂一彪軍從背後抄來來得朗大驚急回馬來迎原

來周瑜程普引軍刺斜殺來孫郎每虧周郎接應孫郎之下江東周郎之功居多前後夾攻王朗寡不敵眾與白虎

周昕殺條血路走入城中拽起吊橋堅閉城門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

布眾軍四門攻打王朗在城中見孫策攻城甚急欲再出兵決一死戰嚴白

虎曰：孫策兵勢甚大，足下只宜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彼軍糧盡，自然退走。那時乘勢掩之，可不戰而破也。朗依其議，乃固守會稽城而不出。

幾如勾踐

之甲橋五千

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眾將計議。孫靜曰：王朗負固守城，

難可卒拔。會稽錢糧大半屯於查瀆，其地離此數十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

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

孫策有叔孫堅有弟

策大喜曰：叔父妙用，足破賊人矣。卽下令

於各門燃火，虛張旗號，設爲疑兵。連夜撤圍，南去。周瑜進曰：主公大兵一起，

王朗必出城來，趕可用奇兵勝之。策曰：吾今準備下了，取城只在今夜。遂令

軍馬起行。

名取查瀆其意實在會稽孫靜兵法頗妙非徒勇也

却說王朗聞報，孫策軍馬退去，自引衆人在敵樓上

觀望。見城下煙火併起，旌旗不雜，心下遲疑。周昕曰：孫策走矣，特設此計以

疑我耳。可出兵襲之。嚴白虎曰：孫策此去，莫非要去查瀆。我引部兵追之。朗

曰：查瀆是我屯糧之所，正須隄防。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

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更，離城二十餘里，忽密林裏一聲鼓響，火把齊明。

白虎大驚，便勒馬回走。一將當先攔住，火光中視之，乃孫策也。周昕舞刀來

迎，被策一槍刺死。餘衆皆降。白虎殺條血路，望餘杭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

部下

民不隔

見一

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策視其人身長

八尺面方口闊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代

此人亦先立功而後出名與前文一樣筆法

喜命為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平令叔孫靜守之朱治為吳郡太守收軍回

江東却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值更深不及抵敵

泰抱權上馬賊用刀來砍泰赤體步行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

馬挺槍直取周泰被泰扯住槍拖下馬來奪了槍馬殺條血路救出孫權餘

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槍

有如此用命之將安得不興

金瘡發脹命在須臾策聞之大驚帳下董

襲曰某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槍得會稽一個賢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

而愈

因薦醫遂并薦一薦醫之人曲折之甚

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我當用之

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請虞翻至策優禮相待拜為功曹因言

及求醫之意

先拜官而後問醫是為其醫士而用之非專託其請醫生也

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真

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不一日引至策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

華陀皆於處此出現

之姿乃待為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藥一月而愈策

大喜。厚謝華陀。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分撥將士把守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却說袁術暗有稱帝之心。乃回書推托不還。孫堅既殲而不出袁術繼繼而不還皆以此璽為奇貨不知在人不在德不在鼎也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蕤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曰。孫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乃不思報本。而反來索璽。殊為無禮。當以何策圖之。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今當先伐劉備。此卷以備始亦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後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即日就擒。正是。

不去江東圖虎豹。却來徐郡鬪蛟龍。
不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